

# 孤琴少年

譯者

原書名

海峽殖民地

徐尉南



世界書局印行

ECNULIB



10009816014608

孤  
零  
少  
年

世界少年文庫 (23)

世界書局印行



# 目次

一	村中	一
二	養父	二三
三	維太利先生的班子	四五
四	媽媽的家	七五
五	途中	九六
六	我的開場	一一四
七	讀書	一四五
八	法律之前	一六七

目次

二

九 船中·····	一八一
十 別友·····	二〇一
十一 冬季·····	二一一
十二 巴黎·····	二三四
十三 麗絲·····	二四九
十四 種花匠·····	二六〇
十五 蘭米和他的戲班·····	二六八
十六 音樂課程·····	二八三
十七 王子的母牛·····	二九二
十八 重訪媽媽·····	二九八

十九	尋找自己的家.....	三〇八
二十	米利廣太太.....	三二三

目次



## 一 村中

我是一個被拋棄的孩子。

但是我一直到八歲，總以為我是同別的小孩子一樣，我有個媽媽的。因為逢到我哭泣的時候，總有個女人來把我溫柔地抱在懷裏搖蕩著，我的眼淚就不落出來了。

每夜，我到床上去睡覺的時候，那個女人總來和我接吻的。十二月裏，風吹著雪，將玻璃窗弄得粉白的時候，她便把我的腳捏在她的兩隻手裏，一面還唱著歌給我聽，等到我的一雙腳暖熱了，她才離開我。我到現在還記得那種歌曲的調子和幾句歌詞呢。



我沿著生青草的道路，或者在草原裏，看守我們的母牛的時候，忽地裏逢到暴雨了，那位女人便奔跑過來，揭起了她的羊毛衫，強要我躲在她的衣襖下面，遮沒了我的頭，遮沒了我的肩架。

我和小朋友中什麼人拌嘴舌的時候，她便叫我把不開心的事情告訴她，她幾乎總是用好言語來安慰我的，或者說我是有道理的。

從這一切，從別的許多事情，從她對我說的說話，從她對我的眼光，從她對於我的撫愛，從她責罰我時還帶著的溫柔等等看起來，我總以為她是我的媽媽。

不知道她只是領我長大來的一個人。怎麼會知道的呢？現在



我來講吧。

原來我是沒有故鄉的，我的生地也沒有的，甚至父親母親我也沒有的，所以要說到我的村莊，說得正確一點，只可說我在那兒長大起來的村莊，我在那兒經過我的童年的村莊。那村莊的名字是叫夏伐農。夏伐農是法國中部最貧窮的一個地方。

夏伐農的貧窮，並不是因為那兒的百姓沒有感覺或者懶惰的緣故，只是因為夏伐農所處的地位不好，恰巧是在枯瘠的地帶。那兒的土地是沒有生產力的，要有豐收，便要肥料或者改良土地，這兩件事那兒又是做不到的。所以在那兒（至少我說到那兒的時候，）耕種的田地是很少的，所看見的，只是長滿荊棘的廣大的





草原。草原之後，接著的便是高地。高地上吹著強烈的風，因此樹林都長大不起來，都是很瘦瘠，這兒那兒，只是矗起著拳曲的枝杈。

如果要看見美樹良木，那麼便須離開了高地，走到地面的折奧——谿谷裏去，那兒河流兩岸上的狹小的牧場中，是生長著巨大的栗樹，強壯的橡樹的。

我幼年時所住的一所屋子，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谿谷裏，一條小河的岸上。那條小河的急湍是流到洛亞爾河的一條支流去的。一直到八歲，在這個屋子裏，我沒有看見過男人。然而我的媽媽並不是一個寡婦。她的丈夫是一個石匠，正如這個地方其餘許多的工人一樣，是到巴黎去工作了。自從我能夠懂得四周一切東



西的時候以來，他沒有回來過。只是逢著朋友回到故鄉來時他便常常托帶個信回來。

『白勃林媽媽，您家的男人很好，他托我對您說工作很順利；叫我帶點錢來給您，這裏是錢，請您數一數好嗎？』

帶回來的消息就是這一點兒。白勃林媽媽聽了卻很滿意；因為她的男人身體很好，工作也有，生活也夠。

白勃林爹爹住在巴黎那麼長久，不要以為他是和妻子不和睦的，他不住在家裏，一點不會發生不睦的問題的，他住在巴黎，只是因為工作拖住了他，等到老了，他要回來住在老妻的身邊過活的；靠了他的積蓄，等到年紀到了，一對老夫妻不能工作的時候，還



可以安安逸逸以盡天年的。

十一月裏的一天晚上，我正在門檻邊忙著劈塊木柴的時候，有個不認識的男人，走到我家的門前來了。

他並不推門進來，卻伸起頸子來望著我，問我白勃林媽媽是不是住在這兒的。

我就請他進來。

門呀的一聲，他推進門來了，他腳步很慢地走進去。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個人那麼齷齪的，自頭到腳全身的污泥，有的是已經乾了，有點還是濕的，一看見他這副神氣，就可知道他跋涉長途而來的。



聽見我們的講話聲音，白勃林媽媽就趕了出來。那個男人走進我們的門檻時，她已經走到他面前了。

他說話道：『我從巴黎帶個消息回來。』

他講的說話很簡單，而且在我耳朵裏聽見過好幾次了，但是說話的口氣，却全然不像從前人家說的『您家男人很好，工作順利』的口氣。

白勃林媽媽兩隻手握緊了，叫起來道：『呀，天哪！錢老末碰到不幸了吧。』

『哎，是的，但是您不用嚇壞的。您家男人是受了傷了；但是並沒有死。身體或許要成爲殘廢了也未可知的。現在他是在醫院裏。』



我睡的床正在他的床旁邊，因為我要回家鄉來，他便叫我把事情的經過來對您說一說。我不能在這兒多耽擱了，我還要走十二里的路，天也就要黑了。」

白勃林媽媽因為要曉得那事情更加詳細一點，便請求他留著吃夜飯。路是那樣的不好走！人家又說樹林裏有狼出現了，請他明天早上走吧。

他便在放爐子的一個壁角裏坐了下來，一面吃著夜飯，一面把這件不幸的事情講給我們聽。一個鷹架倒了下來，把白勃林爹爹壓壞了一半，但是人家說他受傷的地方，原來他不應該停留在那兒的。因此工程作頭一點賠償費都不肯拏出來。



他說道：『可憐的白勃林真倒霉；狡滑一點的人就要從中想法弄到多少年金了，但是您家的男人却一點也拏不到！』

他一邊把褲腳管上的污泥烘乾來，一邊連連說道：『倒霉，倒霉，』真有點難過的神氣，照他說話的樣子，像煞如果能夠得到一筆很大的年金，就是身體殘廢了也是很情願的。

他講到末了時說道：『我是勸他和工程作頭打一場官司。』

『打官司，那是要用去許多錢的啊。』

『不錯，但是打贏了時！』

白勃林媽媽很想就到巴黎去，但是路遠，旅費貴，到巴黎去是一樁大事情啊。



一天早上，我們倆便到鎮上去，和神父商量一下。神父以為不先曉得到巴黎有不有益處時，還是不必去。神父便寫封信去問白勃林爹爹所住的醫院裏的司祭。過了幾天之後，神父接到回信說，白勃林媽媽不必前去，但要寄點錢給丈夫，因為白勃林爹爹要和工程作頭打官司了。

一天一天過去，一週一週過去，時時有信來，每封信裏總是說再要寄點錢去，最後一封，更加緊急了，說是如果沒有錢了，就把母牛賣了，去換點錢吧。

只有和農夫一起住在鄉下的人，才能懂得『就把母牛賣了』這句話裏所包含的痛苦和悲哀。



博物學家看起來，母牛是一種反芻類的畜生。在散步的朋友看起來，母牛在草上仰起著露水點點的鼻子來時，正是在景緻裏添了一樁風趣。在城裏的孩子們看起來，這是加非牛奶的泉源，也是奶霜乾酪的泉源。但是在鄉下人眼中，那是更加看得十分重要了。無論怎樣貧窮，無論家中人口怎樣多，如果牛棚裏還有一頭母牛的話，總不愁饑餓的了。只要在牛角上繫了根隨便什麼繩子，一個小孩子就能牽著母牛，沿著青草路上去吃草，那兒的草地是不屬於任何人的。到了晚上，全家的人在湯裏便有奶油吃了，在山薯上便有牛奶塗了；父親，母親，小孩子們不論大人小人，個個人都靠著母牛活命。





我和白勃林媽媽也是很好地靠著我們的母牛過活，直至如今，我幾乎沒有吃過牛肉的。母牛不僅養活我們的命，並且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同伴，不要以為母牛是一匹笨畜生，恰恰相反，母牛是很聰明的，而且很有道德。人家要有母牛那麼的道德，倒要靠教育來養成的呢。我們撫愛著我們的母牛，我們和牠講話，牠是懂得我們的。在牠這方面，滾圓的大眼睛裏充滿著溫柔，牠會使我們明瞭牠的要求、牠的感覺。

總之，我們愛牠，牠也愛我們。

然而我們和牠不得不分開了，因為只有『賣去母牛，』才能夠滿足白勃林爹爹的心。



一個商人到家裏來了，他把羅三德仔細檢查一番，撫摸一番之後，便搖著他的頭，一股不滿足的神氣，說這匹母牛一點也不合他的意，這是窮人家的牛，沒有牛奶的了，也做不出好奶油來的了，他買了去要賣不出的，這樣的話，說了幾十遍，最後說是爲了白勃林媽媽是個親切的女人，他盡點義務，完全爲了好意，就把羅三德買了去吧。

可憐的羅三德彷彿懂得那件事情的，只是哞哞地叫，不肯從牛棚裏走出來。

那個商人便把那盤在他頭頸裏的鞭子拏給我，對我說道：『你到那畜生後面去趕牠出來。』



白勃林媽媽說道：『這樣是不行的。』

她牽著牛身上的繩子，溫柔地對牛說道：

『來吧，好寶貝，出來吧，出來吧。』

羅三德就一點也不抵抗了，牽到路上後，那個商人就把牠繫在車子的後面。牠就不得不跟著車子上的馬兒走去了。

我們回到屋子裏了，但是好多時候，我們還聽見牠的叫聲。

沒有牛乳了，沒有奶油了。早上是一塊麪包；晚上是幾個鹽山薯。

賣去了羅三德之後，不久，恰巧逢到謝肉祭了。上年謝肉祭時，白勃林媽媽是做了煎餅、平果餅來給我吃的，我吃得真滿意，吃得



滿意媽媽也歡喜。

但是那時候，我們有著羅三德給我們牛奶來調麵粉，給我們奶油來放在鍋子裏。

沒有了羅三德，便沒有牛奶，沒有奶油也沒有謝肉祭了；此所以我要自怨自艾起來了啊。

但是白勃林媽媽卻要我驚奇。她雖則不是一個喜歡借人家東西的女人，這次她卻向一個鄰舍借了杯牛奶，向另一個鄰舍借了塊奶油。正午辰光，我回到家裏，看見她正將麵粉倒入一個大鍋裏去。我走近去一看，見是粉，不禁叫道：

『呀，那是粉呀！』



媽媽笑微微地說道：『是呀，正是粉呀，蘭米，是極好的麵粉，你去嗅嗅氣味多好。』

如果要趁我心說話，我便要問她要這種麥粉來做什麼了，但是唯其因為我最好要知道用麵粉來做什麼，反而倒不敢問了，另一方面，我也不要說出謝肉祭來，說了出來，恐怕白勃林媽媽難過。她卻望着我問道：『要用粉來做什麼？』

『做麵包。』

『還做什麼？』

『做麥粉湯。』

『還做什麼？』



『啊……那是我不曉得了。』

『那裏，你是知道的；只是因爲你是個好孩子，嘴裏不肯說出來罷了。你知道今天是謝肉祭，是吃煎餅平果餅的日子。但是你知道我們沒有奶油牛奶，所以你不敢講出來。是不是真的？』

『呀，媽媽。』

『我早就猜到這一切的了；我老早都預備好的，不要使你在謝肉祭的一天不快活。你來看看麵包櫃裏有的什麼。』

趕快地揭起櫃子蓋來一看，我看見有牛奶，有奶油，有雞蛋，還有三個平果。

媽媽便對我說道：『把雞蛋來給我，我來打碎雞蛋，你去削平』



果的皮。』

我把平果一片一片切開來。她把雞蛋打碎之後，倒在麥粉裏，將麥粉和雞蛋調勻起來，時時再把牛奶來一匙一匙倒在那上面。麵粉漿打勻之後，白勃林媽媽便把瓦鍋放在熱灰上面。只要等天夜好了，一到吃夜飯時，我們便有得煎餅平果餅吃了。

老實說，我覺得那白天像煞過得太慢了，我幾次三番去揭開那塊蓋在瓦鍋上的白布來。

白勃林媽媽便說道：『你把粉漿來弄冷了，要漲不起來呢。』但是粉漿却漲得很好。像要觸穿粉漿的表面似的許多泡沫各處都漲起來。醱酵的粉裏流出一股牛奶雞蛋的好香味來。



媽媽對我說道：『去劈碎點柴吧；我們要個明亮的好的火，不出烟的。』

點了枝蠟燭。

媽媽對我說：『木柴上點個火把！』

這句話也不用對我說兩遍的，我實在早已等得不耐煩了。一下子爐子裏便蓬蓬勃勃燃燒起來，竈間裏充滿著明亮的火光。

白勃林媽媽便從牆上拏下那個煎鍋來放在火上。

『把奶油來給我。』

媽媽將小刀子的尖頭挑了一點奶油，像一個小胡桃那樣大小，放在煎鍋裏，就滋拉滋拉熔化了。





呀呀！這真是好香味，尤其是我們好久沒有嗅到這種香味的鼻子，分外覺得好香啊。

奶油滋拉滋拉熔化的聲音并且是極好的音樂呢。

我正在凝神聽著這種音樂的時候，却又彷彿聽見庭中有腳步聲響了。

在這時候，有那一個人來擾鬧我們呀？一定是個鄰舍來討個火吧。

但是我也不去細細想它，因為媽媽把匙子放在瓦釜裏，正要  
把粉漿，像白布的一片，淌到鍋子裏去了，正是不容人家胡思亂想  
的時候。



但是手杖打著門檻了，接著大門忽地啟開了。

——是什麼人呀？

媽媽嘴裏這樣問著，但是她的頭卻旋也不旋。

走進來的是一個男人，火光照得他很明亮，我看見他身上穿著白布衫，手裏擎著一根手杖。

那個男人粗糙的口氣說道：『你們這兒正在過慶日吧，你們也不必爲我忙亂的。』

白勃林媽媽趕快把鍋子放在地上，叫起來道：『呀，天哪！這是您嗎，錢老末？』

她拉著我的臂膊，把我推到那個立在門檻邊的男人身邊去，



說道：

村

中

——這是你的爸爸啊。



## 二 養父

我走近去要和他也吻抱一下，但是他用手杖的尖端來阻止我了。他向媽媽說道：

『這是什麼人啊？你對我說過的是……』

『哎，是的，但是……那不是真的，因為……』

『啊！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他提起著手杖，面對著我，走前幾步。我自然而然向後退縮了。我做過了什麼錯事？為什麼我是有罪的？為什麼我去吻抱他，他倒這樣對待我？這種種問題，聚集在我的混亂的心頭，我卻沒有



時間去仔細查考了。

他說道：『我看見你們正在過謝肉祭，那是最好也沒有了，因為我正餓得夠了，你拏什麼給我做夜飯？』

『我正在做煎餅。』

『那是我看見的；但煎餅總不是給兩條腿走了四十里路的一個人吃的東西吧。』

『但是我什麼也沒有啊，我們沒有知道你今天會來的。』

『怎麼一點也沒有；夜飯一點也沒有嗎？』

他向四面看了一下，說道：『這是奶油啊。』

他仰起眼睛來望著從前掛著鮮肉的天花板；但是那個鈎子



好久以前就空的了，現在櫟上掛著的只是幾把韭菜和葱罷了。他把手杖挑下一把葱來道：

『那是葱啊，四五根葱，一塊奶油，我們就有很好的一個湯了。拏出煎餅來，把葱放到鍋子裏去煎一煎。』

把煎餅從鍋子裏拏出來！白勃林媽媽竟一點也不反對，反而忙著照那人所說的做去。至於他呢，去坐在爐子壁角裏的一張橈子上。

我立在那根手杖指住我的地方，一步也不敢離開，背靠著檯子，我望著。

這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人，面貌粗魯，神色嚴厲，他的頭，因為



受了傷，又側向右肩，因之他的神情更加難看了。

白勃林媽媽把鍋子重新放在火上了。

『是不是拏這一小塊的奶油給我們做湯嗎？』他說。

他拏過那張放奶油的盆子來，將奶油整塊兒都倒入鍋子裏了。

奶油沒有了，煎餅也就沒有了。

在別一個時候，這種情態一定要使我哭的了，但是我這時候既不想煎餅，也不想平果餅，我心裏只是想這樣兇的一個人竟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我機械地把父親這兩個字反覆地念著。我從來沒有正確地問過自己，父親究竟是怎樣的，從我



的本能，茫然以爲父親是一個口聲大一點的母親，但是看見這個從天而降的父親，我真覺得痛苦可怕了。我要吻抱他，他倒用手杖的尖頭來趕開我，究竟爲什麼呢？我去吻抱白勃林媽媽的時候，她不特從來不趕開我，而且她將我抱在她的臂懷裏，將我摟得緊緊地靠著她的。

『不要像凍殭一般一動也不動了，』他對著我說，『去拏盆子來放到檯子上去吧。』

我趕快聽命。湯做好了。白勃林媽媽把湯倒入盆子裏，他於是離開爐子的壁角，坐在檯邊吃起來了，只是時時望著我看的時候不吃。





我是那樣的嚇昏，那樣的憂慮，我簡直吃不下什麼，我也偷偷地望他看，看見他也在看我了，我就將眼睛俯下去。

他忽然將湯匙指著我說道：『平時他也只吃這樣的東西的嗎？』

『啊！不是的，他吃得很好的。』

『該死的，他還是不要吃的話。』

當然我是不想說什麼話的，白勃林媽媽正如我一樣，沒有功夫講話，她在櫃子四周轉來轉去，盡力服侍著丈夫。

『那末你不餓嗎？』他問我了。

『不餓。』



『好，那末你去睡覺，要立刻就睡去，否則我要發怒的。』

白勃林媽媽丟一個眼風給我，叫我一聲不響地服從他。但是這個叮囑，實在是不必的，因為我原來不想有什麼反抗。

正像許多農家一樣，我們的灶間同時就是寢室。在那爐灶旁邊的，便是吃飯用的一切傢具：檯子、麵包櫃、廚子；另一端，便是寢具了。白勃林媽媽的床子是靠著一個壁角裏，她床子對面的壁角裏，便是我的床子了，我的床子是在一個包著紅布的廚裏的。

我趕快脫衣裳，趕快去睡覺。但是睡眠卻是另一件事情。我們是不能照人家命令說睡覺，就會睡去的。我們因為是要睡覺了，并且因為是在靜寂的時候，我們才能睡得去。然而我並不想睡覺，并



且也不靜寂。恰恰相反，正是非常的苦悶，并且十分的不幸。

怎麼這個人是我的父親！爲什麼他待我這樣的暴厲？我的鼻子貼著牆上，我盡力要趕去這種思想，我盡力想照他的命令去睡眠；但是不行，睡眠不特不來，而且我覺得從來沒有這樣清醒的。

隔了一回，經過多少時候，我不知道，我聽見有人走近我的床了。慢慢的腳步，滯重的，我立刻就知道這不是白勃林媽媽。一股熱氣觸著我的頭髮。

『你睡去沒有？』一個閉塞的口聲問我。

我不敢回答，因爲『我要發怒的』那句可怕的說話，還在我耳中激動著哪。



『他是睡去的了，』白勃林媽媽說，『一睜到床上，立刻就睡去，這是他的習慣，你儘管講你的話，不必怕他聽見的。』

我應該說我沒有睡去，但是我可不敢說。人家叫我睡去的，我沒有睡去，這是我的不是。

『你打官司，打得如何了？』白勃林媽媽問他。

『倒霉的！』審判官判決說我不應該停留在那鷹架下面的，工程作頭一點不必賠償我損失。』

說到那兒，他的拳頭在檯子上打了一下，呪罵著，一句好好的說話也沒有了。他接著又說：

『官司是失敗了，我們的銀錢是丟了，人是殘廢了，倒霉；哎，這



樣還不夠，一回到這兒，還看見一個小孩子。你來講給我聽，爲什麼你不照我說的做去？」

「因爲我不能夠啊。」

「你不能把他送到孤兒院裏去嗎？」

「用著自己的奶喂大來的，自己愛好著的小孩子，總不能把他這樣拋棄的吧。」

「這不是你的孩子啊？」

「我本來是想照你所說的做去，恰巧他又生病了。」

「生病了？」

「是啊，生病了，這不是把他去給孤兒院的時候，不是嗎？如果



送到孤兒院去，那是要送他的命了。』

『他什麼時候病好的？』

『不是立刻就病好的。這次病後，又害了別的病，他咳嗽，那可憐的小孩子，咳嗽到使你心痛。我們的小尼哥啦就是這樣咳死的，我覺得如果把他送到城市裏，他也要死了。』

『以後呢？』

『時候過去了啊，我既經等待到那麼時候了，我自然還要等待下去的。』

『現在他幾歲了？』

『八歲了。』

養父



『以前要他去的地方，現在八歲時仍要他去的那不會使他就快活的。』

『啊，錢老末，你不要這樣做吧。』

『不這樣做！誰能阻止我？你以為你能常常保留著他嗎？』

他們有一下子不說話了，我才呼吸一下；我的情感厄著我的喉嚨，幾乎要把我窒死了。

接著白勃林媽媽又說道：

『啊！巴黎把你改變了啊！你沒有到巴黎去之前，你不會說這樣的話的。』

『或許是的。如果說是巴黎把我改變了，巴黎也把我弄成殘



廢了，這是的確的。如今他怎樣過活，我怎樣過活，你怎樣過活？我們已沒有錢的了。母牛是賣去了。我們自己還沒有飯吃的時候，我們應該還養一個不是我們自己的小孩子嗎？

『這是我的孩子哪。』

『這不是你的，正像不是我的一樣。這不是一個種田人的孩子；吃夜飯時，我看他嫩弱瘦瘠，沒有臂膊，也沒有腿的。』

『這是本地最漂亮的孩子呢。』

『我不說漂亮不漂亮。我是講身體堅實不堅實！還是他的溫柔能給他飯吃？還是像他那麼的臂膊能做一個工人？這是一個城市裏的孩子。城市裏的孩子是不配在我們這兒的。』





『我對你說這是個好孩子，他聰明到像隻貓，而且還有個好的心。他將爲我們工作的。』

『等著看，還要我們爲他工作呢，但是我，是不能工作的了。』

『如果他的爺娘要求他起來，你怎麼說？』

『他的爺娘！他還有爺娘的嗎？如果有爺娘的話，早已來找他了，八年工夫總找到他了。啊！我真幹了最愚蠢的事情，以爲他是爺娘的，一天他的爺娘找起來，便會報酬我們養育的費用的。不道我是做了個笨漢，我這個呆蟲，原來包著花邊的好看的衣裳，並不是說他的爺娘會來找他的啊。況且他的爺娘或許已經死了。』

『如果沒有死，怎樣？如果他的爺娘一天來向我們要起人來，



怎樣？我想他的爺娘總要來的。」

『女人真是固執不化的！』

『總之，如果他的爺娘來了？』

『也好！我們就領他們到孤兒院去。我們現在已講得夠了。這一切都使我討厭。明天我領他到村長那兒去。現在晚上，我要去和法郎沙會一會面。一點鐘後我回來。』

門開了，又關了。他是出去了。

我趕快豎起身來，呼喚著白勃林媽媽：『啊！媽媽！』她趕到我的床邊來。我說：

『你讓我到孤兒院去的嗎？』

養 父



『不讓的，我的小蘭米，不讓你去的。』

她把我抱在臂懷裏，溫柔地和我接吻。她的撫慰恢復了我的勇氣，我的眼淚也就不落下來了。她溫溫和地問我：

『那末你沒有睡去嗎？』

『我並不是故意要不睡去呀。』

『我不是來責罵你的，那末錢老末說的話，你都聽見了嗎？』

『是的，你不是我的母親，他不是我的父親。』

我說這兩句話，不是用一樣的口氣的，因為聽到她不是我的媽媽，我很悲傷，知道他不是我的父親，我是覺得很幸福，而且覺得幾乎可以驕傲的。我的感情裏有著這樣的矛盾，在說話的口氣裏



也就不覺流露出來了。

白勃林媽媽像煞沒有注意到這個。她說：

『我照理應該使你知道那真情的；但是你做我的孩子那麼好，我便不能毫無理由就對你說我不是你真正的母親的！你的媽媽，可憐的小孩子啊，人家還不知道呢，你不是已聽見了嗎？你的媽媽，是活著還是沒有了？人家也不曉得。一天早上，在巴黎，錢老末去工作的時候，走過一條路，叫做白勒端大道，這是很大的種著樹的大路，他聽見一個嬰孩的哭聲。那哭聲彷彿是從一個花園的門口裏出來的。這是在二月裏，天剛亮。他走近花園門去，看見一個嬰孩睡在門檻邊。他向四周望了一回，想喊個人來，他卻看見有一個人



從一株大樹後面走出來，逃去了。那個人一定是躲在那兒窺探有不有人來抱嬰孩去。錢老末非常爲難，因爲孩子哭得要命，彷彿他像懂得有人來救他了似的，不肯讓那救星再走開了。錢老末正在考慮怎樣處置這小孩的時候，來了許多別的工人。人人都叫他抱這孩子到警察局裏去。小孩只是不停地哭。他一定是冷了。但是警察局裏是很暖熱的，孩子卻還是哭，便以爲他是餓了。人家於是找個鄰婦來給他吃奶。他立刻含著奶頭就吃，他是真正餓了。人家把他在火爐前脫去了衣服。這是一個極好看的孩子，五六個月的年紀，緋紅的，肥胖，美好。照他所穿的襁褓看來，爺娘是一定富有的。那末這個小孩一定是被人家偷了出來之後，就把他拋去的。至少這



是警察局長這樣說的。怎樣處置這個孩子呢？凡錢老末所曉得的都記出了，小孩子以及其襁褓的樣子也都寫明了。襁褓上並沒有什麼特別記號。那警察局長說，當場的許多人裏，如果沒有一個想收養的話，他便將小孩子送到孤兒院去。這是一個好看、健康、堅實的小孩子，要養他大來是不難的。小孩的爺娘一定要來找尋，找尋到了，一定要厚謝那個代為養育的人的。因此上，錢老末走上去，說他願意養育的；那小孩子就給了他。那時候，我恰巧也有一個五六個月的小孩要我養兩個小孩，那不是難事。我於是就做了你的媽媽。

『啊，媽媽！』

養 父

四一



『過了三個月，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我於是愈加愛你了。我簡直忘記你不是我的真正的兒子。不幸，錢老末卻還沒有忘記，在他看看已經三年，你的爺娘不來尋你，至少你的爺娘尋不到你，他更想把你送到孤兒院去。你已聽見了我爲什麼不答應他。』

『啊！不要到孤兒院去！』我一邊叫著，一邊抓著她；『白勃林媽媽，不要到孤兒院去，我請求你了！』

『不去的，好孩子，不去的。我來辦理好了。錢老末不是一個壞人。你將來可以曉得的。這是不幸，這是生活的恐怖，使他變成這樣子。我們要工作，你也要工作。』

『是了，無論你叫我做什麼都好，只要不到孤兒院去。』



『不會去的；但是有個條件，就是你就去睡覺，不要他回來時看見你還是醒著。』

她和我吻抱之後，她將我的身子側向牆壁。

我是十分想睡去，但是我太多刺戟了，太感動了，要想平靜安眠，卻做不到。

白勃林媽媽對我這樣良善，這樣溫柔，卻不是我的真母親！那末一個真母親將怎麼樣呢？一定更加好，更加溫柔吧？呀，不會的，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可知道的，我所感到的，一個父親是要比白勃林爹爹溫善，不會用冷眼來看我，不會提起手杖來的。

白勃林爹爹要送我到孤兒院去，白勃林媽媽能阻止他嗎？





村裏有兩個孩子，人家叫他們爲『孤兒院裏的孩子』的，他們頭頸裏都掛著一塊鉛牌子，記著號碼。他們穿的衣衫襤褸而齷齪；人家都看輕他們；人家都要打他們。別的小孩子們像追逐失路的狗一般，追逐著他們來取樂；失路的狗是沒有一個人來保護的。呀！我不情願像這兩個小孩子；我不願意頭頸裏有一個號碼；我不願意人家追逐我，呼喚著：『滾到孤兒院去，滾到孤兒院去！』

只是這個念頭已使我身體發冷。牙齒相戰。

我睡不去。白勃林爹爹要回來了。

幸而他沒有照他所說的那麼早回來；我的睡眠比他先到。



### 三 維太利先生的班子

無疑的，我雖則睡眠，但是整個夜間，我是在憂心和恐懼之下過去的，到了下一天早上我醒來時，第一件的動作，便是摸一摸床子，望一望四週，看看自己有沒有被人送到旁的地方去，確實沒有。整個的上午，白勃林爹爹不和我說半句話，我便以為把我送到孤兒院去的計劃已打消了。那一定是白勃林媽媽說過話了；她使白勃林爹爹決計留著我。

但是打十二點鐘的時候，白勃林爹爹卻叫我戴上帽子跟著他出去。我嚇慌了，眼睛望著白勃林媽媽看，求她救救我；媽媽卻丟



個眼色過來叫我服從他，同時媽媽又做個爲我保險的手勢，叫我不要有什麼怕。

我於是一無話說，就跟在白勃林爹爹後面走出去。

從我們屋子到鎮上去的一段路程不是短的，足足要走一點鐘。這一點鐘工夫裏，白勃林爹爹不向我說半句話。他走在前面，緩緩地一步一步拖著腳走，那個頭一動也不動，只是時時將整個身體旋過來，看我跟不跟著他走。

他領我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個問題卻使我擔心起來了，雖則媽媽對我做過一個保險的手勢的。我不知道迫近眼前的是什麼一種危險，但要免去這眼



前的危險，我想只有逃走一法。因此，我走路，盡力地落後，等到和他相距夠遠了時，我就逃入田溝裏，他便不能追著我了。

最初，他對我說只要跟著他腳跟走就是了；可是不久，他一定猜到了我的心裏，他便握著我的手腕走了。我只好跟著他。

我們到鎮上去時就是走這條路的，路上的人都看著我們，因為我正像一匹惡狗給人家牽著走的神氣。

我們走過一家加非茶館前面時，有個人站在茶館門口的，呼喚白勃林，邀他到茶館裏去坐坐。白勃林便拉著我的耳朵，叫我走在他前面，我們走進茶館裏了，那個人便關上了門，我心上覺得一寬鬆，加非茶館在我看來不是個危險的去處：另一方面，我好久想



踏進加非茶館去的呢。

加非茶館，我夫人飯店的加非茶館！究竟是怎樣一個好去處啊！關於這個疑問，我不知已想過多少次了。

我看見從加非茶館裏走出來的人，面孔緋紅，腿在發抖；走過加非茶館前時，常常聽見那裏面的歡呼聲歌聲，響到震動玻璃窗的。人家在那裏面幹的什麼呢？在那紅窗簾的後面究竟有的什麼玩意兒啊？我現在就可知道了。

白勃林和邀他進去的加非茶館主人同向一張桌子邊坐下來了。我就去坐在罌子的旁邊，觀看著四周圍。

我對面壁角裏，坐著一個白鬚的碩大的老人家，這位老人家



身上穿的衣服真奇怪，我簡直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一縷一縷的頭髮，長長的，一直掛到肩架上，頭上頂著一個裝飾紅綠羽毛的灰色氈帽。身上裹的是一塊羊皮，在腰裏束緊著。這塊羊皮沒有袖子的，只是在肩架邊開兩個洞，伸出兩個手臂來，臂上穿的是絨布，那絨布從前大抵是青色的吧。羊毛的綁腿一直綁到膝頭邊，用著紅帶子繞得那綁腿結結實實。

他躺在一張椅子上，右手托著面頰，臂灣子靠在曲轉的膝頭上。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活人，態度是這樣平靜的；他正像我們教堂裏一個木彫的聖徒。

他的腳旁邊，有三頭狗在他椅子下，擠作一團，互相取暖，一動



也不動。一頭是白狗。一頭是黑狗。一頭是灰色的雌狗，樣子伶俐而很懂事似的。那頭白狗戴著一個警察的舊帽子。用根皮帶子扣住在面頰下。

我驚奇地觀看這個老人家的時候，白勃林和加非館主人正在輕輕地談天，我聽見白勃林是講著我。

白勃林講述他到鎮上來，爲的是要領我到村長那兒去，托村長去向孤兒院請求一點津貼來給他，以便留養著我。

這一定是白勃林媽媽和丈夫說話後所得的結果。我立刻覺得如果白勃林把我留養著，他能夠得到利益的話，我就沒有一點可怕了。



那個老人家似聽非聽地聽著他們說話；突然間，他伸出右手來指著我，向白勃林說道：

『是不是這個小孩子麻煩著你嗎？』他說的話帶著外國人的口音。

『正是這個小孩子啊，』白勃林說。

『你以為孤兒院裏每月能津貼你留養費的嗎？』

『那孩子沒有爺娘的，由我留養著。那是應該有人出來替他付點養育費的。我想起來，這是正當的啊。』

『我並不說不正當，但是你以為凡是正當的事，一定都能做得到的嗎？』





『那是未必。』

『對呀，就我想來，你要求的津貼總得不到的。』

『那末就叫孩子到孤兒院去；如果我不願留養他在家裏了，總沒有一條法律，強要把他留在我家裏的。』

『但是從前你是答應收留他的，那你就約定留養他的了。』

『你說的也不錯，但是我不要留養他了；爲要免去麻煩，譬如要拋他在街上時，只得拋棄他在街上了。』

『或許立刻就有個方法可以使你免脫麻煩的，』老人家說著想了一回，又說道：『並且還可以得到一點錢的呢。』

『如果你替我想出這樣一個方法來，我就請你吃杯酒，並且



決不忘記你的好心的。』

『你去叫酒來好了，你的事情一定做得到的。』

『一定嗎？』

『一定的。』

那老人家離開他的椅子，坐到白勃林的面前來。事情真奇怪。他立起來的時候，那塊羊皮，我不知道那裏面有什麼動著，掀了起來！像煞他左面臂灣裏藏著一頭狗的。

他說道：『你所希望的，就是這個孩子不再吃你的飯，如果要吃你飯，那末要有個人來替他付飯錢，是不是？』

『正是這樣啊；因爲……』



『呀！什麼理由，那我不必管我沒有知道那理由的必要；我只要知道你是不是不要那孩子了；如果是不要的了；那末把孩子來給我，我來撫養好了。』

『送給你！』

『是啊，你不是想拋開他了嗎？』

『將這樣一個小孩子，好看的小孩子送給你，他是個漂亮的小孩子呢。你且看一看。』

『我看過的了。』

『蘭米，走到這兒來。』

我發抖著走近桌子去。



『呀！不要怕，小孩子，』那老人家說。

白勃林接着說道：『你且看一看。』

『我並不說是個壞小孩子，如果是個壞小孩子，我也不要的。鬼怪，我是不要的啊。』

『呀，如果這是一個生著兩個頭的怪物，或者只是一個三寸丁的矮子……』

『如果是這樣，你不會說送他到孤兒院去的吧。要知道一個怪物倒有價值的呢，人家可以以之生利的，或者把他出租，或者自己把他去賣錢。但是這個孩子既不是三寸丁的矮子，又不是鬼怪，同普通人一樣，那就一點不值什麼了。』



維太利先生的班子

五六

『他能工作的呢。』

『但是身體孱弱啊。』

『你說他孱弱嗎？他強壯得像個大人呢，堅實，康健。你且看看他的腿，你看見過比這個腿還直的吗？』

白勃林拉起我的褲腳管來。

『太瘦了，』老人家說。

白勃林接著說：『你再看他的臂膊。』

『手臂和腿是一個樣子；可以是還可以，但是不能耐苦的。』

『他，不能耐苦嗎？你來摸摸看，來呀，你親自來摸一下看。』

那老人家將瘦瘠的手摸著我的腿，搖搖頭，嚙起他的嘴來。這



一副腔調，我在那個商人來買我們母牛的時候，已看見過一回了。那商人也是摸摸母牛，也是搖頭，也是嘟起他的嘴巴。這不是一頭好母牛，他像煞不能把牛再賣出去的了，然而他買了，接著就領了母牛去。

那老人家也將買了我，帶我走吧，啊！白勃林媽媽！白勃林媽媽！不幸她不在這兒，不能來保護我。

如果我膽敢說話，我就要說，昨夜白勃林正罵過我太孱弱，沒有手臂，也沒有腿的；但是我懂得這樣插嘴進去，對於我一點沒有什麼益處，只有要吃白勃林的拳頭的，因此我不開口。

那老人家說道：『像這樣的孩子世上很多，這是實在的，但是



這是一個城市裏的小孩，要叫他做田裏生活，所以一定是不成功的；你且叫他趕著牛耕一下子田看，你看他能夠做多少時候。」

『做十年。』

『做不到一個月的。』

『但是你看看他啊。』

我是坐在桌子的一端，正在白勃林和老人家的中間，一個把我推過去，一個又把我推過來。

那老人家說道：『總之，就像他這樣子，我是要的。我當然不是向你買了他，我只是向你租了他。每年，我給你二十個法郎的租錢吧。』



『只有二十個法郎嗎！』

『這是一注好價錢了，並且我是預先付給你的；你既得到四塊洋鈔，還可拋開了這個使你討厭的孩子。』

『但是如果我留著他，孤兒院每月給我不止十個法郎呢。』

『你說七個法郎也好，八個法郎也好，我是知道那價錢的，但是你還要給他飯吃的呢。』

『他會做工的啊。』

『如果你以為他能夠做工的，你也不要趕出他了。人家從孤兒院去領小孩子來養，並不是爲津貼，這是爲的工作哪；人家領孩子來做用人時，不用出工錢，倒是做用人的出錢呢。總之，如果那孩





子，你有用的話，你留著他好了。』

『無論如何，我總可以常常有十個法郎的。』

『如果孤兒院不給你留養那小孩子了，交給另一個人撫養，你便一點津貼也沒有了；至於與我，那是確確實實的，你伸出手來拿錢，那就是你的一切辛苦了。』

他搜索著衣袋，從衣袋裏摸出一個皮夾子來。從皮夾子裏，他取出四個洋鈔，放在桌子上，弄得洋鈔叮叮發響。

白勃林叫起來道：『你想想看，如果這個小孩子一旦有起爺娘來了。』

『這有什麼關係呢？』



『那撫養他的人就有利益可得了啊；如果我不在這上面計算，我再也不來撫養他的。』

白勃林說的『如果我不在他爺娘身上計算，我再也不養他的說話，使我聽了，更加厭惡他了。這是怎樣可惡的人啊！』

那老人家說道：『那是因爲你已不去計算他的爺娘的了，所以你要把他趕出門外去啊。一旦如果那爺娘出現了，他們尋著那一個說話呢？一定是尋著你說話，不是向我這個素不相識的人說話的，是不是？』

『如果找到了你呢？』

『那末和你約定好了，如果一旦那爺娘出現了，我們就平分



那利益，我現在且給你三十個法郎。』

『出四十個法郎吧。』

『不能，照他替我做的事務看來，四十個法郎是不出的。』

『你要叫他做的什麼事情呢？要強壯的腿吧，他有強壯的腿，要強壯的手臂吧，他有強壯的手臂，我是一定要照我所說的辦的。但是究竟你看那樣適當？』

那老人家一副輕蔑的神氣，望著白勃林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乾他的酒杯；他說：『我叫他陪伴我，我是老了，有時辛苦一天之後，又遇著晚上天氣不好，我便有點憂傷，有他，便可安慰我了。』

『如果是這樣，那是他的腿儘夠強壯的了。』



『但是不十分強壯呢，因為要他舞蹈，還要他跳，還要他走路，還要他跳的；總之，是要叫他在維太利先生的班子裏做個角色的。』

『這個班子在那兒呢？』

『維太利先生就是我，你大抵不相信我吧；你要認識那班子的話，我就把那班子給你看好了。』

說到這兒，他拉開身上的羊皮來，拿出一頭奇妙的畜生來，原來這頭畜生是在他左臂下面，靠緊著他胸口的。就是這頭畜生，幾次三番地掀起那塊羊皮來的；但是這畜生並不是像我先前所設想的一頭小狗。



這頭奇怪的畜生，因為我第一次看見，所以叫不出牠的名字來，我驚奇地望著牠看。牠是穿的一件紅布衫，繡著金線的，但是臂膊和腿都是赤露著，牠有的，確然是像人的四肢，並不是畜生的四隻腳：不過腿上臂上都生著一層黑皮，不是白色的，也不是肉色的。像我握緊著的拳頭那麼大小的頭也是黑的，那張面孔闊而短，鼻子是朝天的，鼻孔是左右分開的，嘴唇是黃色的。但是一切之中，最使我驚奇的，便是那對極相接近的眼睛，不停地轉動著，光亮得像鏡子。

白勃林叫起來道：『啊！那是隻醜獬豸！』

他這句話把我從驚呆中提醒了，我沒有看見過獬豸，但是我



至少聽見人家講到過獬豸的，那末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個黑孩子這是一頭獬豸。

維太利說道：『看啦，這是我班子裏的班頭，牠名字叫好心先生。好心先生向客人行個禮啊。』

好心先生便把牠併攏著指頭的手拿到嘴唇邊，向我們送過一個接吻來。接著維太利把手伸向那白狗，說道：『現在卡披先生要來介紹牠的朋友給這兒的幾位尊貴先生了。』

一直到現在一動也沒有動過的白狗，聽見這個命令，立刻活潑地起來了，用後足直立起來，將前足交叉在胸口，接著牠就向主人鞠躬，躬得那麼低，那個警察的帽子簡直觸著地上了。做完了這



個敬禮之後，牠轉身向著同伴，將一隻腳招呼同伴走近去，至於牠另一隻腳呢，常常按在胸口的。

眼睛一經釘著白狗看的那兩隻狗，立刻就立了起來，各自伸出一隻前腳來，彷彿上流人物伸出手來行禮一般，牠們威嚴地向前走六步，接著又向後走三步。然後向我們行個禮。

維太利繼續說道：『這頭白狗，我叫他卡披，用意大利語說起來，就是叫 *Capitano*（首領），牠是狗中的頭腦。因為牠是最聰明，我的命令所以叫牠傳達的。這頭黑色漂亮的年青狗，是叫齊兒皮先生，意思就是優雅，照牠的一切行為看來，真是名不虛傳。至於這位神色溫柔的夫人，便是杜兒絲太太，是可愛的英國種的，確也是



名副其實。帶了這幾個具有特長的人物，我便週遊世上，不論運氣的好壞，我多少總得過活的了。啊，卡披！

那頭白狗交叉起牠的腳來了。

『卡披，到這兒來，我請你好好地……（這幾個教養得很好的人物，我對牠們講話時常常很客氣的。）這個小孩子睜著圓圓的像彈子樣的眼睛向著你看呢，請你好好地對他說現在是幾點鐘了。』

卡披放下牠的腳，走近主人的身邊去，拉開那塊羊皮，去搜尋主人的衣袋，從衣袋裏拿出一個大銀表來，看著那表面，很清楚地吠了兩聲，這兩聲吠得很響亮，很清楚，接著又吠了三聲，是輕一點





的。

「那時候正是兩點三刻！

維太利說道：『卡披先生，很好，謝謝你；現在請你邀杜兒絲太來跳一回繩給我們看看。』

卡披立刻去探索主人上衣衣裳的袋子，拿出一根繩子來。牠向黑狗齊兒皮做個記號，黑狗就精神抖擻過來站在白狗對面。卡披便將繩子一端擲給齊兒皮，兩頭狗便儼然甩起那根繩子來了。那根繩子甩得很有規則時，杜兒絲便衝到那個圈子裏，輕靈地跳著，一對溫柔美麗的眼睛老是望著主人的眼睛。

維太利說道：『你瞧，我的學生們都是聰明的。但是聰明的程



度，只有比較著看時，才能十分知道那聰明的價值。我要這個孩子加入我的班子裏來，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叫這孩子做個呆蟲，我的學生們的賢明，便可更加顯出來了。」

白勃林插嘴道：「啊！叫他做個呆蟲！」

維太利繼續說道：『做呆蟲也要有點聰明的呢；我想這個孩子學了幾課之後，不會不聰明的。我們將來看好了。至於開頭，我們立刻就可證明的，如果孩子是聰明的話，他便懂得和維太利先生在一起，便有機會走遍法國以及其餘十個國家的，便有自由的生動的，不是天天自朝至暮，跟著牛背後，在老是一塊田裏走著的。如果他不聰明的，那末他便要哭，便要叫，維太利先生原來不喜歡壞



孩子，他也不會領他走的了。壞小孩便到孤兒院去。孤兒院裏是做工做得苦，吃飯吃得少。』

我的聰明還能夠懂得這幾句話，但是要從理解到實行，那是還相差極遠，兩者不能一致的呢。

維太利先生的學生們一定是很滑稽，很好玩的，至於天天走著路也應該是有趣的；可是跟著那班子，同班子一塊兒走，便要離開白勃林媽媽的。那也是真實的，如果我不肯跟那班子去，我也許仍不能和白勃林媽媽在一塊的，因為人家會把我送到孤兒院去的。

維太利看我一籌莫展，眼睛裏含著眼淚，使用指頭輕輕地打



著我面頰，說道：『好呀，小孩子懂得事情，他不哭出來，小頭腦裏懂得道理的了，那末明天……』

我叫起來道：『呀，先生！我請求你讓我留在白勃林媽媽身邊吧。』

我還想說話，但是卡披的凶猛的吠聲將我說話又斷了。同時卡披衝到那好心先生躲著的桌子上去了。

好心先生趁著大家向著我的時候，牠輕輕地拿起主人家滿的一杯酒來喝了，但是卡披是仔細看守著的，看見獼猴偷酒吃，牠便上去阻止了，原來牠是一個忠誠的僕人啊。

維太利嚴厲地說道：『好心君，你是一個貪嘴坯，你是一個小



賊，走到那邊去，到壁角裏去，鼻子向著牆子，齊兒皮，你去看守著牠。如果牠動一動，你就給牠一記好耳光。至於你，卡披君，你是一條好狗，伸起你的腳來，我來和你握一握手。」

那頭獼猴輕輕地叫了幾聲就服從了。那匹狗，很幸福，得意洋洋，向著主人伸起腳來。

『現在，』維太利繼續說道：『我們來講我們的事情吧。那末，我給你三十個法郎。』

『不行，要四十個法郎。』

一番討論起來了；可是一下子維太利又斷了說話，說道：『這孩子在這兒也要討厭了，讓他到庭中去走動一下，玩一下吧。』



同時他向白勃林丟個眼信。

白勃林道：『是的，你到庭中去，我不叫你，你不要進來，否則我要發怒的。』

我只好服從。我於是走到庭中去，但是我沒有心思去玩耍。我坐在一塊石子上，我坐在那兒思想。

這時候是決定我運命的時候了。我的運命將如何寒冷與悲哀使我身體也發抖起來。

維太利和白勃林討論得很久，總有一點多鐘之後，白勃林才到庭中來。我看見他走來了，只是他一個人。他走來，是不是將我送到維太利的手裏去的。



他說：『走吧！回到家裏去。』

家裏去！那末我不會離開白勃林媽媽嗎？

我想問他，但是我不敢，因為看他的神色，顯然脾氣很不好。走在路上，沈默著一言不發。

但是將近到屋子前十分鐘的光景，走在前面的白勃林停下了步，粗暴地拉著我的耳朵，說道：『你知道，今天你聽見的一切說話，如果講出一句來，我就好好地來對付你；留心著！』



#### 四 媽媽的家

我們回到家裏時，白勃林媽媽問道：『喂！村長怎樣說法？』

『我們沒有看見他。』

『怎麼沒有看見他呢？』

『沒有，因為我在我夫人加非館裏碰到朋友們，走出加非館時，辰光太晏了；明天我們再到那兒去。』

那末白勃林決定不和那個帶著狗的人做買賣了吧。在路上，我幾次思量，這次回家去，其中有沒有狡計；聽了剛才白勃林這幾句話，我混亂的心中所疑慮的才一掃無餘。既然明天仍要到鎮上





去看村長的那末白勃林一定沒有接受維太利的提議了。

不論白勃林怎樣恐嚇我，假使有一下子時候只是我和媽媽兩人在一起，我就要把我的疑慮對媽媽說了。但是整個晚上，白勃林不離開屋子一步，我所等待著的機會總是不來，我只好去睡覺。事情放到明天再說吧，我這樣想著便睡去了。

但是到了下一天，我起身時，媽媽卻不見了。

我在屋子四面走來走去，找尋媽媽時，白勃林便問我是要什麼。我說：『找媽媽。』

『媽媽到鎮上去了，要到下午才回來。』

我也不知是何緣故，媽媽的外出使我憂心起來。昨天夜間她



沒有說過她要到鎮上去。我們下午原來也要到鎮上去的，媽媽爲什麼不等到那時候伴著我們一同出去呢？到我們出去時，她能回來嗎？

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懼抓緊了我的心；我雖不曉得要有什麼危險來了，但我總已預感著一種危險的了。

白勃林釘著我看的神情使我不寧，爲了避去他這種眼光，我就走到園子裏去。

那個園子，雖不大，在我們看來卻是價值極巨，因爲就是這個園子，除出麥子外，幾乎供給我們所吃的一切東西：像山薯、蠶豆、白菜、蕪菁、蘿蔔都是。因此園子裏倒沒有一塊地方空拋去的。但是白





芽生長了。早種甚至不等到冬季盡頭就已發芽其餘的跟著都要發芽生長了吧。

我的好奇心即因此而起，這時候正是強烈地刺戟著我的時候。

長壽花已經含蓄，那尖端是黃色的；百合花的小小花莖上有著天青的斑點；櫻草的花蕾已從皺著的葉子中間生出來了，彷彿就要開花似的。

這一切將怎樣開起花來的？

這就是我每天懷著好奇心去觀看的緣故啊。

但是我園子裏還有一部分，我懷著比好奇心更勝一籌的感



情去研究著的，換言之，我是擔著心來研究的。

在這一部分裏，我種著一種人家給我的菜蔬；這種菜蔬在我村裏幾乎還沒有人識得的——那就是芋奶啊。照人家說法，這種菜蔬是會得生出芋頭來的，味道比山薯還要好吃。因為芋奶有著朝鮮薊、蘿蔔以及其餘別種蔬菜的滋味的。這樣美好的說話，令我懷著一種要叫媽媽爲之吃了一驚的念頭。關於芋奶的話我一點也不對媽媽說。我兀自種我的芋奶在我的園子裏。芋奶生出葉來時，讓她只當作一種花草；一旦，芋奶成熟了，我等媽媽不在的時候，我去掘起芋奶來，我自己去煮，怎樣煮法？我還不大知道，但是這種小事我也不去擔心了，等媽媽回來吃夜飯時，我就把我的殺饌給



她吃。

我們便有一種新穀饌來代替那永久不換的山薯了，媽媽也不會那麼怨恨賣去羅三德的了。

這個新飯菜的發明人就是我啊，就是我蘭米；所以我是有益於家中的啊。

腦子裏有著這一個計劃，我便不得不留心著芋奶的生長，每天我走到種著芋奶的一角土地去觀看，因為我心焦著，於是看那芋奶總像不生長起來似的。

我跪著，兩隻手撐在地上，鼻子正俯向芋葉叢中時，聽見有個焦燥的口聲呼喚我的名字。這是白勃林，他在呼喚我了。我趕快回



到屋子裏。

我回進去，怎麼不禁吃了一驚，因為我看見維太利和他的幾隻狗正在爐子面前。

立刻我就知道白勃林呼喚我的道理了。維太利是來找我的。要使媽媽無從來保護我，所以白勃林早上就叫媽媽到鎮上去的。我很知道白勃林不會援救我，不會同情我的，我就奔到維太利身邊，叫道：『啊，先生，請求你了，不要帶我走吧。』

我哭了起來。

維太利卻溫柔地說道：『好好兒吧，小孩子，你和我在一起不會倒霉的，我一點不打小孩子的，況且還有我的十分有趣的徒弟



做你朋友，你還有什麼怨恨呢？」

『我要白勃林媽媽！』

白勃林亂暴地拉著我的耳朵，說道：『總之，不給你住在這兒了。或者跟著這位先生去，或者到孤兒院去，隨你來選。』

『我要白勃林媽媽！』

白勃林大怒起來，叫道：『啊！你終於要弄到我厭惡的，如果定要把棍子從這兒趕你出去的話，那末我就去拏棍子。』

維太利說道：『他是捨不得白勃林媽媽；不能因為他捨不得媽媽就打他的。他是有良心的。這是好樣子。』

『如果你哀憐了他，他就要愈加喊得響了。』





『現在講正經事情吧，』維太利說著這句話，就把八個銀幣（每個值五法郎）攤在檯子上，白勃林伸出手來把錢抓了去放在袋子裏。

『衣包在那裏？』維太利問。

『這就是啦，』白勃林嘴裏這樣回答，手裏拏出那個四角打著結的青布包。

維太利解開結子，看看青布包裹著的什麼；包裹的只是我的兩件襯衫和一條布褲。他便說道：『你和我所約的，不是這幾樣啊。你不是說過，小孩子的衣服由你來給我。但是現在卻只剩這些襪襪了啊。』



『小孩子的衣衫，只有這些，沒有旁的了啊。』

『假使問這小孩子，小孩子一定會說這不是真的。但是關於這個，我也不想有所爭論了。我沒有時間。要趕路程。走啊，小孩子。這孩子的名字叫什麼？』

『蘭米。』

『走啊，蘭米，拏了你的衣包，走在前面，卡披，向前走啊！』

我將兩隻手臂伸向著維太利，接著伸向著白勃林，哀求他們，但是他們都旋轉了頭；我覺得維太利來捏住我的手腕了。

只得走了。

啊！可憐的屋子，我走出門檻時，彷彿留著我的一塊皮肉在那





兒了。

我向四周看看，淚眼朦朧地找人援救，可是看不見一個人路上沒有一人，四圍的牧場裏也沒有一人。

我便呼喚：『媽媽！白勃林媽媽！』

沒有一個人答應我的。并且我因為哭泣，我聲音也喊不出了。只有跟著維太利走去，他捏緊我的手腕沒有放鬆過一下。

白勃林叫道：『一路順風。』接著他就回進屋子裏去。

天哪！這就完啦。

維太利說：『走哪，蘭米，走啊，小孩子。』

他的手拉著我的手臂。



我於是就傍著他走，幸而他的腳步一點也不快，甚至我覺得他是照著我的腳步走的。

我們所走的一條路是盤旋曲折沿山上去的山路；每一個轉灣處，我總看見那白勃林媽媽的屋子一點兒一點兒縮小了。這條路是我們常常走的。因此我知道走到最後一個轉灣時，還得望見那屋子一回的。再走前幾步時，那就完了，什麼都沒有了；在我面前是一個不知道；在我後面，便是我幸福地生活到今日的那座屋子，此後，一定再不回去的了。

幸虧上山的路是很長的；竭力進行，我們走到了山巔。

維太利總捏著我的手腕，沒有放鬆過一下。



我問道：『肯不肯讓我休息一下？』

『很好，小孩子。』這是第一次他放鬆了他的手。

但是同時我看見他的眼光轉向卡披，丟過一個眼色去。卡披是懂得什麼意思的。立刻卡披就像一匹牧童的狗，不再做一羣的領頭，走來躲在我的後面。

卡披的行動終於使我懂得維太利所做的眼色了：卡披是看守我的；如果我動一動想逃走，卡披就會跳到我腿上來的。

我去坐在生著青草的掩牆上，卡披便跟過來坐在我傍邊。

坐在掩牆上，我淚眼朦朧地找尋著白勃林媽媽的屋子，我們的下面是一個山谷，我們剛才就從這山谷登上來的，其間有著牧



場和樹林，最底下孤單地站著的屋子，就是撫養我大來的家啊！

這時候并且格外容易看見那樹林中這座屋子，因為從那屋子的烟囱裏升起一小股黃烟，筆直地升在穩靜的空中，一直升到我們這個地方。

或許是記憶的幻覺，或許是實情。我覺得那股烟裏帶來一種橡樹葉子的氣味。橡樹葉是在樹梗上乾燥了的。那種樹梗是我們一個冬天用來生火的。我彷彿還是在竈間的壁角裏，坐在我的小橈上，腳放在灰裏，當寒風吹進烟囱，烟冒在我們面上時的一般。

不拘我們現在的地方離開那兒怎樣高，怎樣遠，看得出那兒種種東西清清楚楚保存著原來的樣子，只是縮小一點罷了。



那一片肥料傍邊，我們最後留剩的一頭牝雞正在走來走去，但是沒有平常那麼大了，如果我不是素來知道的話，我要當作一頭小鴿子呢。屋子的盡頭，我看見那株樹幹鈎曲的梨樹。這樹幹是被我當作馬騎的，騎了多久啊。青草裏像白線一條的河流旁邊，我看見那條水道了。我用了好多氣力，掘成了這條水道，原想它運轉我手製的磨坊水車的，可惜那個水車啊！不拘我費了多少的工作，卻總是不肯轉動。

我的小車，我用彎曲的樹枝來做成的木犁，我們養兔子時，我做給兔子住的小房子，我的花園，我的親愛的花園，一切東西都在原來的老位置。





誰將看見我的花朵開放？誰將吃去我的芋奶？那一定是白勃林咯，那個可惡的白勃林。

再走前一步，這一切將永不再見了。

忽然間，從村中到媽媽家中的路上，我看見遠地裏的一頂白帽子。後來這白帽子在一羣樹後隱去了，不久又復顯現出來。距離得那麼遙遠，我看那個白帽子，彷彿是一隻春天的白蝴蝶在樹枝間飛來飛去。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的心會比最尖銳的眼還看得遙遠，我認識這是白勃林媽媽；這是她；我知道一定是她；我覺得這是她。

維太利問道：『喂，我們走吧，好嗎？』



『啊！先生，我請求你再等一會兒吧。』

『那末人家說的是假的，你簡直沒有腿的，走這一點兒路就已疲倦了。這樣是我們要幹不出什麼來了啊。』

我不回答，我遙望著。

這是白勃林媽媽；這是她的帽子；這是她的青色的圍巾；這是她。她大踏步步著，彷彿要趕緊回家去。

她走到家門前了，她推開門了，走進院子裏，趕快走過院子了。立刻我就在掩牆上立了起來，全不思想卡披在我身傍跳躍。白勃林媽媽在屋子裏不久，就重新走出來，在院子奔過東，跑過西，伸出著兩隻手臂。



媽媽的家

九四

她是在尋我。

我俯身向前，盡我的力量，我呼喚起來道：

『媽媽！媽媽！』

但是我的口聲不能傳到下面去，也不能壓住流水的鳴聲，我的口聲是消失在空中了。

維太利問道：『你怎麼，是發瘋了嗎？』

我不回答，眼睛仍望著白勃林媽媽；但是她不知道我離開她這麼近，全不想仰起她的頭來的。

她重新走出院子，回到路上來，她向四面觀看。

我更加叫喊得響了，但是仍如第一次一樣，徒然無効。



維太利像是覺得真相了，也立上掩牆來。一下子，他也看見那個白帽子。他輕輕地說道：『可憐的小孩子。』

聽見他這句同情的話，我便說道：『啊，我請求你了，讓我回去吧。』

但是他捏著我的手腕，拉著我走下山去了。他說：『你既休息過了，現在趕路吧，小孩子。』

我想脫去他的手；他卻捏得緊緊的。

他叫：『卡披，齊兒皮！』

那兩頭狗便包圍著我了：卡披在後，齊兒皮在前。走了幾步之後，我旋轉頭來。



途 中

九六

我們已走過山巔，既看不見山谷，也看不見屋子了；只看見最  
遠處直聳雲霄的青色的山脈；我的眼睛瞻望著無際限的空間。



## 五 途中

用四十個法郎來買小孩子的，未必一定是個魔鬼，也未必一定擊人的鮮肉當糧食吃的。維太利並不想吃脫我，他在買小孩子的人中間，是一個稀有的例外，決不是個壞人。這是我立刻就得到證據的。

在那個將洛亞爾流域和獨爾獨月流域劃分的一座山頂上時，維太利是握著我的手腕走的。立刻，我們就向著南方的一面山上走下去。大約走了一刻鐘之後，他放鬆我的手腕了。他說：『現在慢慢地跟著我走吧；你不要忘記，如果你想逃走，卡披和齊爾皮兩



「頭狗一下子就會追著你的。這兩匹狗有著銳利的牙齒呢。」

逃走，我知道這時候已無從逃走的了，並且就想逃走，也是徒然的。我嘆了一口氣。

維太利接著說：『你傷心，我懂得的，但我不恨毒你。如果你要哭，不妨就痛痛快快哭吧。只要你曉得個明白，我領你出來，並不是使你不幸的。不領你出來，你將怎樣？或許已經在孤兒院裏吧。撫養你長大來的，並不是你的爺娘。你的媽媽，誠如你所說，是待你好的，愛你的。你離開她是傷心。這一切都不差。但是你要想想她是不能不顧丈夫而留養著你的。至於她的丈夫，或許並沒有像你所想的那麼殘酷。他是沒有什麼來活命了。他是個殘廢的人。他是不能工



作的了。他計算一下，不能爲了要撫養你而讓自己餓死的小孩子，你要懂得人生在世是一場戰鬥，在這戰鬥中，無論誰都不能如心稱意做去的呢。』

當然的，這幾句話是賢明的說話，至少是經驗之談。但是這時候有一個事實，卻比一切的說話還要喊得響——那就是生離啊。養育我大起來的媽媽，寵愛過我的媽媽，我所愛好的媽媽，我再不能看兒她了。

這個思想攔住了我的喉頭，簡直要把我悶死了。然而我仍跟著維太利走，我盡力反覆地唸著他對我說的話。當然的，他一切的話都是實在的；白勃林不是我的父親，沒有





理由一定要叫他爲了我而受苦；他以前是留養著我的；如今他把我趕走，這是因爲他無力再留養我的緣故。我記著白勃林的地方，不應是現在的事，應是住在他屋子裏經過的幾年。

維太利屢次向我反覆說道：『小孩子，想想我對你說的話吧，你和我在一起是不會倒霉的。』

走下了一個峻峭的斜坡之後，我們走到一個廣大的荒野裏了。這一片茫無涯際的荒野平坦而單調；既無房屋，也無樹木。只見這生滿著淡紅色灌木的荒野裏，一大片一大片萎縮的蝶花樹被風吹得像波浪似的起伏。

維太利指著原野，對我說道：『你看在這地方，你想逃走是徒



然的了。卡披和齊爾皮立刻就能把你捉回來呢。」

逃走！我早已不想的了。況且逃到什麼地方去呢？逃到什麼人的身邊去呢？

畢竟，這個白鬍鬚的高大老頭子，或許沒有像我起初所設想的那麼可怕；他做了我的先生，或許不會是個殘暴的先生吧。

我們在孤寂的荒野裏走了好久的時候，走出了原野，接著卻又走入於荊棘之地了，四周圍還是沒有什麼看見，就是我們目力所及的遠處，也沒有什麼，所看見的只是幾座山頂濯濯的圓的丘陵罷了。

我對於旅行這個觀念是完全變換的了。有時在我童稚的想



像中，以為走出了自己的村莊後，是走到美好的地方去的，豈知實際所指給我看的，卻完全不同了。

一點勿休息，始終用著一樣的腳步，一直走向前去，在我，這是第一次。

我們的先生把好心獼猴搨在肩上，或者放在袋子上，始終用著同樣的大腳步走著。三隻狗緊跟著先生的身邊。

維太利時時向它們說一句親暱的話，有時是用法國話講的，有時是用一種我所不懂的話講的。

先生和三隻狗都像想不到疲乏似的。但是我卻不然，我是走乏了。身體疲敗之外，又加以精神上的不安，我簡直已精疲力竭了。



拖著兩條腿，跟著先生一路走，真是苦痛得要命了。但是我不敢請求休息一下。

維太利先生道：『害得你乏力的是你的木靴子，到了庚山爾時，我替你買雙皮鞋吧。』

這一句話給了我勇氣。

怎麼聽了這句話會有勇氣的呢？原來我天天所熱望的就是一雙皮鞋啊。村長的兒子和飯店老板的兒子都是有一雙皮鞋的，逢到星期日，他們倆去做彌撒時，走在石板上，便走得錚錚地響。我們這種鄉下人呢，穿著的都是木靴，只鬧成一片刺耳的騷音。

『到庚山爾，還很遠嗎？』



維太利笑著說道：『這才是你心裏的說話了，小孩子，那麼你是很想得到一雙皮鞋嗎？好吧！我允許買給你一雙釘著釘子的皮鞋。我還要買給你一條絲絨褲子、一件衣裳、一頂帽子。這樣可以使你眼淚乾了吧，我只希望如此，我們走剩的十八里路，你的腿也可以走得去了。』

底下釘著釘子的皮鞋！我聽了眼都花了。只是皮鞋，在我已是了不得了，聽說鞋底下還要釘著釘子的，我真把痛苦都忘記了。

皮鞋！釘著釘的皮鞋！一條絲絨褲子！一件衣裳！一頂帽子！

啊！如果白勃林媽媽看見我這樣穿著，要多麼快活，要多麼爲我得意！



但是皮鞋褲子都是在十八里之遠的地方啊。我們就還要趕十八里的路程，但我覺得我不能走得那麼遠了。

我們出發時，天是碧青的，後來天上漸漸堆滿灰色的雲了，不久，就落下細雨來，竟落個不停。

維太利穿著羊皮抵擋得起落雨，還可庇護那頭獼猴。好心先生的。原來雨剛下的時候，好心先生就趕快藏到羊皮裏去了。我和三頭狗卻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隱藏。不久我們就被雨打得渾身濕，一直濕到皮肉上。三隻狗倒還可以搖搖身體的。但是這個天然的方法在我卻是沒有的，只好在雨水的重壓與寒冷之下硬著頭皮走去。



維太利問我道：『你容易傷風的嗎？』

『我不曉得，我不記得傷過風。』

『這樣很好；你也有可取之處。但是不必要在雨中前去時，我也不要你在雨中趕路了。今天我們不再走遠去罷。看啦，那邊有個村莊，我們到那兒去過夜。』

這個村莊裏，沒有什麼旅店的，也沒有一個人肯收留我們這種像乞丐一般的人，帶著一個小孩子三隻狗，而且都是齷齪齷齪的。

人家對我們說的是：『此地是不能過夜的。』

家家把大門向著我們的鼻子關好了。我們一家一家走轉來，



卻沒有一家開門收留我們的。

到廐山爾還有十二里路。我們難道竟無從休息一下，一定要走這點路嗎？夜又來了，雨打得我們發冷，在我覺得一雙腿簡直硬到像木樁了。

啊！白勃林媽媽的家啊！

終於有個農人，比他的鄰舍還慈悲一點，肯收留我們，住在貯藏間裏。但是沒有讓我走進去之前，他提出一個條件來了，就是不准我們帶進火柴去，維太利說道：『把你的火柴給我，你們明天走時，我把火柴來還給你們。』

我們至少有個安身之地了，雨不落在我們身上了。





維太利是一個細心的人，趕路時不會不帶糧食的。掛在他肩上的行軍袋裏，放著一大塊的麵包。他把麵包分成爲四分。

這時我第一次看見維太利如何制服他的班子，以及如何訓練他的班子了。

當我們一家一家去敲門求宿時，齊爾皮竄進一家屋子裏去，雖則立刻趕快就回出來的，但是嘴裏卻已銜了方麵包了，那時維太利只說一句話：

『留心今天晚上吧，齊爾皮。』

我已忘記齊爾皮的盜竊了。但是維太利分割麵包時，我看見齊爾皮垂頭喪氣起來了。



維太利和我坐在兩捆蕨柴上。好心先生坐在我們倆的中間。三隻狗在我們面前站成一排，卡披和杜兒絲望著維太利的眼睛，齊爾皮呢，鼻子俯向前，倒掛著兩隻耳朵。

維太利用著命令的口氣說：『做賊的走開，走到牆角裏去睡覺，沒有夜飯吃了。』

齊爾皮立刻離開它的位置，打著矮步走了，走到維太利所指的牆角去藏匿了。它把身體縮在一堆蕨柴裏！弄得我們簡直看不出它了，只是聽見它淒涼地呼吸帶著想呼叫而不敢呼叫的聲音。

這個處分完了之後，維太利把我的一分麵包給了我。他一邊



吃著他自己的<sup>一分</sup>，一邊將給好心、卡披和杜兒絲的麵包，分成一小塊一小塊地給它們吃。

我和白勃林媽媽最後同住的幾個月，當然我不會有什麼奢侈的。但是如今的改變，我總覺改變得太兇了。

啊！白勃林媽媽每夜做給我們吃的熱湯，雖則沒有放奶油，但是現在看去是多麼好呢！

火爐邊的一角是多麼舒適啊！將身子躺入被褥裏，將毯子一直罩到鼻子上，是多麼的幸福啊！

但是可憐哪！被褥、毯子，都不用談哪，我們得到一堆蕨柴做牀子已是十分幸運了。



身子疲乏得要命，兩腳又給木靴擦碎了皮膚，我在濯濕的衣衫中冷得發抖。

夜完全到了，但是我還不想睡。

『你牙齒格格地相打著啊，』維太利說：『你冷了吧？』  
『有一點冷。』

我聽見他打開袋子來了。

他說：『好好兒成套的衣服，我是沒有。但是這兒有一件乾襯衫，一件短衣裳。你把濕衣裳脫去，換了這兩件乾衣裳，囑在柴堆裏，包你一下子就暖熱了，就睡得去了。』

但是我的身體卻沒有像維太利所設想的那麼一下子就暖



熱。我在柴堆上輾轉反側了好久，我太痛苦了，太不幸了，弄得我睡不去。

每天都要如此的了嗎？是不是常在雨下走，一點勿休息，常常睡在貯藏間裏，冷得發抖，夜飯只有一塊硬麵包，沒有一個人可憐我，沒有一個愛好我，再沒有白勃林媽媽了嗎？

心裏難過，眼裏充滿眼淚，我正傷心地思想著時，我覺得一股暖熱的氣息流過我的面孔上了。

我向面前伸出手去，我碰到了卡披的絨毛了。

卡披十分細心地在蕨柴上走過來，它輕輕走近我身邊，它覺得我了；它輕輕地呼吸著；它的氣息刺到我的臉上，刺到我的頭髮



裏。

它要什麼呢？不久它就橫臥在蕨柴上，迫近著我，它巧妙地舔起我的手來了。

這種親愛，我爲之感動了，我豎起半個身體來，我吻著它冰冷的鼻子。

它叫出極低的聲音來，接著，敏捷地，它將它的腳放在我的手裏，就一動也不動了。

我忘記了疲倦與痛苦；我的緊縮著的喉頭也寬鬆了；我能呼吸了；我不是孤零的了；因爲我有了一個朋友了。



## 六 我的開場

翌日，我們大清早就出發。沒有雨了；一個青的天，並且幸虧昨夜吹了燥風，很少泥濘。鳥兒們在路邊叢林中很快活地唱著歌。狗兒們在我們四週跳躍。卡披時時用後腳立起來，向著我的臉兒吠叫了兩三聲，我很懂得它吠叫的意思。

它說的是：『用出點勇氣來，用出點勇氣來！』

因為這是一頭聰明的狗，所以它知道懂得一切，並且常常叫人懂得它。我屢屢聽見人家說它所缺少的，只是說話。但是我卻從不這樣想的。只是在它的一條尾巴裏所含有的賢能和辯才，比許



多人的舌子和眼睛裏所包含的，還要來得多哪！總之，我和它的中間，言語是沒有什麼用的，從第一天起，我們一下子雙方就互相了解的。

我從來沒有走出過我的村莊，因此我覺得看見一個城市是極有興趣的。但是我不得不老實說廐山爾這個城市一點也不使我驚奇。那種造著個小塔的舊房子，在考古學家，當然要引以為幸運的，但是在我，卻完全沒有興趣。

在那種房屋中，我所找尋的屋子，真是沒有一間是華麗的。我有個思想充滿著我的頭腦，這個思想把我的眼睛也弄眩的了，至少是使我眼睛除了這個思想的東西以外，什麼都不看見





了。那是什麼思想呢？就是思想一家皮鞋店啊。

我的皮鞋，維太利所允許我的皮鞋，現在正是把皮鞋穿到腳上去的時候了啊。

但是能給我皮鞋穿的店家在那兒呢？

我所找尋的只是皮鞋店，其餘什麼小塔，什麼弓形建築，什麼圓柱，對於我一點也沒有興趣。所以關於庚山爾，我心上只留著一個記憶，就是只記得市場附近那個烟燻灰暗的店家。店面前攤著幾根舊槍械，一件銀肩章的線縫上縫著條紋的衣服，許多的洋燈，一個籃子裏盡是舊鐵器，其中頂多的是鐵鏽的鎖和鎖匙。

從三級階級上走下去，便走到一間大房間裏，恐怕這間房間，



自從蓋了屋頂以來，太陽光從來沒有射進去過的。

像皮鞋那麼漂亮的東西，怎麼會在這樣齷齪的店家出賣的呢！但是維太利到這個店裏，是曉得這兒是有皮鞋出賣的。不久，我腳上就穿著一雙鞋底有釘的皮鞋了。這雙皮鞋比了木靴的斤量要重十倍呢。

維太利的親切，並不是只買一雙皮鞋就完了。他還買了一件青色天鵝絨的上著，一條呢褲，一頂呢帽；總之，他先前允許我的都買了。

只穿布衣裳的我，有天鵝絨衣衫了；還有鞋子；還有帽子，我頭上從來只有頭髮沒有帽子的；這樣，我一定是世上最好的最親切



的最富有的人了。

誠然，天鵝絨的絨頭是壓倒了，誠然，呢的絨頭也磨光了，誠然呢帽因為受著那麼多的雨點和灰塵，原來什麼顏色也辨不出了；但是衣帽還有那麼的光彩，仍使我目眩呢，在這樣光彩之下，衣帽的缺點我也不覺得了。

我只想趕快就穿起這種漂亮的衣服來，但是維太利把衣帽給我之前，先把衣帽來改一改樣子，那真使我驚奇而苦痛呢。

回到旅館之後，維太利從袋子裏拏出一把剪刀來，將我的褲子的腳管剪短了，一直剪到膝頭邊。

因為我睜開著驚奇的眼睛望著，維太利便對我說：



『這是爲要使你和大衆不同的緣故啊。我們現在是在法國，我便要你意大利打扮；如果我們到了意大利，那兒真是可以到的，我便要你法國打扮了。』

這個說明才使我的驚奇一掃。維太利繼續說道：

『我們是怎樣的人呢？不是藝術家嗎？小丑腳色的樣子第一要引起人家的驚異。你想不久我們到公衆的地方去時，身上穿得像普通的紳士或者鄉下人樣子，能叫人在我們前站住了，觀看我們的嗎？不是不能的嗎？所以你要曉得，人的外貌有時是不可不注意的；這是很討厭的事，但是我們奈何不得它的啊。』

看啦，此所以我早上還是個法國人，沒有到晚上，我就成爲一



個意大利人了。褲子只有長到膝頭上，維太利又將紅帶子結緊我的襪子，把帶子交叉地繞，一直繞到小腿上；在我帽子上，他又繞了幾根緞帶，並且還裝上一球絨花。

我不曉得別個人對我要如何想法，在我，我不得不老實說，我實在覺得很漂亮的，或許真是很漂亮的吧，因為我的朋友卡披望了我好久之後，一股滿意的神氣向我伸起隻腳來了。

卡披讚美我的改裝已使我歡喜，加之，我穿著這種新衣裳的時候，那隻獼猴好心先生站在我面前，形容十足地模倣我的動作，更使我快活了。當我化粧完了之後，好心先生將兩手又在腰裏，將頭向後一仰，叫出輕輕的嘲弄我的聲音而笑起來了。



我聽見人說探討獼猴能否發笑，是一個極有趣的科學上的問題。我覺得提出這個問題來的人，一定是讀死書的學者，從不會辛辛苦苦地去研究過獼猴的。像我和好心先生做朋友，一起生活的那麼長久，我敢肯定說，獼猴是會笑的，而且常常是一副嘲笑我的樣子。當然，獼猴的笑不是完全和人的笑一模一樣的。但是有一種情感引起獼猴快活時，我們便可看獼猴的嘴角向後披下去了；眼皮夾緊起來了，上下顎動得很快，兩隻黑眼睛彷彿射出火燄來似的，像我們用嘴吹著的小炭火。

我不久又在好心身上，看出獼猴是有這種令人討厭的發笑的特點的。



我的開場

一一二

當我戴上帽子時，維太利對我說道：

『現在你化粧完了，我們去工作吧。那末明天市集時，我們好有一次偉大的表演，你在這次表演裏要開場了呢。』

我詢問什麼叫開場，維太利便爲我解釋：這就是第一次在大衆面前表演戲劇。

『明天我們要做第一次的表演了，』維太利說：『你也要出演的，所以我要叫你練習你所擔當的腳色。』

我驚奇著的眼睛已對他回答我是沒有懂得什叫腳色的了。他便說道：『所謂腳色，就是在那齣戲裏，你要去扮演的人物。我帶你在身邊，並不是叫你遊歷得有趣。我是沒有錢來供給你去



遊歷的。這是爲要叫你來工作的啊。和猴子和狗一起做戲，那就是你的工作了。」

我驚惶地叫道：『但是我不懂得做戲的啊！』

『正是因爲你不會做戲的，所以我要來教你啊。你總曉得卡披並不是天生成會用後腳來走的。杜兒絲也不是天生成擊跳繩來做她的遊戲的。卡披用後腳站立是學習來的，杜兒絲的跳繩也是學習來的；它們得到這樣的才能是工作得很久費力很多的呢，叫它們成爲熟練的戲子也是如此訓練的。你也要如此，你要用功學習你和它們一起做戲時所擔任的各種的腳色。我們就來工作吧。』





我在這時候對於工作這個觀念實在幼稚得很的。我以為墾墾土地，或者劈劈木頭，或者削削石子，就是所謂工作，別的事情一點也不想了。

維太利接著說道：『我們要去表現的戲，名稱叫做好心先生的僕人，又名二人中最愚蠢的是出乎意料的一個。戲中情節是這樣：好心先生有一個僕人，直至如今，他覺得很滿意的，這就是卡披。但是卡披年紀老了；另一方面，好心先生也要一個新傭人了。卡披於是替主人去找一個傭人來，找來代替下去的，卻不是一頭狗了，這是一個年輕的男孩子，是個鄉下人，名字叫蘭米。』

『和我同名嗎？』



『不是和你同名；就是你自己。你是爲了來服侍好心先生，所以從村裏出來的啊。』

『獼猴不用僕人的。』

『但是在戲裏，獼猴是用僕人的。那末你到了，好心先生卻覺得你有点愚蠢的神氣。』

『這是沒有什麼趣味的，這個。』

『原來只是爲要發笑，這樣不是也好嗎？況且你要當作眞是到一位先生處去做僕人；人家譬如對你說，放好檯子來。現在這兒恰好有一個戲裏要用的檯子，你且去把盆碗在檯子上放好來。』

在這張檯子上，有幾隻盆子，一個杯子，一把刀，一把叉，還有塊



白布。

這一切在檯子上怎樣放法呢？

我想到這個念頭時，我呆立著，掛下了二隻手臂，身子俯向著前，落開著嘴，不曉得如何放起來好，我的先生看見我這樣，便拍起手來大笑了。

『好呀，好呀，這樣就極好了。你的一副面相是好極了。在你之前，我有一個小孩子，他一副小聰明的面孔，神氣明明白白告訴人家說：「你們看吧，我很會做個呆子呢。」你卻一點勿說出來，你的天真爛漫真正是好。』

『我不知道我應當怎樣做法啊。』



『唯其因爲如此，所以妙啊。明天，以及在以後幾天裏，你就會很明白你應該怎樣做法了。到那時候，你不得不要回想到如今你所感到的爲難情態了。實際並不覺得爲難了，你即做出爲難的樣子來。如果你還能夠有剛才那副面相，那副形狀，我敢預先對你說，你是完全成功了。你在戲裏做怎樣的一個人物呢？原來是要做一個什麼都沒有看見過，什麼都不知道的鄉下人啊；他到獼猴的地方去，卻比獼猴還要愚蠢呆木；因此，所以戲的名稱，叫做：「二人中最愚蠢的是出乎意料的一個」比好心還要蠢；這就是你去做的腳色了。要做得好，只要你像此刻的樣子就好極了。但是這樣已做不到的了，你應當記住剛才的表演，巧妙地做去，那末雖則不自然，



卻是藝術的了。』

好心先生的僕人並不是一齣大喜劇，表演的時間不過二十分鐘。但是我們的練習卻近乎有三點鐘。同樣的事情，維太利叫我們練習兩次、四次、十次，狗是這樣，我也這樣。

狗兒們有時果然忘記了某某部分，於是不得不重新教起。

看看先生那末忍耐與溫柔，我真十分驚奇了，像我的村莊裏，教導畜生是以打罵做唯一方法的。維太利卻全不如此。看他在長時間的訓練裏，沒有發一次怒，沒有叱罵過一次。猴子和狗有時做得不成功時，他便威嚴地說：

『喂，再來過；這是不好，卡披；你不用心哪；好心先生，你是該罵』



了。

就是這樣子，但是這已儘夠的了。

當練習完了時，他問我道：

『喂，你會得做戲了嗎？』

『我不曉得。』

『這個使你討厭的嗎？』

『不，這是使我有趣的。』

『那末一切進行都順利。你是聰明的但是最最可貴的，或者要算肯用心吧。肯用心，能從順，什麼東西都做得成功的。請把狗兒們和好心先生比較一下看。好心或許更加活潑，更加聰明，但不從



順。他很便當學得人家所教它的，但是也很容易把所學得的忘記了。況且人家要它做的事，它做起來時總是不高興，常常不聽人說話，對人始終取反對的態度。這是它的天性如此，所以我對它也不發怒。猴子不像狗那麼有責任心，因此，猴子比狗下劣得多。這點你懂得嗎？

『我也覺得這樣。』

『小孩子，所以你要用心；要從順；你應做的事要盡力做得好。在世上都是要如此的。』

這樣講著，我大膽地向他說，在這次練習裏最使我驚奇的，就是不論對於好心，對於狗兒們，或對於我，先生抱著始終如一的忍



耐心。

他於是溫柔地微笑道：

『我知道你一直到現在，一徑和鄉下人在一起，鄉下人對待畜生是毫勿慈悲的。以爲管理畜生只有常常拿起棍子來打。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靠亂暴是毫無所得的；靠溫柔的方法，那末大有成就了。像我把猴子和狗訓練到現在這種樣子，但是對待它們從來沒有發怒的。如果我打它們的話，它們就要害怕了，害怕是會麻痺它們的聰明的。況且，如果對它們老是發怒，我也沒有像我現在所有的性子了。從這種訓練所得的忍耐力（承你賞讚的）也將沒有了。這就是所謂教人便是教自己。我的狗兒們所教的功課。





像我教它們的一樣的多。我發展了它們的智力，它們養成我的品性。」

我聽維太利的說話，很覺奇妙，不禁發笑起來了。

『狗會教人功課的，你不是覺得我的說話，奇怪嗎？但是確實如此的。請你想一下看，你總承認狗能受著它先生的影響的吧。』

『啊，那是當然的。』

『那末你就可懂的教練一頭狗的時候，先生不得不注意著自己的。假使教練卡披的時候，我發怒叱罵了，卡披將如何？卡披也將習慣於發怒光火了啊。換言之，它將以我為模範，它將無救藥了。狗常常幾乎就是先生的一面鏡子，看見這一個，就知道那一個的。』



請把你的狗給我看，我就會說出你是怎樣的人來；強盜的狗是強盜，弄手的狗是弄手，粗魯的鄉下人的狗是粗陋的狗，有規矩的親切的人的狗也是親切的。』

我的朋友們，三頭狗和一頭獼猴，因為慣於在觀眾面前表演，比我老練得多，它們毫勿恐怕地等到明日的到來。原來在它們這是已做過百回或者已是千回的了。

但是在我，卻沒有它們那麼的鎮靜，如果我做得不好，維太利將怎麼說，觀客們將怎麼說法呢？這樣的憂慮害得我睡也睡不去，後來睡去了，我夢見四周的看客都嘲笑著我。

第二天，我們離開旅館，到曠場去做戲時，我的情緒是多麼緊



張啊。

維太利走在前面，昂著頭，突出了胸膛，他用笛子吹著滑爾池的調子，兩手兩腳照著拍子行動。

在他後面來的便是卡披。好心先生神氣十足騎在卡披背上，身上穿著英國大將軍的制服，紅衫褲上都繡著金的，一頂高帽子上面裝飾一堆羽毛。

在相當距離之後，接著在一直線上走來的，是齊兒皮和杜兒絲。

我是這一行的殿軍，幸虧先生指定著要隔開多少地方，在路上走，還一點沒有鬧笑話。



我們一行人的漂亮，果然引人注意，但是尤其引人的，便是那管笛子銳利的聲音，一直深入到房子的底裏，就激起了廬山爾百姓的好奇心：人家都到門口來看我們走過；窗上的窗帘都迅速地揭起了。

有幾個小孩子開始跟著我們走了，噢，驚著的鄉下人也來跟我們了。我們到那曠場上時，我們的後面，我們的四周，真是排起著隊伍的了。

看客的場所，我們立刻就預備好了。用一根繩子結在四顆樹上，圈成一個長方形，中間就是我們的舞台。

第一部分的表演，是三隻狗去做各式各樣的戲法，但是做的



什麼，我卻說不出，因為我心中想著我所要做的，並且又爲憂慮攪昏了。

我所記得的，便是維太利放下了笛子，換個凡啞林來彈奏，他的彈奏是伴著那狗兒們的表演的，有時是跳舞的調子，有時是溫柔的音樂。

我們的繩子四周擠滿著黑鬻鬻的大衆，我向四面一望，與其說有意去一望，不如說是機械地一看，我看見無數的眼珠，釘著我們看，彷彿投射出光芒來似的。

第一部分的戲完了，卡披牙齒裏銜著一個盆子，用後腳走著，開始在看客面前走轉來；有人不肯出錢時，卡披便站定了，把盆子





放在繩子圈裏，看客伸手拏不到的地方，它把兩隻前腳伸向不肯出錢的客人面前，吠了兩三聲，接著便輕輕地敲著那個衣袋，請求拏出錢來。

觀衆之間於是起嘲笑與歡樂的呼喊來了。

『那隻狗真聰明呢，它知道放銅錢的地方的。』

『啊，拏出錢來吧！』

『給它錢吧，給它錢吧！』

『不給它呢！』

『你叔父的遺產將來會回給你的啊，拏出來吧。』

那人藏在最裏面的錢終於拏出來了。



這時候，維太利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眼睛一徑望著那個盆子，他在凡啞林上拉出輕快的調子來，照著節奏，或高或低。不久卡披得意揚揚地咬著一盆子的錢，回到先生的身邊來了。

現在是輪到好心和我登場了。

維太利一手拏著凡啞林，一手拏著拉凡啞林的弓弦，做著手勢說道：『諸位太太，諸位先生，我們接著要表演一本有趣的喜劇了，名稱叫做好心先生的僕人或者叫做二人中最愚蠢的是出乎意料的一個。像我這種人，不肯俯下了頭，先講一套這本戲如何的好，戲子如何的優美的，我只要對各位說的，只是要請各位眼睛睜得大一點，耳朵張得開一點，預備著各位的手來拍掌好了。』





他所說的「有趣的喜劇」實際是一本動手勿開口的手勢戲。原來也不得不是是一本手勢戲的，因為戲中的兩個主角，好心和卡披不會說話的，第三個主角的我，也是兩句話都不會講的。

但是維太利爲要使人格外容易了解這本戲劇起見，便跟著戲劇的進行說了幾句話，預告那戲劇的場面，並說明那戲情。

彈著一個低調子的軍歌，維太利叫好心先生登場了，這是一個英國將軍，在印度戰爭中得著那地位和財產的。好心先生直至如今，只有一個僕役，就是卡披，但是他此後要用一個人來服侍他了。他的財產已够使這樣奢侈的了：因為畜生做人類的奴隸已經好久，現在要倒轉來了。等待僕人到來時，好心將軍縱橫地躡著方



步，嘴裏吸著一枝雪茄，將烟噴到看客的鼻子上！

將軍有點不耐煩了，轉動著大眼睛，正像人要發怒時的神氣，他咬著嘴唇，在地上頓著腳。

等到他的腳頓到第三計時，我便要由卡披帶領著登場了。

如果我忘記我的職務時，那頭狗會教我的，安心好了。

到時候了，卡披將腳伸給我，領我到將軍身旁。

將軍看見我，便伸起兩隻手臂來，一股失望的神氣。怎麼！這是給他的僕人嗎？接著他走過來仔細望著我面孔，一邊聳著肩胛，一邊在我四周走來走去地看。

他這副樣子是那麼滑稽，看客們於是都大笑起來了。大家都



懂得他是把我當作一個十足道地的呆子看的；看客們實在把我也當作真是個呆子。

這齣戲的組織原來就是在各方面表現出這種愚魯來。每個場面裏，我總做出一個新鮮的笑話來，至於好心呢，恰恰相反，愈益顯出它的才智和巧妙來了。

大將考察了我好久之後，有點可憐我了，便叫我吃早飯。

維太利道：『大將軍以爲這孩子吃過飯後，便會伶俐一點的。我們來看吧。』

我坐在一張小桌子面前，桌子上一切刀叉都放好了，有一塊布巾放在盆子上。



這塊布巾有什麼用呢？卡披指點我叫我應用這塊布巾。我想了好一回，我把布巾來揩鼻涕。

看見了這個，大將軍便捧腹大笑，卡披因為看見我的愚魯四腳朝天倒在地上了。

我知道我弄錯了，我對布巾又看了一回，想這塊布巾究竟如何用法的。

到底我懂了似的，我將布巾捲好了，圈在頭頸裏當作領頭用，大將軍又大笑起來，卡披又滾倒在地上了。

這樣幾回之後，弄得將軍發怒了，便把我從椅子上拉出去，自己坐到那位子上，吃起那原來供給我吃的早飯了。



啊！大將軍是懂得怎樣用布巾的。他很伶俐地將布巾的一角穿在制服的鈕孔裏，然後將布巾鋪在他膝上。他扯碎那麪包，喝他的酒時是多麼的神氣十足啊！

但是他一切漂亮的動作中最動人的舉動，便是早飯吃好之後，他要一根牙籤，拏到牙籤後立刻去剔牙齒。

拍手喝彩的聲音從四面八方都起來了。那齣戲就在這樣成功中完結了。

那隻獼猴是多麼聰明！那個僕人是多麼愚笨！  
回到旅館裏時，維太利獎勵我一番。

我是已經當得起這種獎讚的一個很好的戲子了。



## 七 讀書

維太利的一班戲子，當然是有本領的俳優咯，我說的是指狗是指獼猴，可是牠們的本領是沒有變化的。

表演了三四次時，牠們所有的本領人家就都曉得了，但是牠們除了反覆表演外，沒有方法可想的了啊。

所以在一個城市裏不能逗留得過久，那是必然的結果。

我們到了庚山爾，三天之後，所以不得不再走路的了。

我們到那兒去呢？

我膽大地詢問先生這個問題。



維太利望著我看，回答道：『你認識地方的？』

『不認識。』

『那末你爲什麼要問到那兒去呢？』

『可是要曉得啊。』

『曉得什麼呢？』

我狠狠了，一句話也答不出，眼望著路；那條白茫茫的路在我們面前延長過去，延長到一個山谷裏去。

維太利繼續說道：『如果我對你說，我們到窪利拉去，到了那邊，然後再往波獨，從波獨再到比萊奈，這樣告訴你，你懂得了什麼呢？』



『但是你，你那末認識這種地方的！』

『我是從來沒有到過這種地方。』

『那末你怎麼知道我們要去的地方呢？』

維太利望著我，望得更久了，彷彿要在我身上尋出什麼東西來似的。

他說道：『你是不認識字的，是不是？』

『不識的。』

『你知道什麼叫書嗎？』

『知道的，人家去做彌撒，背不出經來時，是帶著書去念經的；書，我是看見過的，看見過好看的書，裏面有圖畫，外面包著皮的。』





『不錯，那末你懂得經是可以放在一本書裏的了。』

『是的。』

『別的東西也可以放在書裏的呢。你背誦的經，就是背誦著字啊。這種字是你媽媽念給你耳朵聽的，從你耳朵裏聽來的字積聚在你的頭腦裏，等到你要念經時，那種字就到你的舌頭上來了。那種拿著書來念經的人，因為記不得經裏的字，所以拿書來念的。寫在書中的經，他們用眼睛來念，這就是讀書啊。』

『我看見過讀書的，』我說話的口氣很神氣，神氣是我非呆子，我懂得人家所對我說的一切。

『經可以寫在書裏，別的一切也就可以寫在書裏的啊。停一



下我們休息時，我可以給你本書看看，在那本書裏，可以找到我們所經過的地方的名字及其歷史。住在這種地方的人或者走過這種地方的人，把他們的見聞都寫在書裏的，寫得那麼好，所以我只要一翻開那本書來讀一下，就明白這種地方的了，明白到像煞我親眼看見一般，關於地方的歷史也彷彿親自聽人來對我講述似的。」

我是真像個野蠻人似地長大來的，一點沒有文化生活的觀念。他這幾句話對於我是一種啓示哪，最初我還糊裏糊塗，後來才漸漸明白起來。

我確然被送到學校裏去過的，但是只有一個月工夫。在這



一個月裏，人家既沒有一本書給我拿到手裏，也不和我講什麼念書，也不和我講什麼書法，任何功課都沒有給我一點。

不要看了現在學校裏的情形，就以爲我所說的是沒有的一回事。要曉得我所說到的時候，法國有許多的縣份沒有學校的呢。就是設有學校的縣份，那種辦理學務的先生們，或者因爲不學術，或者因爲另有他事，對於交給他們的孩子，簡直不教一點東西的啊。

我們村裏，學校中的先生就是如此。他懂一點嗎？或許懂一點的，我不願說他完全沒有學問。但在我在他那裏時，他真是沒有教我們一點兒功課，既不教我的同學，也不教我；他有別的事情要做，他



的真正職業是木靴匠。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做木靴。自早至暮，只見在他四周飛舞著櫟木和胡桃木的木花木屑。除了講到我們的父母，或者講到天冷，或者講到落雨之外，他從不和我們講話的。從沒有教過書，也沒有教過算法，一個字都沒有教過。因此，他叫他女兒代替了他，給我們來上課。但這位小姐的真正職業是縫紉，所以和她父親簡直一個樣子。父親拿著鏟子或鏤子工作時，而女兒也在縫紉哪。

人是要生活的啊，我們十二個學生，每人每月只付半個法郎，每月六個法郎養不活二個人的哪。因此由木靴和縫紉來補足那學校所不能供給的費用。



所以我在學校裏一點也沒有學到，連一個字母也沒有學。

我思想著走了好一回之後，我問維太利道：『那末讀書是艱難的嗎？』

『頭腦呆笨的人，讀起書來是難的。但是意志不堅的人，讀起書來更加難。你的頭腦笨不笨呢？』

『我不曉得，但是如果你教我念書的話，我覺得我的意志不會不堅的。』

『很好，我們再看吧；我們面前還有時候哪。』

我們還有時候！爲什麼不立刻就教我？我不曉得讀書是怎樣艱難，我想立刻就翻開本書來，知道書裏的東西呢。



下一天，我們趕路時，我看見先生俯身下去，拾起一塊木板，木板的一半盡是污泥哪。

他向我說：『看啦，這就是你要讀的一本書哪。』

這塊木板，是一本書！我望著他看，是不是嘲笑我。我看見他面孔嚴肅，我於是仔細對著那塊木板看了。

在這塊木板上如何讀法呢？讀的什麼呢？

維太利笑道：『你的腦子在思想了吧。』

『你是要取笑我吧？』

『孩兒，沒有這樣的事的；嘲笑對於品性壞的人或許是好的。因為可以改過那壞品性來。但是如果用嘲笑來對付一物不知的



人，那是用嘲笑的人的愚魯了。等到走到那邊一叢樹下，我們去休息時，你可以看見我將用著這塊木頭來如何教你讀書了。』

我們一下子就走到那叢樹下了。把我們的袋子放在地上後，我們就在新綠的草地上坐了下來。在草中，這兒那兒已有雛菊顯出來了。解去束縛了的好心，便跳上一株樹去，將那樹枝一枝枝搖動過來，彷彿要搖下核桃來似的。至於那幾頭狗呢，卻很安靜，尤其因為比較疲乏了的緣故，在我們四周就盤著身子臥在地上了。

維太利於是從袋子裏拿出一把小刀來，將那木板劈成極薄的一塊。把這薄板的兩面都削得光光的，然後再把薄板劈成小方塊。他一共劈成十二塊一樣大小的木塊了。



我的眼睛釘著他看，但是老實說我的心雖則緊張著，但我全不懂得他如何用這種小木塊來做一本書，因為我無論怎樣愚魯，終究我還曉得一本書是用若干的紙張釘在一起，那紙上是塗著一行行黑字的。現在紙張在那兒呢？黑字在那裏呢？

他向我說道：『我明天用那刀子的尖端在每塊木頭上刻一個字母。你去認識那字母的形態，等到你認識到不會弄錯時，一眼看見就認識時，你把字母一個一個拼湊起來拼成了字，等到我對你說的字拼得出來時，你就會念書了。』

不久之後，我的衣袋裏便滿裝了小木塊，我就開始識字母了。但是至於念書，那還是另一件事哪，事情不會進行得這麼快的，有





時我甚至懊悔我要識字念書了。

然而我應該聲明，這個懊悔並不是懶惰所致，實是出於自尊心哪。

維太利教我識字母時，他以為同時也可以教卡披識字的。狗的頭腦裏既能記得鐘表的鐘點數字，如何不會識字呢？

我們於是一起識字；我做了卡披的同窗，或者說卡披做了我的同窗，也好。

卡披既不會說話，當然不會念出牠所看見的字母來的，但是我們的木塊排列在草上時，我們先生說出一個字來，牠就會用腳去抓出那個字來的。



最初，我進步得比卡披快，但是如果說是我的聰明比較敏捷，卡披的記憶力卻格外堅強。牠學得一件事，這件事在牠就永遠知曉，就永不會忘記了。又因為牠專心致志的，所以牠沒有什麼遲疑，也沒有弄錯的。

於是，當我識錯字母時，我們的先生便要說：

『卡披比蘭米先認識呢。』

那隻狗一定是懂得先生的說話的，牠得意地搖動著豎起的尾巴。

維太利又說道：『比畜生還要愚魯，在戲劇裏是好的，但是實際上，果真如此，那是丟臉的呢。』



用這樣說話來激勵我，我自然盡力用功起來了，至於那隻可憐的狗呢，卻仍舊只會寫牠自己的名字罷了，只會從字母中拿出四個來拼成牠的名字罷了。我終於會念一本書了。

維太利對我說道，『現在你會識字念書了，你要不要學音樂呢？』

『學會了音樂時，我就會像你那麼唱歌的嗎？』

『你是要像我那麼唱歌嗎？』

『啊！不是像你，我曉得要像你那麼是做不到的，只是我能唱歌嗎？』

『你聽我歌唱時是快活的嗎？』



『聽你唱歌是最最快活的事哪。鶯兒固然唱得好，但是我覺得你唱得更加好呢：況且二者全然不同的，你唱歌時，你可以隨心所欲要我怎樣就可怎樣的，我想哭出來了或者我想笑出來了，還有一件事對你說了，你或許要更加覺得我愚蠢呢：那就是你唱著溫柔的或悽楚的調子時，便引我回到白勃林媽媽身邊去了，我所思想的便是她；在我們屋子裏所看見的，也就是她；雖則我不懂得你所唱的詞句，因為那是意大利話哪。』

我對他講話時，是望著他看的，我彷彿看見他眼睛裏濕起來了；我就不說了，問他是不是我說這樣的話害得他痛苦起來的。

他用著感動的口聲向我說道：『小孩子，不是的，你沒有使我



痛苦，恰恰相反，你使我想起了青年時代，想起了我的榮華時代，你安心好了，我會教你唱歌，你既然有心於歌唱，你也將會使人流淚，使人讚賞的，你將來看好了……』

他突然不說下去了，我想他對於這件事，他不願再多說了。但是什麼理由不叫他說下去了，那是我還猜不透。只是一直到好久以後，我在一個恐怖困苦的境地裏時，才曉得那理由，這是等到我這部書裏講到那種困苦境地時，我會說出來的。

從下一天起，先生就像教我識字一樣教我音樂了，就是說他削光幾塊小木片，用那刀尖刻起來了。

但是這次他的工作卻更加費力，因為樂譜所必要的符號的



結合，比了字母的拼湊複雜得多了。

爲是使我的袋子輕鬆一點，他就利用了木片的兩面，兩面刻上了五線譜之後，一面刻上高音部的記號，另一面刻上低音部的記號。

接著，一切都預備好了，就開始上課了。那音樂並不比識字容易呢。

和狗兒們那麼心平氣和的維太利對我卻幾次忍耐不下了。他叫道：

『教畜生時，曉得那是畜生的，所以忍耐得下，但是教你，你真要我的命了。』



他於是像做戲一般將手伸向上，接著讓兩隻手落下來，在腿  
上打得拍地一聲響亮。

好心覺得有趣的事情，原來總要模做的，先生這種手勢，牠也就抄襲了。因為牠幾乎次次看我上課的，所以逢到我躊躇遲疑的時候，老是看見牠將兩臂伸起，接著手臂落下來在腿上拍地一聲打得很響亮，我看著真氣憤呢。

維太利叫道：『好心也在取笑你呢。』

如果我膽敢的話，我便要說牠取笑學生，同樣也在取笑先生啊，但是爲了敬重先生，並且還有點莫明的恐懼，使我幸而終於沒有說出這樣的話來。當好心做著鬼臉將手拍腿時，我心上輕輕地



那樣說說也就滿足了，心上這樣說了，使我的痛苦也減去不少。終於音樂的初步爲我跨過了。維太利寫在紙上的一個調子，我也能讀得出了，我很滿足。

這一天，維太利不將手拍腿了，他在我臉上親愛地打了兩下，說是假使我這樣繼續下去，我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大唱歌家的。

當然的，學業不是一天之內就可有成就的，經過好多星期，經過好多月，我的袋子裏老是放滿著小木塊。

況且我的功課，並不是像在學校裏隨班上課的小孩一般有規則，只是在先生的空時候，他才教我書啊。

每天我們要趕完一段路程的，路程是照兩個城市相隔距離





的遠近而定的，或者長一點，或者短一點。不論何處，達到可以有點收入的機會來了，我們就要表演。我們還要叫狗兒們，好心先生複習所擔任的角色。我們自己還要燒早飯或中飯。這一切事情完了之後，才可以說得到讀書和音樂，常常是休息的時候，在一株樹根上，或者在一堆石子上，坐了下來，一片草地或者一條道路便當作檯子，將那木塊排列起來。

這樣的教育，和許多小孩子們所受的教育全然不同呢。他們只要用功好了，然而他們還怨人家給他們的功課沒有時間去說啊。

但是學習功課時，還有一件事，比了時間還要重要的，也要說



一說的，那就是專心致志啊。我們上功課時，將功課放入我們腦子裏的，並不是我們所費的時光，而是學習功課的意志哪。

幸而我的意志能夠很堅固，不常爲環繞我們四週的事物所分心。假使要我像或種的學生，在一間房裏，兩隻手將兩個耳朵塞住了，兩隻眼釘住在一本書上，才能用功時，我將學得什麼啊？沒有一點吧，因爲沒有房間來關住我們呢，沿著大路走著，我不得不老是望著腳尖看，只怕仆跌在地上啊。

終於我學得了點東西了，同時我也學會走長路了。走長路的功效，在我，實不下於維太利所教的功課：因爲當我和白勃林媽媽一起時，我是很柔弱的一個孩子，那樣子從人家說我的話裏就可



明白的。白勃林說的是：『城市裏的小孩。』維太利所說的是：『腿和手臂太瘦弱了。』在先生身旁時，經營著露天的生活，耐著苦，我的兩腿、我的手臂都堅強起來了，我的肺部也發達了，我的皮膚結實了，我能一點不覺痛苦地耐著冷、耐著熱、耐著雨、耐著太陽、耐著苦、耐著餓、耐著疲乏的了。

靠了這種修業，在我年輕之時，對於那不止一次的堅強兇很的打擊，我居然都能抵抗得住，那真是非常的幸福那。



## 八 法律之前

數月以來，這個小班子裏的藝員，從這個城市到另一城市，把法國南方好幾個地方走過了。

過分小的村莊，他們是不去的；但是如果看見一堆房屋，樣子並不十分窮苦的話，維太利便說：『這是很不差的一個大村莊哪，我們到那兒去吧。』

沒有到那村裏去之前，蘭米把狗兒們化粧起來，又很艱難地叫好心預備去做戲。全班的藝員都預備好了，維太利便吹著笛子；一班人神氣十足地走往村莊裏去。如果看客很多的話，便在那兒



留一天，表演一番。

到城市裏便要停留二三天，因為城市裏看客多。早上蘭米可以自由行動，要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去好了。他帶著卡披在路上到處走轉來。

維太利向蘭米說道：『你很年輕，像你這點年紀的孩子，好多是在學校裏呢，你卻周遊著法國各地。你要睜開著眼睛，看看你四周的一切。如果你有為難之處，如果你有什麼問題，你不要害怕，來問我好了。現在，我不過是一班狗的導演，是一個可憐的老傢伙；但是，我年輕時，我在世上所做的腳色還要重要得多呢。如果你用功，你或許也可以達到一個很高的地位。孩子啊，你且聽我的教訓吧，



幾年之後；你要感慨地想到那個逼你離開白勃林媽媽的老音樂師的呢。』

先生是什麼人呢？爲什麼現在他這樣窮？所謂重要的腳色，是什麼一種腳色呢？這種問題現在正刺戟著蘭米的好奇心，叫小孩子敏捷的頭腦去想像哪。

維太利的班子如今到獨爾獨月的山谷中了。這是一塊富裕的地方，這個小戲班表演了好多次。

一天，那條道路從一個森林裏穿出時，蘭米看見面前一片奇麗的景色，是一個巨大的城市，還有一條大河，河上盡是船隻。

維太利道：『這是波獨，你所看見的一條大河是叫加陸納。』



蘭米一時爲之驚呆了。他向面前望著遠處，眼睛注視著這片使他又驚又喜的景色。

波獨是個大城市，這個小戲班每天要表演三四次，因爲看客常常是極多的。戲班在這城裏滯留三星期，弄到了許多的錢。

從波獨，維太利走向伯烏去。沒有到伯烏之前，他們在波獨附近穿過了一片曠地叫做郎特。

伯烏是極近比萊奈的，蘭米非常愛好這個可愛的城市，因爲那兒的氣候溫和。

他們在伯烏過了一個冬天，他們白天在路上或公園裏過去的。在這個小戲班的四周，每天老是圍著一羣孩子，永遠看不厭似



的。英國小孩子很多，都是漂亮的男孩子們，美麗而溫和可愛的女孩子們。個個小孩對於蘭米、狗、獼猴都很歡喜，給蘭米、卡披等很多的錢，並且還把平果、梨子以及其他好吃的東西給蘭米、好心等吃，後來天氣暖熱了，小孩子們都要離開法國回到英國去了。他們好幾次來和好心、卡披握手告別。

不久，伯烏的公園裏已沒有小孩子了。不得不再趕路程，去另找看客了。

他們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城市。他們老是看見遠處比萊奈青色的聯山。終於一個晚上，這個戲班走到一條河邊的一個大城市裏了。這個城市是在一片肥沃的田野的中央。





維太利道：「我們現在到了都魯市了，我們在這兒或許要滯留一個月工夫。」

第二天，維太利和蘭米去找一好地方，以備表演。都魯市裏舊公園是很多的。便在這樣一個公園裏，他們在壯麗的樹木之下選擇了一角草地。同日，他們班子到那兒去表演，看客很多。

但是看守公園這一部分的警察，是不歡喜狗的，他想叫那班子離開那兒。這個路上賣唱的老傢伙維太利卻不答應，雖則他知道這樣反抗警察是不對的。

當維太利發笑的時候，發怒的警察就轉身走了。

但是第二天，警察又來了，闖進表演的草地上來，嚴厲地向維



太利道：

『狗兒們要套嘴套的。』

『我的狗兒們要套嘴套！』

『正是，立刻就让你的幾隻狗去套上嘴套！』

維太利向警察說話時，那班戲子還是繼續做著那齣好心先生的僕人。留神聽著的看客們看見警察來干涉便嘖有煩言了。『讓他們做完這齣戲再講！』『不要把狗兒們套上嘴套！』

好心向警察做起鬼臉來，看客們於是都笑起警察和好心來了。

警察拿起棍子恐嚇維太利喊道：



『如果不把狗來套上嘴套，我就要拘捕你了！』

維太利卻說：『再會吧，先生，再會吧。』

第二天，維太利向蘭米道：

『這個可惡的警察，在我們表演時，要叫他來幫幫我們的忙了呢。他自己還沒有知道，我卻已爲他預備了個戲劇，要他來擔任做個丑角的。這樣我們的戲劇倒也有點變化了。現在你且帶了好心到公園裏去，你用豎琴彈幾個調子，等著看客來，等待銅錢來。隨後，我會帶著狗兒們來的。那齣喜劇於是要開場了。』

蘭米同好心到公園裏去，開始表演了。上一天的看客們都在那兒，他們要看看那個警察究竟如何來了結。他們看見只有蘭米



和好心來時，便都問起那個意大利人今天來不來。

『他就要來的。』

蘭米繼續彈著豎琴。

但是走來的不是先生，卻是那個警察哪。好心一看見警察，便學起警察威嚴的樣子來，令人發笑地在蘭米旁邊像煞有了事地走來走去，看客們於是都歡笑起來。

警察弄得手足無措了。他怒視著孩子；但是他的怒目而視反而愈加引起看客的好笑了。

好心全不曉得形勢已嚴重了，牠還是摸摸警察的神情來開玩笑。蘭米有點害怕，他呼喚著好心，但是好心不聽，不肯走近去，





蘭米去追牠時，牠反而向一面奔逃過去了。

警察非常發怒，以為那孩子挑撥著好心的；他便奔到蘭米身邊，將蘭米來毆打了。孩子跌倒在草地上。

蘭米睜開眼睛，立起來的時候，他看見維太利站在警察的面前，說：

『不要打這孩子，打孩子是件極可惡的行爲哪。』

維太利在忿怒之間，神氣很莊嚴。警察望著維太利看著，忽然他一把將這老人家的肩膀抓著了，亂暴地推向前去。

維太利幾乎跌翻；但是他反抗了，伸起臂膊來。用力打著警察的手臂。



警察叫道：『我拘捕你，和我一起去吧！』

『爲什麼你打這孩子？』

『不用說話，和我一起去就是了！』

維太利不回答什麼話，他只回頭向蘭米道：

『你且回到旅館裏去，和狗兒們去住在那兒。』

那三匹狗想和主人一起去，蘭米叫住了，叫牠們和他在一起時，牠們就立刻回來了。

蘭米回到旅館中，很是憂傷，非常擔心。他看維太利已不是先生，卻像真是父親了。他對維太利已有了一種忠誠的愛情了。

蘭米煩惱地等了兩天。終於他接到維太利的一封信了。信中



叫蘭米出庭去聽宣判。

翌日九時，那小孩子就出庭去了。他在法庭上等待時，來了許多傍聽人。終於維太利進來了，坐在法官的前面。維太利向法庭四周一看；他找尋著蘭米。小孩決定離開自己的坐位，走近先生身邊去。

維太利看見他了，在那憂傷的臉上顯出一點笑容。蘭米的眼睛裏卻含著眼淚。

法官向維太利道：『你打了警察，你有什麼話來辯護呢？』

『是的，我打了警察了。因為他打這個孩子，雖則這孩子不是我的兒子，但是我看他像兒子一般的。我眼中看不過，我自然而然





伸出手來打了。」

『我們現在且來聽警察的說話。』

警察把他一切事情都講了一遍。

那個法官用著威嚴的口聲說維太利處罰監禁兩月，罰金一

百法郎。

兩個月的監禁！

蘭米哭起來了，但是不給維太利看見他哭。維太利被二個警察監著走出法庭去了。

兩個月的分離！

到什麼地方去呢？



## 九 船中

蘭米回到旅店裏去，很是憂傷，紅著眼睛。他看見旅店老板站在門口，留神地望著他。老板不讓他走進門去，問道：

「喂，你的先生呢？」

「他被監禁處罰了。」

「監禁多少天？」

「兩個月。」

「處罰多少錢？」

「一百個法郎。」

船 中



『兩個月，一百個法郎。』老板反覆說：『喂，小孩子，你先生在監牢裏時，你將做的什麼呢？——』

『先生，我想等著他。——』

『啊！那末你有錢嗎？——』

『沒有，先生，我沒有錢。』

『那末，小孩子，你不得不離開這兒了。』

『離開這兒嗎？到那兒去呢？』

『這不關我的事。我不是你的父親；我也不是你的先生。你先生欠我的錢已經太多了。我已沒有飯食來供給你的班子的了。帶了狗兒們，帶了獼猴去罷。你先生的袋子留著放在此地。你且帶了



你的班子到都魯市四周的鄉村裏去幹點工作，兩個月後再回到此地來。」

「如果先生有信寄來呢？」

「你回來時，我給你好了。」

「但是我不能寫回信給先生了，如何好呢？」

「啊，我不要和你多說話了。我叫你走出此地。好吧，去找你的

狗兒們來，立刻就走吧。我限你五分鐘內出去。」

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可憐的蘭米走進旅店裏去，拿了袋子和豎琴，帶了狗兒們和好心上路去了。小孩走得極快，因為那三頭狗還沒有套嘴套呢。他對警察真非常害怕哪。現在是要由蘭米來



負責的了，因為他是班子的領班了啊。

走的時候，狗兒們都仰起頭來看著蘭米，從眼光裏說出牠們的饑餓了。

躲在蘭米肩頭袋上的好心，拉著蘭米的耳朵，強要蘭米旋轉頭去。獼猴用力打著肚子，那意思正是和狗的眼光一樣咯。

蘭米自己也餓了，他也沒有吃過早飯，但是他袋子裏只剩得十一個銅板了。

這個小戲班走了兩點鐘。那時蘭米以為遠離都魯市了，遠離警察的了，他去買了八個銅板的麵包。蘭米和狗兒們於是坐在路邊的一株樹下，好滋味地吃起那麵包來了。



但是明天怎麼辦呢？蘭米袋子裏只剩三個銅板了，如果要吃飯呢，那末非表演一次不可的了。蘭米憂傷的眼睛望著他的一班藝員，當繼續趕路之前，他向同伴說幾句話道：『是的，我友卡披，是的，我友杜兒絲，齊爾皮以及好心，是的，我的朋友們，我有點不幸的消息要告訴你們聽；我們的先生是被拘禁二個月了。』

『旺』卡披叫了起來。

『這是對於先生很悲傷的，我們也很悲傷哪，因為先生不在，我們將陷入於悲慘的境地了。我們沒有銀錢哪。』

卡披是聽得懂什麼叫銀錢的，牠聽到這句話，趕快就站了起來，拿了蘭米的帽子，威嚴地在孩子四周走起來。但是這次沒有錢



投擲到帽子裏來啊。

狗兒們非常注意地聽著蘭米的。小孩子後來也不十分憂傷了。暫時休息一下之後，他們這個班子重行趕路了。

過了一小時，孩子看見遠地裏一個小村莊。他把戲子們打扮起來，他們走進村裏去，走時的次序盡量排列得好。蘭米選了一塊很好的地方做戲場，他立刻彈起那豎琴來了。齊兒皮和杜兒絲跳著，那音樂是快樂的，但是沒有一人來觀看。這是很可悲傷的，小孩子於是開始唱歌起來，但是還不能引起大眾的好奇。

過了幾分鐘，他看見有個人走近來了。

那人叫道：『啊！小壞蛋，你在這兒幹什麼？』



蘭米那麼的吃驚，他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那人又道：『喂，你有什麼話來回答啊？』

『先生，你看見的，我是要做齣戲啊。』

『你有做戲的許可證嗎？』

『沒有，先生。』

『那末就離開這村莊吧，如果不要進監獄的話。』

蘭米不用叫那人再說什麼話，五分鐘內，他這個小戲班走出了村莊，繼續趕路了。

這天晚上，一點東西也沒有喫。蘭米和伙伴們是在一個森林裏過了一夜。那夜間，天氣很暖，蘭米睡得很好，近身睡著卡披。





下一天早上，蘭米睜開眼睛來時，看見卡披在他前面，用著良善的眼睛望著他。他們早上梳洗一番之後繼續趕路了。不久，小孩子看見遠地裏有個教堂，二十分鐘之後，他們走到一個村莊裏了。在這村中，蘭米立刻買了一點麵包。因為是只有三個銅板，所以麵包只買得一小塊，早飯很迅速地就喫完了。

現在在不得不去做一番戲的了，因為小孩子已沒有錢啦，但是蘭米不願在這樣早上就去表演。於是他在路上走著，要找一塊最適宜於做戲的地方。

但是可憐的蘭米老是不幸，他正在找尋好場子時，好心，卡披和杜兒絲一齊跟在後面走著，但是齊兒皮，那壞東西，卻向一家人



家竄進去了，回出來時啣了塊肉出來。

那家中的一個老婆婆追著齊兒皮出來，嘴裏叫喊著。

因為蘭米怕懼警察，也迅速地奔逃起來了。狗兒們像小主人一般逃。好心躲在小主人的肩頭很是吃苦了。

終於他們遠離那個村莊了。蘭米向身後一望，齊兒皮不見了。到那裏去了呢？

蘭米呼喚著卡披，說道：『去尋齊兒皮來。』

蘭米就在一條運河旁邊的草地上，坐了下來。他正需要休息一下。綠色的樹木，平穩的河水，從疲乏的蘭米眼睛看去正是非常可愛呢。



一小時過去了，卡披回來，俯下著頭，卻沒有齊兒皮！卡披找不到牠哪。

蘭米很曉得齊兒皮的；他知道牠回來要懊悔的，但是只好等待牠。蘭米橫臥在一株樹下；終於他睡着了。

——當他醒來時，時光已過了好幾小時，他餓得很。那兩頭狗和好心的臉孔上都顯出非常饑餓了。

蘭米呼喚著齊兒皮，但是那狗不來。怎麼辦呢？那班子是處於悲慘的境遇裏了，都爲了齊兒皮的緣故，但是蘭米不願拋棄那頭狗的。如果蘭米不把三匹狗領回給維太利，維太利將怎樣說啊。况且蘭米又愛好這匹壞狗齊兒皮的。



蘭米於是決定等待到晚上。但是像這樣事情不做，聽著狗兒們嗷嗷待哺，是很難堪的哪。

蘭米便取了他的豎琴，彈起一個快樂的調子來。幾分鐘的躊躇之後，二頭狗就跳舞起來了，不久，蘭米和他的藝員，便都只想著那音樂了。

當蘭米彈完第一個音樂時，他聽見一個小孩子的喝彩道：『好哪！』這喝彩的聲音從他身後來的。他連忙旋轉身去。

他看見運河裏有一艘船。這艘船不是普通的船隻，是像一座小房子有房艙，有門窗，還有一個涼棚。

棚下有兩個人，一位是年紀還輕的太太，面色高貴而有點憂





傷，另一個是八九歲的小孩子橫臥在一張榻上。

喝彩的就是那個小孩子。

蘭米脫去帽子，向那喝彩的小孩道謝。

那位太太一副說英國話的調子問蘭米道：

『你彈奏音樂只是爲著玩的嗎？』

『我是叫我的藝員練習練習的；其次，我也愛好音樂。』

孩子點點頭，太太聽著他說話。接著太太仰起頭來問蘭米道：

『你能再彈奏一回嗎？』

『好啊，太太；但是你要看跳舞呢還是看戲劇？』

小孩子喊道，『啊，做齣戲劇！』



但太太說她寧喜歡跳舞的。

蘭米取了豎琴，彈奏一個跳舞的調子。狗兒們和好心便跳舞起來了。牠們或許知道表演之後有頓好飯菜來吃的。

表演完了時，使蘭米吃了一驚，原來齊兒皮從一顆大樹後面竄了出來，和牠的同伴住在一起了。

當蘭米表演之時，他望著那船上的孩子。這孩子常常是橫在那兒，只是旋轉他的頭，拍著掌，沒有別的動作了。

他是半身不遂了嗎？或者還是被縛在床上的嗎？那張臉兒非常蒼白，那神情溫柔而憂傷。

那位太太問道：『你們做一回戲要多少錢呢？』



蘭米答道：『太太，那是隨你的便好了。』

孩子便道：『媽媽，那末應該給他許多錢的。』

接著孩子用英語來向他母親說了幾句話。

太太道：『亞述很想在身邊看看你的一班藝員。』

蘭米向卡披做一個手勢，卡披就跳到船上去了。

亞述叫道：『還有其餘幾個呢？』

齊兒皮和杜兒絲也跳上船去了。

『那隻獼猴呢？那獼猴是隻壞畜生嗎？』

『不壞的，太太，但是我不敢擔保牠。』

『好吧，你帶著牠一起上船來吧。』





那隻船靠近蘭米，孩子肩著豎琴，手中抱著好心，走進船裏去了。

亞述喊道：『那狒狒哪！那狒狒哪！』

蘭米走近小孩子身邊，那個小病人很歡喜地撫摸著好心。

太太問蘭米道：『孩子，你不是有個父親的嗎？』

『沒有的，我有一個先生，但是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啊。』

『什麼時候，你再去看看你的先生呢？』

『二個月後。』

『二個月啊？可憐的小孩子！像你這點年紀，這真是很可憐的

哪！』



『是的，太太，但是不得不如此的啊。』

『是不是你的先生在二個月之後，一定要你給他若干錢的嗎？』

『不是的，太太，他並不要我怎樣。如果我能養活這一班戲子，他就對我滿足了。』

『那末到今朝，你能找到什麼東西來吃吃嗎？』

太太很同情地說話，那口聲是這樣溫柔，那眼光是這樣良善，使蘭米決定把全部歷史都講給她聽了。

他於是對她說先生是被關在監牢裏，自從和先生分別的一天起，他的一班戲子吃得極少。



亞述便叫道：『那末，你們大家都餓了！』

那班戲子對於這句說話是很懂得的，狗兒們和好心想都叫喚起來了。

亞述道：『啊，媽媽！』

太太用英語向一個女人說了幾句話；立刻這個女人拿了一小桌的飯菜來給這一班戲子了。

蘭米放下了豎琴，趕快在桌子邊坐了下來，好心和狗兒們坐在他的四周。

亞述不說一句話，他只望著他們吃，驚奇著他們的好胃口。他問道：『你們明天到那裏去吃呢？』



『明天或許也像今天一樣的好運氣，有許多好看客的。』

亞述回頭向著母親，用英語講話。顯然是孩子向母親要求什麼事，母親卻不願意。

不久，孩子回頭問蘭米道：『你肯和我們住在一起嗎？』

蘭米對於這個問題驚奇到回答也答不出了。

那位太太便溫和地說道：『吾的兒子問你肯不肯和我們留在一起。』

『在這船上嗎？』

『是啊，在這船上。我的兒子生著病，像你所看見的，他不得不橫在床上。你肯不肯和我們住在一起，叫你的戲子表演給我們看』



呢？你彈奏著豎琴時，亞述真喜歡啊。小孩子，如果你肯爲我服務，你就不必每天去找看客的了。」

小孩子取了太太的手來，親了個嘴。

太太道：「可憐的孩子！」

接著她做了個手勢，船頭前繫著的馬，就奔跑起來了，那隻船緩緩地就在平靜的河面前去。

亞述問道：「你能奏演一回嗎？」

蘭米取了樂器，呼喚著狗兒們和好心；接著，他就奏演起來了。



## 十 別友

蘭米的新朋友，米里廣太太和她的小孩子亞述，是英國人。太太的一個大兒子長成到六個月時，忽然在一個神秘的境地裏失蹤了。那時，孩子的父親剛剛過世，米里廣太太自己也是病得非常兇險。太太的叔叔找尋孩子一回卻毫無結果。但是找不到那孩子，對於叔叔卻是有利的，因為他能承襲哥哥的財產了。不圖米里廣太太有一個遺腹子，六個月後出世了，就是亞述。亞述繼承了父親的財產。但是亞述是個病孩，醫生們都說他不能長大的。如此，那個叔叔只要等小孩子死了。然而直至今，米里廣太太對於亞述看



護得非常周到，因此逃出了許多難關。如今太太和亞述坐著那隻游船白鶴在法國旅行，想叫她兒子睡在床子上忍耐得住一點，并且快活一點。

蘭米住在米里廣太太和亞述身邊很是快樂。他和這病孩子做了要好朋友了。他因為同情的心強，看亞述是自己的弟弟一般的；太太和蘭米講話時，也像對自己兒子說話一樣，口聲溫柔的。

一天一天過去，一星期一星期過去，對於蘭米和他的一班戲子，日子過得真快呢。白鶴到了加爾卡松納，這個是有古代城垣的舊城市，他們留在那兒幾天；接著就下航到培齊爾去。不久，他們到了地中海附近的山德城中。如今蘭米是在計算著日子了，因為他



知道先生快要出獄了。小孩子在思想的時候，他覺得幸福，但也有點憂傷。像這樣子住在船中是多麼好；但是不久他又要和維太利一起去趕路了。最使這孩子傷心的，便是想到離開亞述和米里廣太太後，不會再看見他們的了。

一天，蘭米終於向米里廣太太說，他想回到都魯市去，到牢獄門前去等他的先生。

亞述知道蘭米要離去時，很是不高興，他呼喊道：『我要蘭米留在此地！』

蘭米回答說他極情願和亞述住在一起，但是因為有位先生，他不得不為先生服務的。他向米里廣太太也說起白勃林夫婦，但





是他並沒有說他們不是他的爺娘；他決不肯向米里廣太太和亞述說，自己是個棄兒。

亞述繼續說道：『媽媽，我願蘭米常常留在我們身邊，不要讓他離開我們。』

米里廣太太回答說：『我也很願蘭米留在此地，因為我很愛好他的啊；但是要得到他的先生的允許才行。我很想和他先生講一講，因此我想去請他先生到山德來看我們一回，因為我們無從再回到都魯市去的了；如果他在我邀請他的信裏，看見我寄給他的一筆旅費，我想他會到此地來的。如果他接受我的提議，我也將和蘭米的爺娘去商量一下。』



三天之後，米里廣太太收到維太利的覆信，他已答應來的了。蘭米請求米里廣太太讓他到車站去迎接先生。數日之後，蘭米帶了狗兒們和好心君去等待先生了，先生是乘二點鐘的一班車子，就要到了。

狗兒們不肯安靜；好心君卻我不關也的神氣；但是在蘭米，他很擔心的。維太利或許要對米里廣太太說明他只是個棄兒的吧！啊！棄兒！蘭米對於這二個字真害怕呢！

狗兒們最先聽到火車的近來。牠們離開蘭米，很快活地奔向火車那兒去。蘭米呼喚著牠們，不久，蘭米看見維太利穿著舊日的衣裳從車上下來，狗兒們在維太利身邊跳躍了。卡披是最為敏捷，



立刻就跳到先生的臂懷裏，先生撫慰著牠。

如今蘭米走向先生的身邊去了，維太利將小孩子抱在懷裏，這是第一次，他吻抱小孩，用著溫和的口氣向孩子說：『好啊，可憐的孩子！』

先生的撫慰使蘭米落起眼淚來了。小孩子凝視著先生，覺得先生如今格外瘦了，那張臉是憂傷的，那對眼睛是疲乏的。

先生向蘭米道：『怎麼！孩子，你看我改變了呢？住在監牢裏，不是良好的呢。幫助你的一位太太現在在那兒呢？』

『她在旅館裏。』

走到旅館裏去的路上，蘭米和米里廣太太以及亞述一起留



在船上種種情形，蘭米都講給先生聽。

當他倆走進旅館時，維太利問道：『這位太太等著你的吧，』

『是的，我來領你到她的房裏去。』

『不必，你留在此地等我，和好心狗兒們留在此地。』

維太利登上樓去，走到米里廣太太的房裏。不久，蘭米看見先生回出來了。

維太利向孩子說道：『你去和太太告別吧。我在此地等你，我等你十分鐘。』

蘭米很驚惶地站立起來。接著他回頭向先生問道：『你對她說……』

別友



『我對她說我需要你工作，不能讓你留在此地的。你趕快上去，趕快回來。』

當蘭米走進米里廣太太房中時，他看見亞述正在哭泣，母親在安慰孩子。

亞述呼喚道：『蘭米，你不離開我們的吧？』

米里廣太太代蘭米回答了。她說蘭米不得不離開此地，和他先生一起去工作的。

她憂傷地說道：『我問維太利，讓他留在此地，可是維太利不答應。』

亞述說道：『這是個壞人哪！』



米里廣太太接著說道：『不然的，這不是個壞人。他雖不是蘭米的父親，但他是先生。他愛好小孩子的，我想他對蘭米一定很好的。我的小蘭米，我不願拋棄你的了，我要和你的爺娘商量去，你的爺娘是在夏伐隆。是不是？』

蘭米不回答她。他不願對她說他沒有爺娘的。米里廣太太將小孩抱在懷中，吻著孩子，臉色很是憂傷。接著，蘭米走近亞述身邊。很親愛地吻著亞述。

他一回身就奔向門口，含著眼淚說道：

『亞述，我將常常愛好你的，太太，對你我也……』

亞述叫喊道：『蘭米！蘭米！』

別友



了。

別友

二一〇

但是蘭米不再去聽，他離開了房間，一分鐘後，他在先生身邊

維太利道：『走吧！』

他們倆於是就離去了山德。



## 十一 冬季

維太利的戲班又在大路上了。他們訪問了許多的城市和村鎮。他們在城鎮的公共的場上哭著笑著做戲劇，以博看客的歡心。在蘭米，那變化是太突然了。整天走著路，是很困苦的，晚上，這可憐的小孩是疲乏得很。當他在那種可憐的旅店裏過夜時，他帶著可惜的心情想到那白鶴船上良好的小床了。當他跟維太利後面慢慢地走著時，他好幾次想到亞述和米里廣太太，永不會再看見了。

啊！那種好日子！但是蘭米有了一種安慰了，那就是先生比





離以前，溫和得多了，柔和得多了。先生現在對於蘭米比做先生的身分進一層了，是朋友，是父親了。蘭米現在對於他也格外尊敬了。當他注意地望著蘭米時，蘭米覺得他有許多點和米里廣太太相似的。那末，爲什麼他只做一班猴狗戲的老班呢？

戲班走到一個城市裏時，蘭米最先去看的，便是船埠。他是要找尋那白鶴哪，當他看見遠處一艘船時，他便等待著，已經想像看見他的朋友了。

在里昂，他們滯留了二三個星期。每天，蘭米總有幾小時在洛納河埠，沙納河埠上經過的。但是他終於白找了，他找不到那白鶴。一天那一個小子離開里昂，向提崇去了。蘭米在里昂時曾



經看過法國地圖，很曉得現在已沒有機會再見白鶴和米里廣太太了，因為中央運河在提崇附近一個小城市叫夏農的地方，離開沙納河了。

蘭米很憂傷，使他更不堪的，便是如今寒冷得很。那小班子經過谷得獨兒的幾天裏，日子真是不好過。那可憐的好心是最爲傷慘了。

維太利的意思是早到巴黎一天好一天，想在巴黎過冬的。因爲在這個大城市裏，可以有多多表演的機會。

在夏低容地方，他們在一家小旅店裏過了一夜，翌晨，天氣寒冷至極。



旅店主人對維太利道：『你和班子滯留在此地吧，天快要下雪了。』

維太利道：『我要在下雪之前，趕到德六亞呢。』

『先生，這是不可能的！你在一小時裏走不到德六亞的啊。』

但是維太利帶了班子離開旅店，趕向德六亞的路上去了。維太利把好心藏在他的羊皮下，狗兒們跑在蘭米和維太利的前面。路上沒有一人，田野裏也沒有一人。蘭米向遠處望一下，不見一個市鎮，不見一家人家。

雪緩緩地落起來了，後來落得快了，不久一陣大雪包裹了那班人的四肢；他們很困難地向前走去；他們不見一物。就是要仰起





眼睛來，張開嘴來也是很爲難了。他們沉默地趕路。可憐的狗兒們跟在先生的後面，如今真是很不幸了。

維太利向蘭米道：『如果雪還繼續降下去，我們只好到隨便什麼人家去借一間房間了。如果你看見什麼屋子，請你告訴我。』

稍後，他們走近一個樹林，他們就走進樹林裏去。如今蘭米恐懼起來了：在這種樹林裏，如何可以找得到一個屋子呢？那境地是不許樂觀呢。

雪儘是落下，可憐的小孩子走得很疲乏了。當他幾乎要跌倒，在雪上時，他聽見維太利呼喚他了。蘭米望著看著，在他面前不遠，看見林中有一間小屋子。他們趕快走近那間小屋子去。狗兒們最



先走進屋子去，很歡喜在地上用背來打著滾。

維太利和蘭米在那屋子中向四面一看，他們在一個屋角裏，找到五六塊磚頭，便喜歡極了。

如今，可以生火了！在那磚頭上，他們立刻就預備起一個小柴火來。好心在火面前估據一個最好的位置，將那兩隻小手烘火。

維太利是個細心而有經驗的人，袋子裏總常常放點吃食東西的。如今他把小塊的麵包分給狗兒們，好心和蘭米。

維太利向小孩子說道：『我不認得道路；我也不認識這森林。如今我們就在這兒休息，今夜我們不能再走得遠了。』

蘭米和狗兒們一起睡，好心橫在柴火近邊。維太利身上裹著



羊皮，睡在蘭米近旁。

幾小時後，一種呼聲驚醒了蘭米。這是卡披的聲音啊。小孩子吃驚地睜開了眼睛。維太利也起身，很是憂心，向室中四面觀看。他說：『噯？齊兒皮和杜兒絲在那兒？』

齊兒皮和杜兒絲不見了！

蘭米道：『聽呀！』他聽見遠地裏一種小小的慘呼聲和卡披的呼聲相應答。這是杜兒絲的聲音，聲音是從屋後來的。

孩子正想走出去了；但是這時，沈靜中，一種可怕的呼聲刺戟他的耳鼓了。聽見這聲音，卡披大怕了，奔到先生身邊。

維太利喊道：『這是狼啊！杜兒絲和齊兒皮那兒去了呢？』



是的，那可憐的狗兒們那兒去了？不小心哪，牠們離開屋子了；是不是狼來啣了牠們去的？

維太利道：『趕快去救狗兒們吧！』

維太利和蘭米拿了大火把，離開屋子。他倆在屋子四周找尋，但是他倆總沒有看見那兩匹狗，也沒有看見狼。

先生向卡披道：『去找啊！去找啊！』同時他又呼喚杜兒絲和齊兒皮，但是那兩頭狗一個回音也沒有。他再呼喚，他聽著還是一片靜默。

維太利憂傷的口氣說道：『現在還沒有回音，牠們已不在近處的了。如今，我們回到屋中去吧。如果狼攻擊我們起來，我們沒有





武器來防護呢。』

但是這兒另有一個驚駭等待著維太利呢。就是他們留在火邊的好心不在那兒了。

蘭米呼喚好心；維太利也呼喚好心。但是不見好心出來。他們在四角尋找，他們總找不到好心。屋子四周的雪中也沒有痕跡，什麼也沒有。

蘭米便問先生道：『狼把這可憐的好心也是啣去了嗎？』

先生道：『不會的，我不是這樣想；但是或許這種可怕的呼聲驚醒了牠，牠出走屋子來尋我們的。我很爲牠憂心呢，因爲牠要受寒的啊。一受寒，牠就糟了。』



『那末我們再來尋啊。』

維太利道：『如今只好等到天亮再講了。』

那時間的過去，在小孩子看去，過得真慢呢，他覺得白天不會來了似的，白天終於來了，但是天氣十分嚴寒。

蘭米想道：『即使我們找到好心，或者好心快要死了吧。』

當晨曦照得樹木清清楚楚時，他們倆走出屋子，找尋起來。過了一回，跟先生出去找尋的卡披仰起了頭，歡喜到跳起來；這意思是牠看見空中，樹林上，有什麼東西了。

維太利和蘭米仰起頭來，用著眼力，在樹上四處找尋。終於在高高的樹枝上，他們看見一個灰色的小東西了。



這是好心。先生用著溫和的口氣呼喚牠；但是那畜生一動也不動。難道牠是死了嗎？

蘭米於是爬到樹上去找尋。他靠近好心身邊，用溫柔的口氣向牠講話。好心光亮的眼睛釘著他；看過了一下子，牠從樹枝跳到樹枝，很迅速地下來，跳到先生的肩上去，躲在先生的衣衫下面。

找到好心已很費力，但這還不夠：如今要找尋狗兒們了。

在晨光裏，維太利在雪中讀到那兩匹狗的慘史了；各處都是血跡。那顯然是狼子把齊兒皮和杜兒絲都啣去了啊。

如今維太利趕快回進屋子內，他將好心的小手烘著火，但是可憐的畜生常常是寒冷著。維太利不利小孩子說什麼話。他們倆



住在火邊一動也不動。現在沒有了狗兒，他們將怎麼辦呢？

幾分鐘之後，維太利仰起頭來，望著好心。那小畜生受了寒，身體老是發抖。

維太利道：『要找到一個城市才好，否則好心要死在這兒了。趕路吧！』

蘭米呼喚著卡披，卡披緩緩地走來，牠或許思念兩個朋友齊兒和杜兒絲呢。

一小時後，他們走到一個大市鎮裏了。在那兒，維太利找尋一家最好的旅店，要一間生著火爐的好房間。一個夥計遵命領了他們進去。



那夥計生火鑪的時候，維太利向蘭米道：『趕快，你到床上睡覺去。』

蘭米一時驚呆了，爲什麼睡覺？他很想吃了東西才睡呢。

維太利又說道：『趕快去睡。』

當蘭米照先生的話去睡覺時，維太利將好心側左側右地烘火。接著維太利將好心放在床上，蘭米的身邊，蘭米把好心抱在臂懷裏；那可憐的畜生竟一動也不動。牠一點不冷了，那張小臉，那兩隻小手只是太熱了。牠光亮的眼睛凝視著蘭米和維太利，牠的可憐的眼光請求他們不要使牠吃苦了。

維太利是感動了，并且又極憂心。這可憐的畜生顯然是病得



很兇險。

維太利向蘭米道：『你睡在床上吧，我去找個醫生來。』

不久，維太利回來了，他帶了一個神色儼然的人進來，這是個醫生。醫生還沒有知道生病的是隻獬豸。他看見蘭米睡在床上，便以為是蘭米生病。他於是走近蘭米身邊，將手按在蘭米額上，說道：『腦充血啊！』

蘭米聽他說這句話有點害怕，便趕快說道：『生病的不是我呢。』

『你不生病？』

蘭米不回答他，但他將好心呈給醫生，說：『生病的，這是牠。』



醫生回頭向維太利叫道：『一頭獼猴！爲了獼猴，你要我到這兒來！』

他走向門口去了。

維太利懇求他再留一回，簡單地把夜間在林中的歷史講了一遍，接著說道：

『是的，生病的只是獼猴，但是隻多麼聰明的獼猴呢！不僅此也，並且是我們的伴侶，我們的朋友呢！我不願只是去請個獸醫來替牠診治的！』

維太利講得那末好，醫生就不走出門去，再走回床邊來了，他願意救助可憐的好心了。但是對於這可憐的病人，已沒有錢來再



用的了。

翌晨，維太利向蘭米道：『小蘭米啊，我們一切的錢，付醫生，付火爐，付房間，都付完了。今天晚上，不得不去表演一回呢。』

蘭米想：『沒有齊兒皮，沒有杜兒絲，沒有好心，如何能去表演呢？』

但是維太利讓蘭米和病者留著，他去辦理事情了。他找到一個廳，他在廳中做個戲台，他預備好一個表演節目。

那晚上，維太利、蘭米和卡披預備出去時，好心也想起身，牠要求英國將軍的服裝呢。可憐的畜生，病得那麼重，還要同牠朋友們一起出去，眼中掛著淚珠，牠要求先生帶牠同去啊。





冬 季

二二八

維太利問道：『你想去表演？』

正像人一樣的好心叫道：『是的，是的！』

『但是你病了，可憐的好心！』

牠的眼光卻說：『我已不病了！』

但是好心的請求總是不成功；他們將可憐的好心留在床上，床邊放個火爐。好心卻流著熱淚了。

不久之後，維太利、蘭米和卡披已在他們的戲台裏了。他們等著看客，可恨那看客來得真慢呢！市中的一切小孩子都佔據了位置。但是這種小孩都是窮孩子，袋裏沒有錢的，終於維太利決定開場了。



蘭米彈著豎琴開場了；但是沒有一人讚美拍掌。卡披是成功了；個個人都愛牠，熱烈地稱讚鼓掌。

終於維太利站了起來，向看客們說道：

『現在，各位如果喜歡，我就來唱幾個歌曲。此後，卡披會到諸位面前，請諸位開開錢袋來的；我特地先報告一下。』

維太利於是選了二個歌曲，是歌劇的曲子，人人都知道的。他唱得那麼好，在壁角裏的蘭米不禁哭起來。

不久蘭米看見坐在第一排裏的一位年輕太太，盡力地讚美鼓掌。這是一位真正的太太，年輕，美麗，或許是市中最富的女人。蘭米看見卡披拿着帽子，走過這位太太面前，太太竟不給一錢，心中



冬 季

1110

很是奇怪。

過了一下，這個太太向蘭米做個手勢，蘭米就走近去了。

太太道：『我要和你先生說話。』

蘭米有點驚奇，但他走回先生身邊來了。

維太利問道：『這位太太要我幹嗎？』

『要和你說話。』

『她沒有給卡披一錢，現在她或許要給錢了。』

維太利於是帶著卡披走近去。

太太道：『請原諒，但我想恭賀你。我是個女音樂手；我知道你的天才真巨大。』



先生維太利，有著巨大的天才的！已經驚奇著的蘭米，聽著這一切說話真是大大吃驚了。

維太利道，『像我這樣一個老傢伙，是沒有什麼天才的事情，是很簡單的，就是在我最得意的時候，我是住在一個偉大的音樂家的家中做傭人，因為做效主人，我就學唱幾個主人的歌曲；這就是一切了。』

那位太太不回答什麼，只凝視著他。他在太太面前的態度是偏促不安了。

太太緩緩地說道：

『再會了，先生；』她說「先生」這句話，口聲是很特別的。」



再會了，你給我的感動。讓我來再謝謝你吧。』

接著她回頭向卡披，給卡披一個金魯易；她珊珊地走出廳堂去了。

蘭米很幸福地說道：『她給卡披一個魯易。』

維太利凝視著孩子，但是他在想念別的事情。

蘭米又說道，『一個金魯易！』

維太利道，『一個魯易啊，是的，這是真……可憐的好心，我們去看牠吧。』

蘭米和先生趕快回到旅店裏。蘭米趕在先生前面，走進房去；火爐裏已沒有火焰了。



蘭米找尋好心，不聽見牠一點聲息，很爲驚奇。

他看見好心在床上。好心穿著將軍的制服，一動也不動的了。

蘭米不想去攪醒好心，輕輕地走近去，握著好心的手。

好心的手是冷的了。

這時，維太利走進房裏來。

蘭米回頭看著先生，說道：

『好心是冷的了！』

維太利趕快走近去，他說，『啊可憐！好心死了。你看，蘭米，這一切都是我不好，因爲我不讓你留在米里廣太太身邊。齊兒皮、杜兒絲。今天又是好心。這種種還不算完了呢。』



巴 黎

二三四

## 十二 巴黎

到巴黎去的路是長的呢；又以我們的藝員們只有一點兒銀錢，他們又冷又餓。在路上，在田野間，他們不見一人，只有靜默與孤寂。他們老是走著，一言不發。蘭米很是不幸；他極想講話，但是當他提出一個問題來時，維太利只簡簡單單回答他幾句，看也不看他一眼。

但是卡披是個最好的朋友，牠將冰冷的鼻子放到孩子的手中去，不止一次，牠的意思是對牠小主人說：

『你看，我在這兒呢，我卡披，我是你朋友啊。』



蘭米於是將手溫和地撫慰牠，兩個朋友才稍稍幸福一點了。一天早上，蘭米看見面前一個極大的城市，他驚奇地遙望著，這時維太利走近蘭米身邊來，說道，

『四小時後，我們要到巴黎了。』

『啊！我看見遠處的城市就是巴黎嗎？』

先生道：『是的，現在我們一切都要起變化了；到了巴黎，我要離開你了呢。』

蘭米臉色發青而憂傷了，回頭望著維太利。

維太利道，『你是擔心了吧。』

蘭米終於用力說道，『我真擔心啊！』





巴 黎

二四六

『可憐的小孩子！』

這句同情的話使這小孩子哭起來了，叫道：

『啊！你是真好哪。』

『這是你，才是好的，真是好小孩子哪；老天爺知道我是很愛你的，我的孩子哪。』

蘭米便道：『那末你不想把我拋棄在巴黎了吧？』

『不會的，我永不願拋棄你的，你相信好了。但是，你知道，現在我們沒有好心，和那兩隻狗，我們不能表演的了啊。我決定要做的，便是我要把你去交托我的一個朋友，叫我朋友管領你到五月裏，我的朋友是有著一大羣的孩子的，那孩子們每天到街上去彈奏



豎琴或梵亞令。至於我呢！我將去教導飄流的意國小孩子們豎琴和梵亞令的功課。我也要買兩頭狗，以代替我們的杜兒絲和齊兒皮，到了五月，我於是再趕路啊！我將帶你到德國和英國去。因為要趕這樣的路程，所以我已經和你講起英國語來啊，至於法文和意文，像你這樣年紀的小孩子已儘够用的了。用出點勇氣來，蘭米，你看好了，你要更加幸福了。』

蘭米不回答什麼話，他是太憂傷，太不幸了；他只想到一件事，就是分離。

和白勃林媽媽分離之後，便和維太利分離。維太利之後，又和別人。



巴 黎

二三八

老是分離！

老是沒有父親母親來永遠地親愛。

永永是沒有家的了。

但是可憐的小孩盡力不使哭出來。先生要他有點勇氣，他不願先生更加不幸。

幾小時後，那班子到巴黎了。維太利去找他朋友的屋子。那個朋友名字叫加六福利。他走過一條路又是一條路，條條路都是極可憐的；終於他找到那屋子了。帶了蘭米和卡披登上那間房間去。也不敲門，他就推開房門走進去了。這是一間陰暗的大房間；中央是一點也沒有什麼，四周都是床子。



維太利道：『加六福利，你是躲在什麼壁角裏嗎？我不見一人啊；我請你回答我；對你說話的是維太利啊。』

一種可憐的小聲音，是小孩子的口聲，來回答了：

『加六福利先生不在這兒哪，二點鐘後，他才可回來。』

『是了，如果他早回轉，對他說維太利二點鐘後要來和他講話。』

『二點鐘後，是了，先生。』

『蘭米，你留在此地，你休息一下吧。』

維太利走出房外去了。

蘭米驚奇地望著那另一個小孩子；這是一個十歲到十二歲



的小孩，臉色蒼白而憂傷；他一點不美，但那對大眼睛有一種溫柔的表情。他回頭向蘭米問道，『你是故鄉人嗎？』

『什麼故鄉？』

『意大利。』

『我是法蘭西。』

『啊，那很好。如果你是法國人，那你就不會來這裏，爲加六福服務的。』

蘭米擔心地問道，『他是個壞人嗎？』

小孩子不回答什麼，但他的眼光顯然說是的。接著他說道：

『我，名字叫馬低亞。加六福先生是我的叔伯。我的父親是



死了，我媽媽沒有錢，於是乎我到這兒來爲我叔伯服務了。但是我極其不幸，其他一切的小孩也是一樣的不幸。我老是冷著；我只有一點兒東西吃；所以我是這樣蒼白，這樣病苦啊。加六福利是很殘忍的；如果你每天不給他一筆錢，他就用大棍子來打你。我寧願死的，或者到孤兒院裏去也好，我不願留在此地。」

當他一邊說話的時候，他一邊在桌上放起中飯的盆碗來了。蘭米一言不發；他住在一個壁角裏。房間裏樣樣都使他害怕，他盼望維太利快點回來。他凝視著可憐的馬低亞，想到如果要留在此地，不禁驚怖起來。

不久，那扇房門開了，一個小孩子進來，手臂下挾著一個梵華



巴 黎

二四二

令；這小孩子後邊，另一個小孩進來，不久之後，另有十個小孩子來了，有的拏著梵華令，有的拏著豎琴，有的拏著笛子。

最後，蘭米聽見一個男人走到房門口了；這一定是加六福利無疑了。擔心著，他凝視著那扇房門，他看見一個紅面孔矮小的男人進來了。

他眼光嚴肅地向蘭米一望，蘭米怕得要命。

他說：『這孩子是什麼？』

馬低亞把維太利的說話說了一遍。

『啊！維太利在巴黎，他要我什麼？』

馬低亞答道，『我不曉得。』



『這不是問你，我是對這小孩子說的。』

蘭米道，『我的先生就要回來，他會對你說的。』

『很好。』

二個小孩走近加六福利，一個拏了他的帽子去放在床上，另一個搬隻椅子過來請坐，並且獻上那個烟斗。

加六福利坐了下來，回頭望著其餘的孩子們，說道：『孩子們，現在我們要來算錢了。馬低亞，那本書呢？』

馬低亞立即將那一本黑色的小書放在他面前。

加六福利叫孩子們中的一個走過來，那孩子面色發青地走近來了。





巴

黎

二四四

『窪郎獨，你還欠我一個銅板，銅板在那兒呢？今天你給我多少？』

那可憐的孩子害怕著，發抖起來，終於說道，『我只有十九個銅板。』

『畜生！呆蟲！那末現在你欠我二個銅板了。馬低亞，拏棍子來。我要打你四回；倒霉的小東西，你沒有飯吃。到這兒來，小流氓；你在路上不肯工作，卻喜頑耍嬉笑；現在你要吃棍子了啊！』

他便打那個小孩子的背。

孩子叫著：『媽媽，媽媽！』

正在這時候，門開了，維太利來了。他驚奇著向那孩子一看，接



著奔向加六福利，奪去了棍子，叫道：

『你這種舉動是犯罪的呢，打一個毫無保護的小孩子。這是有干警例的事情啊。』

『警例，』加六福利叫了起來，『你拏警察來威嚇我嗎？』

維太利道，『是的！』

加六福利平靜下來，說道，『維太利，你且聽我說話，如果你去向警察說，我也會去說的呵。我是不向警察說，但向那關於你的事情更有興味的人說去，如果把我們所曉得的對他們講去，譬如你的真名字，你的秘密等等，你將怎麼辦？』

維太利一下子無言可答。蘭米驚異地望著他。後來維太利握



巴 黎

二四六

著孩子的手，說道，『和我一起走吧。』

他們倆不說一句話，立刻就走出房間了。

蘭米離開加六福利和先生在一起，覺得真快活到想吻抱先生呢。

維太利靜默著走了幾分鐘後，說道，『我們又到巴黎的路上來了。袋裏沒有一個銅子，也沒有一塊麪包來吃。你肚子裏餓嗎？』

『是的，我整天沒有吃東西。』

『哎，可憐的小孩，今天晚上，你或許沒有飯吃的了，睡也沒有床子了。』

『我們到那兒去呢？』



維太利說道，『到狀低勒去，去找一間爲人拋棄的舊茅屋。我是非常疲敗了——但是——走啊，我的孩子們！』他握著蘭米的手，向蘭米身邊卡披丟了一個眼光。

維太利與蘭米在這晚上，走了許多路，但是走得極慢，那小孩子身體發冷，但覺得先生的手非常發熱。

蘭米問道，『先生，你病了嗎？』

『是的，我想是病了；我的頭很重，我很疲倦。我工作過度了。在這樣的冬天，照我的年紀，我走路走得太多了。』

他們走路走過一小時多了，老是很慢的。終於那老傢伙維太利回頭向孩子說道，『我非休息一下不可了；我不能再多走了。』



巴

黎

二四八

他就倒臥在一個園子的門口。

他向蘭米道，『你坐在我的近邊，將卡披抱在你身上。』  
後來，那可憐的老人家吻抱了小孩子，就一言不發了。

在那路上，沒有一人，蘭米害怕了。他的近邊，遠處，他的四周，  
大概是靜默。



### 十三 麗絲

當蘭米醒轉來時，他是在一張床上了。炬火的火焰光耀著房間。

他不認識這間房間；他不認識四周的人；一個穿灰色衣服的男人，一個小女孩；另外三個小孩子。

蘭米仰起頭來，問道：『維太利呢？』

小孩子中年紀最大的一個女孩說道：『他詢問他的父親了。』

『這不是我的父親，這是我的先生；他在那兒呢？卡披在那兒



呢？」

穿灰衣裳的男人便把一切情形都講個明白。這個男人是個種花匠。他每天早上二點鐘就要到市上去的。這天早上，他在自己園門口看見維太利，蘭米和卡披。維太利已死了。蘭米是病得極兇。他趕快叫了警察來，警察把維太利抬了去。

那父親這樣講述的時候，小孩子中一個五六歲的女孩子，用著驚奇的眼釘著蘭米看。當父親講完話時，小女孩走近可憐的蘭米身邊，不勝同情似的，將小手去按在蘭米臂上。

蘭米喃喃地說，『我的好先生維太利，』接著又問道，『那卡披呢？』



「卡披！」

「是啊，就是那頭狗！」

「狗不在這兒了。」

一個孩子道：「狗跟著警察走了。但請不用擔心的，警察們就會把狗領回到這兒來的。」

當那人家讓蘭米一個人時，蘭米從床上下來，拏了豎琴他不知道到那兒去好，他如今是被拋棄了啊；但他覺得不可不離開這家人家的。

他推開門，走出房外。種花匠和孩子們正圍坐在一張檯子四周，喝著美味的湯。蘭米雖是餓極，但是他不願求乞。那個大眼睛的





小女孩望著他看。接著女孩子立起來，將自己的一盆湯去給他吃。

那父親道：『孩子，你拏了吧。麗絲所給你的真是給你的啊。』

蘭米一下子就把湯吃完了。站在面前的麗絲看著，滿意地微笑起來，取了湯盆，又去裝滿一盆熱湯了。

那父親問道：『哎，孩子，你是十分饑餓了吧？』

蘭米答道：『啊，是的，二天以來，我沒有吃過飯食。』

『早飯呢？』

『早飯也沒有吃過。』

『你的先生呢？』

『先生和我一樣一點沒有吃。』



的？

小孩子如今已不餓了；他起身走向門去了。

那父親問道，『你到那兒去？』

『到巴黎的各條路上去啊。』

『在巴黎，你有朋友嗎？』

『沒有的，我不認識一人。』

『那末你去做什麼呢？』

『我去彈奏豎琴啊。』

『回到你故鄉爺娘家裏去吧，小孩子。你的爺娘是住在那兒

『我沒有爺娘的啊。』



麗 絲

二五四

『你所說的老人家不是你父親嗎？』

『我沒有父親的。』

『母親呢？』

『我沒有母親的。』

『你總有叔伯表兄弟的吧？』

『沒有的，一個也沒有。』

這時麗絲走近蘭米身邊，微笑著，握著蘭米的手，指點著那個

豎琴。

『你要我彈奏嗎？』

小女孩點點頭，快活地拍起掌來。



那父親說道，『是的，你給她彈奏一回吧。』

蘭米非常傷心，但他倒奏起一個快樂的調子來了。小小的麗絲聽得非常快活，那父親的眼睛一徑釘著蘭米看。當蘭米奏畢時，那父親說道，『小孩子，聽著，你如要留在此地的，我們就有一張床子，火爐的一隅給你的。你想和我一起住嗎？你能和我們一樣努力嗎？我們在天沒有亮就要起身的，整天努力工作著。但你總常常有床子來睡，有東西來吃的；你果真是個好孩子，你便將覺得我們是你一家人了。』

蘭米對於這個提議驚奇到回答也回答不出了。麗絲溫柔的眼睛望著他看。



這時門開了，卡披跳到小孩子的臂懷裏來。那小狗快活到身體發抖。

那父親又問道：『那末你願在此地嗎？』

『但是卡披呢？』

『卡披和你一起留在此地好了。』

蘭米便將豎琴放在一個牆角裏。

那父親說，『蘭米，如今你來，和我一起到警察所長那兒去。警察所長要問你關於你先生的問題呢。』

警察所長問：『蘭米許多問題，小孩子把關於維太利和那戲班，就他所曉得的。統統都講了出來，並且把白勃林媽媽和錢老末』



也講出來了。

警長終於問道，『你如今要做什麼呢？』

那父親道，『警長先生，如果你肯答應，讓這小孩子住在我處吧。』

警長感謝種花匠這種好行爲之後，回頭問蘭米道，

『你說的，你先生在巴黎是有朋友的。』

『是的，是一個意大利人，名字叫加六福利的。』

『好啊，那末就和這個警察去吧，指點他那個人住在什麼地方的。』

蘭米很容易地找到那個住址了。蘭米，種花匠和警察登到加



六福利的房間裏，加六福利看見警察就害怕起來，但是當他聽到報告時，就平靜了。他說，『啊，那可憐的老傢伙是死了！』

『你是他的朋友嗎？』

『是的，我認識他已有五十年了。』

『好啊，那末你把他的經歷講出來。』

『那是很簡單的。他的真名字不叫維太利，真名是叫卡六排爾石尼。全意大利都認識這個名字的。這是個唱歌名手的名字，在他幸福的幾年，他是歐洲最有名的唱歌家呢，但是當他一旦不做大藝術家後，他就把真姓名隱去了。他沒有朋友，沒有銀錢，做狗戲班的領班而死了。但是他從來不污瀆那個卡六排爾石尼的名字



的。  
淚！

『可憐的卡六排爾石尼啊！』  
『蘭米自言自語道，『我可憐的先生維太利！』眼睛裏落下眼

麗

絲

二五九





## 十四 種花匠

蘭米下一天不起身；他病得很重。他留在床上三個星期，整個冬天沒有走出家去。到冬季盡頭，他已很認識整個種花匠的家庭。種花匠是一家之主，名字叫比愛兒阿金，他有四個孩子，二個男的，阿萊克西和朋加孟，二個女的，愛的奈德和麗絲。麗絲是最年輕的。

麗絲四歲時起不會講話了。但是嘴雖啞，智慧一點沒有壞。父親、哥哥、姊姊都愛她，凡她要什麼就給她什麼的。

小孩子的母親是死了。現在是愛的奈德在家中代替了母親



的職務那少女只有十四歲，但她已不到學校裏去了。她不離開家中，整天耐心地工作著。她的臉兒雖憂傷，但眼色卻和善的。

愛的奈德對於蘭米很親切，當她不得不離開他幾分鐘時，麗絲就坐了姊姊的位置，坐在床邊，她大眼睛擔心地釘著他看。

蘭米住在阿金家裏二年多。他和旁的小兒們一起在園中力作。他和麗絲在一起時，幾小時地會過去的，因為他很愛好她哪。他和她游玩他誦讀史書給她聽。每逢星期日，他彈奏著豎琴，卡披來幫忙，表演戲劇，以娛家族中人。

蘭米很幸福，他幾次三番說他太幸福了。這樣幸福不能永遠繼續下去的。



一個星期日，全家族到那父親的一個朋友家去。那個朋友也是個種花匠。

時間過得很快；將近晚上時，那老是擔心著花園的父親向孩子們道：『孩子們，你們看暴風雨要來了，趕快回家去吧。』

『已經要來了！』

阿金道，『是啊，眼前的暴風雨對於花園是一大威嚇呢。朋加孟，快和我一起走，阿萊克西，你也來，快跑啊！』

幾分鐘後，可怕的冰雹降落起來了。一下子，路上盡是冰塊。

愛的奈德叫道，『啊，天哪！那花園啊！』他眼中落淚了；『如果冰雹落在花園裏，可憐的父親就要破產了！』



不久他們趕到家中，立刻就到園中去。

是怎樣一副景狀了啊！早上，這花園多富麗，多美好！現在只剩殘枝零花了。這真是完全糟了。

那父親雙手捧著頭，坐在園中央。當他聽見愛的奈德和麗絲走近去時，他仰起頭來，叫道：『啊！可憐的孩子們啊！』

他將麗絲抱在懷中，哭起來了。

這是一個災難，但是那結果還要可慘呢。

下一天早飯時，那父親對孩子們說道：『我們真不幸！我們將怎麼辦呢！我是破滅了。數天之後，我便要離開你們了。我將到監牢裏去了。因為現在我是付不出債的了啊。』



他一下子說不出話了。小孩子們哭泣起來。接著他眼中包著淚說道：

『我的孩兒們，是的，這是很可悲的。在監牢裏住五年，遠離了你們！這是可怕的！但是我爲你們決定個辦法了。我將寫封信給我的姊妹加德林，她是住在突魯齊的，我去請她來。她是常常有辦法的。』

那父親的說話句句是真的。八天之後，警察來了，帶了阿金去關在牢獄裏。

一小時後，加德林到了。她對於這不幸的一家人，非常同情。思想了一回之後，她叫攏小孩子們來，說出她所決定的辦法來了。



她說，『麗絲和我一起到突魯齊去。亞來克西到那個在凡爾史做礦工的叔叔家裏去。朋加孟到那住在聖鋼丁的另一個叔叔地方去；愛的奈德住到海邊愛司郎特地方的表姊家中去。』

蘭米道：『我呢？』

『你嗎？你不是一家的人。』

『我情願爲你們工作的呢。』

『你是沒有家的啊。』

個個小孩子都說道，『蘭米是一家人啊！』

麗絲走前去，用她的眼睛和手，請求加德林帶了蘭米和她一起去。



加德林對她說道，『可憐的孩子啊，我最好能夠照你所想的做去，但是辦不到哪。』

蘭米一下子沒有話說了；接著他回頭問孩子們道，『請聽我說，我是你們一家人是不是？』

『是啊，你是我們的弟兄。』

『那末好，這是我所想辦的方法了。我將如從前一樣，拏了豎琴帶著卡披去走江湖，我將從聖鋼丁到凡爾史，從凡爾史到愛司郎特，從愛司郎特到突魯齊；我將看見你們各位了。』

時間過得很快；翌晨六時許，孩子們乘車走了。

蘭米一時呆望著麗絲的側影，後來看見車子向路上轉灣過



去了，不見了。

蘭米拏了豎琴，喚著卡披也走向巴黎去了。





## 十五 蘭米和他的戲班

在巴黎，蘭米買了一幅法國地圖。他很想立刻就去奏演，但是他怕懼警察哪。

他於是決定走出巴黎愈快愈好，就從芳丹白那條路上走去。當他走上磨反太路中時，他看見坐在教堂門前的一個小孩子，像煞是認得的。

不錯，這是小馬低亞，還是一張蒼白的臉子，還是一對溫柔的眼睛。

蘭米走近小孩子身邊，和他說聲今早好。馬低亞立刻就認識



蘭米，他歡喜得微笑起來，說道：

『啊，這是你你的先生在那裏呢？』

『先生是死了。那個加六福利，還老是做你的先生吧？』

馬低亞在回答之前，先望一望四邊，然後輕輕地說道：『加六福利已被關在牢獄裏了。我又沒有銀錢，又沒有朋友在巴黎。我整天沒有飯吃。』

蘭米是深知饑餓的味道的，便道：『你等在此地。』

他向一個街角上去，買了一塊麵包回來給馬低亞；馬低亞立刻就捧著麵包大嚼起來了。

蘭米道：『現在你如何辦法呢？』

蘭米和他的戲班



蘭米和他的戲班

二七〇

「我不曉得怎麼辦啊。」

「應該去幹點事的。」

「我不願賣去我的梵華令，因為我愛好它啊，這是我的歡樂，我的慰藉哪。」

「那末你為什麼不就在路上賣歌呢？」

「我把我所曉得的調子，統統都奏演過了。但是沒有一人給我錢的。你呢，你怎麼辦？」

「我是帶著我班子去走江湖啊。」

馬低亞道，「啊，我想到一個辦法了。」

「什麼辦法？」



『就是我來加入你的班子裏』

蘭米指著卡披道，『這就是我的班子的全部了。』

『你不願班子裏有二個角色嗎？我請求你不要拋棄我了！我十分情願爲你工作的。我會拉琴，我會跳舞，我會唱歌；我不要你銀錢，我只要你給我點東西吃吃，那就完了。如果我不好，你打我好了，但是你勿打我的頭上，我的頭是打不起的了，因爲加六福利把我的頭打得太多了啊。』

蘭米聽著馬低亞這樣的說話很是傷心。他很願意馬低亞加入他的班子裏，說道，

『你和我一起，或許也要常常饑餓的呢。』



『啊，饑餓是我不怕的，我會來幫助你，你呢？你也來幫助我的，是不是？』

蘭米道，『好吧！我答應你，你來和我在一起，像同伴一樣，像朋友一樣。走吧，馬低亞！』

二個小孩子走出了巴黎。空氣柔和而暖熱，田野是碧綠的；天氣是穩靜而美好。卡披很是快活在小孩子們四周跳跟著。

他們到那兒去呢？

蘭米考慮著。究竟先去看那一個？亞來克西？愛的奈德？還是小麗絲呢？

還有一個爲蘭米所常想再見的人，蘭米如今又想到了，那就



白勃林媽媽哪。蘭米對於這個良善的女人一經愛好著的。但是沒有寫過信給她，因為怕著那個白勃林老爹啊。如果白勃林老爹找到了他，或許又要把他出賣一次呢！蘭米想到這點時，便要害怕起來。

蘭米又想到，『帶著馬低亞去看一次白勃林媽媽，便不會有十分危險的吧。』

他於是決定參考地圖，要找一條最好的道路走去。

蘭米向馬低亞道，『如果您也願意，我們且休息一下。』

馬低亞答道，『你勿要如此客氣，我們休息一下也好，此後我們尋常稱呼就是。』



蘭米和他的戲班

二七四

『好的，我們尋常稱呼好了，你也勿要客氣，是不是？』

當蘭米查考過地圖之後，回頭向馬低亞道，

『請你把琴拉給看一下子。』

『啊！我十分願意。』

馬低亞便取了琴，奏演起來了。

蘭米聽得很驚奇：馬低亞簡直奏演得和維太利一樣好，便叫道：『啊，你奏演得真正好啊！我真十分幸福，有你來加入我的班子裏。』

現在是要想到工作了。二個小孩繼續趕路；不久，他們倆走近一個小村莊了。



蘭米道：『看啦一個很好的小村莊，我們就到那兒去吧。』

他們倆走進村中，但在路上，不見一人。一切的人都擠在一座大宅子的四周；他們都穿著好衣裳；他們絮絮叨叨地說話，他們發笑。顯然這是一個結婚典禮。

蘭米開了園子的門，走到一個紅面孔的大孩子身邊去，問詢那結婚禮中要不要一班吹打手。那紅面孔孩回頭向他的伴侶們叫道：

『喂！朋友們，你們想，要不要有點音樂？看啦，吹打手是來了。』

一羣男女便都叫起來道，『要的，要的，音樂！音樂！』

『叫他們玩四人舞蹈曲吧。』

蘭米和他的戲班







的。

蘭米便用意大利話問馬低亞道，『你會奏四人舞蹈曲嗎？』

馬低亞道，『會的。』

幾分鐘後，那個紅面孔的大孩子帶著一個小喇叭走近吹打手身邊來，問道，『你們倆中間，那一個會吹喇叭的？』

馬低亞道，『我會吹的。』

『很好，你拏這喇叭吧，梵華令固然好，但是在此地是聽不出

的。』  
蘭米很驚奇，也問馬低亞道，『你也是會吹喇叭的嗎？』

『喇叭，笛子，一切樂器，我都會。』

蘭米想道，『啊，不錯，馬低亞真可貴呢。』



孩子們一直奏演到晚上。終於有一個女人看見馬低亞吹到臉色蒼白，疲乏了。她便叫孩子們停止奏演。

那女人說，『小孩子們是疲乏了。現在應該拏出錢來給他們了。』

蘭米將帽子擲給卡披。卡披嚼著帽子走近人身邊去。個個人都稱贊小狗的伶俐，大家給了許多的錢。

多麼幸福啊！但這還不算完全。這屋子裏的女人還請兩個小孩子去吃夜飯，並且給他們床子睡覺。

第二天，他們離開這個屋子，他們袋裏已有二十八個法郎了。蘭米向他的朋友道，『馬低亞，這是靠了你，我得到這筆錢。有



著你，我們成功爲一個音樂隊了。」

從那筆款子裏，蘭米取出一部分來買個舊喇叭給馬低亞。現在他們尙餘二十五個法郎。

這點財產使良善的小蘭米起了一片好心。

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到白勃林媽媽的地方去，要去看看她，吻抱她。現在他富厚，他又想帶點東西給她，使她快樂。他知道媽媽正盼望得到一頭母牛。

買一頭母牛去替代羅三德啊。

白勃林媽媽將如何歡喜呢，如果去給她一頭母牛，她將多少快活啊！



蘭米想道，『不錯，未到夏伐農之前，我去買一頭母牛，那時候叫馬低亞領著母牛到媽媽家門口。』

馬低亞將對她說：『白勃林太太，看啦我帶一頭母牛來給你  
了。』

『一頭母牛啊！不對的，小孩子，這不是給我的哪！』

『是的，太太，你是不是夏伐農白勃林太太？』王子對我  
說帶這頭母牛來給白勃林太太的』

『什麼王子呢？』

那時候蘭米就走近去，投到媽媽的臂懷裏，吻抱著她。

但做這一切之前，第一先要買頭母牛啊。一頭母牛要多少銀



子呢？

那是只要去問一問好了。但是當蘭米詢問牛價時，人人都笑他了。

『小音樂家要一頭母牛，不太大，而且是要一頭好母牛。你也想母牛能跳舞能唱歌嗎？買母牛來加入戲班裏嗎？』

蘭米回答道，『要那母牛生好牛奶，但吃東西不要吃得太多的。』

終於一個男人看出那小孩子是十分認真的，便道：

『我有一頭正如你所想的母牛，一頭溫柔的母牛，牛奶很多，吃卻吃得很少。是一隻美好的母牛，價值一百五十法郎。』



蘭米和他的戲班

二八二

一百五十法郎！蘭米所有的錢和這個數目相差極遠。但是他決心要得到這筆款子去買母牛來給白勃林媽媽的，去賣那王子的母牛的哪。



## 十六 音樂課程

爲要得到足夠買頭母牛的錢，蘭米和馬低亞決定未去夏伐農之前，先到凡爾史去探望一回亞萊克西。二個小孩子趕了三個月的路；逢到大的市鎮時，他們總表演一番，所以趕到凡爾史時已得到一百二十八個法郎了。凡爾史是顯凡納中部的一個礦地。亞萊克西和叔叔，兩人都是在礦裏做工的，看見蘭米等來了，非常歡迎。不幸，亞萊克西不久受了傷，蘭米便去代替他。一天，礦被水淹沒了，蘭米、亞萊克西的叔叔以及另外四個礦工，被幽閉在一間小屋裏，有十四天之久。後來蘭米從死裏逃出來，便又帶了他的





朋友馬低亞和卡披以及一百四十六個法郎，趕往夏伐農去了。

豎琴套在肩上，袋子負在背上，蘭米和馬低亞又帶了卡披，很快活地在大路上趕去了。

他們要弄到買匹母牛所必要的一筆款子！

馬低亞向蘭米道：『我呢，蘭米，我要幫助你的，因為你現在是我的兄弟了，那末白勃林媽媽也有點的我的媽媽了，不是嗎？』

兩個小孩現在是做了極要好的朋友了。蘭米看出馬低亞真是具有音樂的天才的，因此他每天教授馬低亞幾小時的音樂課。但蘭米所知道的也只是一點兒罷了，他將維太利所教授的音樂原理向馬低亞複述一遍。



不久，那學生的問題使他先生爲難起來了。

當蘭米不知道如何回答那種問題時，他便向馬低亞說：

『是這樣的，因爲是這樣的緣故。』

但是一天馬低亞對於這樣的回答已不能滿足了，便向蘭米

道：『蘭米，我很想買本音樂書呢。』

『一個好先生比一本最好的書還知道得多呢。』

『是的，這是真的；你是一個好先生，蘭米。但是你所說的話，引  
得我還要向你講點事情，就是得到你的允許後，我很願去找個真  
正的先生來教我功課呢。』

『你真想嗎？』



『是的，但我不想花費你的銀錢。』

『啊！馬低亞！我的錢就是你的錢，因為你工作得和我一樣的努力。你想學的功課都可學得到的。』

他們於是決定在路上所遇到的第一大城市中去找一個真正音樂先生。這個城市就是孟特。

如今他們這一小隊經過一處極可憐的地方，既沒有森林，也沒有村莊，所有的只是整片的孤寂。但是到底他們走到了孟特了，馬低亞異常歡喜。

他們到了一家旅店裏，便問店主人，城裏有不有優良的音樂家教授音樂課的。



『你們不認識愛司比那蘇先生嗎？』

『不認識，我們不是本地人；我們是從意大利來的啊。』馬低亞回答。

『那未愛司比那蘇先生正是你們所要找尋的人了。這是一位真正藝術家，他歡迎一切的人，』但是店主望一望這兩位小人兒後又說道：『但是袋裏要有錢才行呢。』

下一天，蘭米和馬低亞便到愛司比那蘇先生的地方去。他們倆趕到那兒時，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那位藝術家，同時就是一位剃頭師傅。

蘭米道：『這位剃頭音樂家或許不能給你好功課的呢。』但



馬低亞卻已推門進去了。

馬低亞問道：『愛司比那蘇先生在嗎？』

一個灰色眼睛的矮小的人回答道：『就是我啊。』

馬低亞道：『先生，我和我的朋友有了一個辯論；因為你是一位大音樂家，我極希望得到你的高見。』

那位矮小的人兒微笑著回答道：

『小人兒，好呀，請把那問題說出來。』

馬低亞便把一個一個問題先後提出來；愛司比那蘇先生把個個問題回答了，回答得那麼好，馬低亞異常歡喜。

但是終於愛司比那蘇先生也覺得奇怪起來；他提出問題來



問馬低亞了；不久，他就曉得那小孩子原來想請他教音樂功課，他便笑起來了。說道：『你們真是好孩子啦。你年紀小的一個，我很望你奏一回音樂給我聽聽。』

馬低亞便拿了梵華令奏演起來了。奏演畢時，那位先生鼓掌稱讚不止。

剃頭師傅驚奇道：『你原來竟不懂一個音符的嗎！』

馬低亞道：『我還會吹喇叭和有瓣喇叭的。』

愛司比那蘇便道：『好呀，你再來奏演一回看。』

馬低亞便把喇叭和有瓣喇叭各奏演一回。

愛司比那蘇叫道：『這小孩真有天才；如果你留在我這地方，



我將使你成功爲一個大音樂家！

蘭米望著馬低亞，看他怎樣回答。蘭米很擔心的，但他向馬低

亞道：『馬低亞，你只管你自己好了。』

但是馬低亞走近蘭米身邊，握著蘭米的手道：

『離開我的朋友嗎！總不能的！先生，我十分感謝你。』

愛司比那蘇還是叫他留著。在他的地方，經過初步的音樂教育後，他願意領孩子到都魯市去，然後再到巴黎去；但馬低亞還是

回答說：『要我離開蘭米，總做不到的！』

愛司比那蘇便道：『那末，小孩子，我想爲你盡一點力，我願送你一本書。』



他便在屋子裏四處找尋；終於他找到了；這是一本舊書，書名爲音樂的原理。

他把書送給馬低亞，說道：『小孩子，你將成爲一個大音樂家的；到了那一日，請你不要忘記我——孟特的一個剃頭音樂家。』





## 十七 王子的母牛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星期一個一個過去；終於一個晚上，兩個小孩子，數一數他們所有的財產，他們已有了二百十四個法郎了；這一筆財產，他們是費了許多力量才得到的。

蘭米決定到廬山爾去，因為那兒有個買賣家畜的大市場。在那兒，他心想去購買那頭好牛的。

從蒙獨兒到廬山爾的距離並不長。二個小孩在路上趕了二天之後，一個清早他們到了廬山爾了。

如今怎樣去選擇一匹母牛呢？好的母牛有什麼標誌呢？這是



一個大問題。馬低亞關於母牛是一點也不曉得的。蘭米和馬低亞比較，原來是一般無二。

終於他們決定和一個獸醫去商量。

那個獸醫知道這兩位小音樂家要買母牛時，不禁笑道：

『你們爲什麼要一頭母牛？我們沒有會跳舞的母牛的呢？』

蘭米把要買母牛的理由簡潔地告訴了他。

那獸醫才不笑了，說道：『你們是好孩子；我帶你們到市場上去，替你們去選擇一頭好母牛是了。早上七點鐘，你們到此地來好了。』

『先生，我們要給你多少用錢呢？』



『一點也不要，像你們這樣好孩子，我不要取一文用錢的。』

蘭米對於這位如此良善的好先生，真不知如何感激才好；但

是馬低亞卻有個心思，問道：『先生，你愛好音樂嗎？』

『小孩子，我非常愛好的。』

『感謝你，先生，再見。』

蘭米問馬低亞道：『你是不是想在晚上，給這位先生演奏一回嗎？』

『是的，等到這位先生睡眠時，給他奏演一個小夜曲。』

晚上九時許，兩個小音樂家到那獸醫的門前了。馬低亞彈著他的梵華令，蘭米彈著他的豎琴，當那商人聽見音樂時，就走到窗



前來了，說道『請到庭園中來，我來給你們開門。』

獸醫的妻子和小孩們也，都從屋子走出來，很欣喜地聽著音樂。

他們不願不給小孩子吃一點東西，就讓小孩子們走的。蘭米和馬低亞在十一時前才回到旅館裏。

一天早上，兩個小孩去找那獸醫。獸醫正在等他們，於是一起到市場上。

啊！那美好的母牛！那兒有種種顏色的母牛。

馬低亞指著一頭白色的母牛，說道：『這是一頭好母牛哪。』

蘭米看著一頭眼睛溫和的大母牛，說道：『我以為這頭母牛



更加好。』

但那獸醫卻走近另外一匹母牛旁邊去，是一頭紅色的小母牛，耳朵是灰色的。

商人問道：『這頭母牛，你要賣多少錢？』

『二百十四個法郎。』

蘭米很歡喜地說道：『我買了這頭母牛；這兒是銀錢。』

他感謝了那個良善的獸醫；兩個孩子於是帶了母牛到旅店裏。

他們現在有一頭母牛，卻沒有銀錢了，甚至買麵包的一個銅板也沒有了。



馬低亞便道：『我們去工作啊。』

他們於是到加非館裏去演奏；晚上回到旅店裏時，他們袋子裏已有八個法郎了。他們又闊了。

下一天早上五點鐘時，他們又在大路上了，趕往夏伐農去了！



## 十八 重訪媽媽

兩個小孩子走近夏伐農了。

蘭米又在他的老鄉了，那小孩子是如此快活，簡直歡喜到跳舞起來了。他向馬低亞道：

『不是一個好地方嗎？！你就可看見的。』

『是的。如果你到意大利來，我也可把好東西給你看呢。』

不久，蘭米看見面前那垛小牆了。從那牆上可以看見白勃林媽媽的房屋。小孩子便趕去跳到牆上。他瞭望著遠處。他叫道：『那邊啊！那邊啊！』



馬低亞說道：『你看見了什麼？』

『趕快過來，馬低亞！看啊！那邊一堆樹的後面，就是白勃林媽媽的房屋哪！看啦我的小花園！』

小孩子感動到那樣深，不禁眼中充滿淚水了。他吻抱馬低亞。卡披跳到他身上去。他把卡披抱在懷中也吻抱起來了。

他說道：『我們趕快下去。』

馬低亞問道：『如果白勃林媽媽在家裏，我們如何可以使她吃了一驚呢？』

『你走進去，你對她說，有個王子叫你帶頭母牛來給她。當她詢問你「什麼王子」時，我便奔到她的身邊去。』





但更走近那房屋時，小孩子們看見庭園中有件藍色的衣衫；這是白勃林媽媽啊；她走出家來，趕往村中去了啊。

馬低亞問道：『現在我們如何辦呢？』

『想出一個新的驚奇來吧。』

不久，他們走到屋子前了，他們把母牛去放在牛棚裏。接著他們走進屋子裏去。

蘭米道：『如今我們去等待白勃林媽媽；我留在這兒，火爐旁的壁角裏，你呢，和卡披一起去藏在床的後面；這樣她只看見我一個人了。』

蘭米從壁角裏觀看著房中，眼中含著清淚，一點沒有改動，一



切都在老地方。

這時，蘭米看見屋前一件藍衣裳來了。他便向馬低亞道：『你趕快藏好吧。』

白勃林媽媽開門進來，看見那孩子，便問道：

『什麼人在這兒啊？』

蘭米望著她看，一聲也不答。她也望著他。

她喃喃地說道：『天哪，難道這是真的嗎，那是蘭米啊！』

蘭米立起身來，奔過去，投在媽媽的懷裏叫道：『媽媽！』

『我的孩子，這是我的孩子啊！』

過了一回，蘭米想起了馬低亞在床後，他便叫喚馬低亞，說道：



『這是馬低亞，我的兄弟。』

白勃林媽媽叫道：『啊，你找到你爺娘了嗎？』

『沒有的，這是我的同伴，朋友。看啦，這卡披，也是我的同伴，朋友。』

這時候馬低亞向蘭米做個手勢，叫他不要忘記使媽媽吃了一驚。

蘭米便向白勃林媽媽道：『如果你高興，我們到庭園裏去走一下；我想把庭園指給他看哪。』

媽媽說道：『啊，是的，你的一角土地——種的花卉還是照舊哪。』



『牛棚改變了沒有？』

他們這時走過牛棚前。白勃林媽媽推開牛棚門，看見那頭母牛了。

她不禁驚奇起來，叫喚道：『一頭母牛，牛棚裏一頭母牛！』

蘭米和馬低亞發笑起來了。

他們叫道：『這是一個奇怪，一個奇怪！』

媽媽道：『真是奇怪啊！好孩子，好寶寶！』她將蘭米抱在臂懷裏來接吻。

媽媽於是來考察那頭母牛了——現在是她的母牛了——她只有歡喜與讚嘆！





『好母牛哪，好孩子！』

後來她想到了馬低亞；她反覆著說好孩子好孩子，但是這次

她說：『啊，好孩子們！』

後來他們回進屋子裏去，媽媽預備一頓好飯菜給小孩子們吃。

但是蘭米是擔心著，問道：『白勃林老爹在那兒呢？』

『他是在巴黎。』

『他就要回來嗎？』

『不會的，我以為他不會就回來的。』

飯後，馬低亞走出屋子去看那頭母牛了。白勃林媽媽便向蘭



米道，『如今我有一個驚奇，要給你曉得了。』

『什麼事情？』

白勃林媽媽微笑著，說道，『孩子，你有個真正的家庭了，他們來找你。』

『我嗎？我有一個家庭，白勃林媽媽，像我這樣一個棄兒！』

『你的家庭並沒有拋棄你，我想，因為現在你的家庭來找你了啊。』

『誰來找我呢？啊！白勃林媽媽，請你講，快講出來！但是不行吧，這是不可能的，這是白勃林老爹在找我吧。』

『是啊，正是他在找你，孩子，但是找你來，爲是回給你的家啊。』



有一天，一個男人進來，詢問錢老末：「在巴黎白勒端大街拾到個小孩的就是你嗎？」——錢老末說：「正是啊。」——「現在那個小孩在什麼地方，知道嗎？」——「我不曉得。」錢老末說：「我將小孩交給一個名叫維太利的人了。」——「那末應該去找回那個孩子來啊，因為孩子的爺娘在找尋哪。」那個人把許多錢給錢老末。錢老末如今在巴黎找你呢。他得到維太利在巴黎的地址——是在一個名叫加六福利的音樂者家裏。照我想來，他時刻在找尋你呢。」

這時馬低亞回進屋子裏來。蘭米叫住了他，說道：『馬低亞，我的爺娘在找尋我了！我有一個家庭的，有個真正的家庭的了！』





## 十九 尋找自己的家

下一日早上，蘭米和白勃林媽媽商量。因為他如今不知道如何辦法才好。

白勃林媽媽道，『應該立刻就到巴黎去，你的爺娘在找尋你，不要使他們等待過久。』

蘭米說道，『馬低亞，那末我們就趕往巴黎去。』

馬低亞說道，『但是你竟不想到麗絲、愛的奈德以及別的人了嗎？他們是那樣的愛你的。你想一直到巴黎去，就不去看看麗絲了。』



蘭米道：『不錯，小麗絲等著我的。我們從突魯齊走，便去看她。但我們不能看愛的奈德了，那是因爲圈子盤得太遠了。』

馬低亞道：『好！』

下一天，蘭米於是不得不又與白勃林媽媽告別了。他說：『但是不久我就可和爺娘一起來看你的。媽媽，如果我爺娘是有錢的，那你也不會窮困了。』

他們又在趕路了，蘭米、馬低亞和卡披。蘭米，心焦了，只想走得十分快，但是馬低亞反對道：『如果現在你這樣子走得快，你一下子就要疲乏的哪。』

蘭米於是應許走得慢一點。



他們只有一點兒的錢，要買麵包吃，便不得不在途中的各個大市鎮裏表演。蘭米並且想到得一點錢來買禮物——買點好東西來給小麗絲，叫小麗絲快活。每天晚上，他們數著銀錢，終於在台西池地方，他們買了一個大洋囡囡去給這好女孩子了。

從台西池到突魯齊的距離不長。他們走的一條路是在一條平靜的運河旁邊。蘭米看見河中的船隻，便想到在白鶴船上和米利廣太太亞述一起所過的幸福時候。現在白鶴在那裏了呢？蘭米每見運河時，老是想著這個問題的。他的一對盼望的眼睛找尋著那艘船哪。

他思想米利廣太太和亞述到那裏去了呢？還是在法國嗎？或



許大抵如今在英國了吧？這兩個好朋友不能再會見了嗎？

一天晚上，六點鐘時候，蘭米與馬低亞到了突魯齊了。加德林夫婦倆是住在運河的近傍的，所以二個小孩子一下子就找到那座屋子了。

他們走近屋子在窗前停留了一下。

馬低亞說道，『他們正在吃飯，這正是個好時候。』

但蘭米一個手勢，叫他不要說話。接著他拿下了豎琴，彈奏起來了。豎琴的聲音送入小麗絲的耳中時，她就仰起頭來細細地聽。後來蘭米歌唱起來了。麗絲就從椅子上跳下來，趕到門口，走出屋子投入她朋友的懷中。



小孩子們走進屋子裏去。加德林吻抱他們一回，請他們吃飯。吃飯時，蘭米回頭向加德林道：『我們有了一個小朋友了。』

他拿出洋囡囡來，放在麗絲身邊的椅上。

那小女孩非常快活，將溫柔的眼光注視著蘭米，以伸感謝。

蘭米在突魯齊過了幾天。他有許多的事情講給麗絲聽。但是那最重要的，便是他有了一個家族了。他的爺娘在找他。爺娘或許是富翁；如果是富厚的話，他很願幫助麗絲的父親，那可憐的父親常常關在監牢裏哪。這一切使那小女孩充滿著快活，二個孩子於是都很幸福。

富厚！蘭米已自以為富厚了！



當出發的一天到了，蘭米去和麗絲告別，在他的幻想中，向麗絲說了這幾句話：『你等著我吧。我回來找你時，將坐著四輪的好馬車來的。』

但是在乘馬車從巴黎到突魯齊之前，不得不先用雙腳從突魯齊趕往巴黎去呢。

蘭米如今是非常焦急，他甚至不願在市鎮中表演，延遲日子了。他說：『要吃飯是真的，但是爲什麼袋裏要有餘錢呢？我不願帶錢去給富厚的爺娘！』

但是馬低亞不願到巴黎時身上不名一錢的。他說：『還是盡我們所能來工作啊。誰知道我們就能立刻找到白



勃林呢？」

「啊，你說的是愚話，我們去找他是一無困難的。」

「但是如果他已不在巴黎，而在夏伐農了呢？如果沒有錢了，到那時我們怎麼辦法？我不願到巴黎去饑餓的。」

那個小班子於是便照馬低亞所想的做去；當他們經過長途的跋涉之後，趕到巴黎時，二個小孩子袋裏已有一點兒銀錢了。

蘭米決定立刻就去看那個認識白勃林的人。或許就在那個人的地方，找到了白勃林。

那個人叫做夏比奈。蘭米一無困難地就找到那人的酒館。走入館中，夏比奈正在調羹做菜，蘭米便問他種種問題。



他回答孩子道：『白勃林嗎？他已不在這兒了。』

蘭米很擔心，問道：『他在那兒呢？』

『啊，他沒有把地址給我。』

蘭米無言可說；他不知道如何辦法。但這時有一個人正在蘭米身邊的桌上吃飯，聽見這次談話，便問蘭米道：『小孩子，你找尋的，是白勃林嗎？』

『正是啊，先生。』

『那末，我想他現在是住在奧國街的廣泰棧房裏。』

蘭米謝了那個人，就和馬低亞、卡披走出了酒館。

他們走到廣泰棧房。是一間極可憐的屋子。有個老太婆走出





來。

蘭米問道：『白勃林是住在這兒的嗎？』

老太婆將手推過耳朵來，說道：『請你再說一遍好嗎？我聽得不清楚。』

『我要看白勃林，夏伐農的白勃林；他是不是在這兒？』

那老太婆將兩臂伸向天，很驚奇地望著蘭米看。她說：『啊！天啊！你就是那個孩子嗎？』

『什麼孩子？』

『一個叫蘭米的孩子？』

『是啊，我是蘭米。但是白勃林在那兒呢？』



『那可憐的白勃林！他是死了啊。』

『死了！白勃林是死了！』

『是啊，他是死在聖安東尼醫院中的。』

這對於那孩子是一個巨大的失望。

那老太婆繼續說道：『那末你就是有個闊爺娘的兒子嗎？』

蘭米問道，『那一個對你說的？』

『他對我講述一個棄兒，叫蘭米的歷史，那有錢的爺娘四處

找尋著那小孩子。』

蘭米便叫道：『那末那家姓什麼，我父親的名字，太太，請你就告訴我。』



『小孩子，但是他沒有把一切告訴我。』

『那家住在什麼地方的呢？』

『這是一個英國人家，但是白勃林對於那家族不大和我講到的……恐怕他是要獨得那分報酬吧，我想。』

『白勃林或許對他的朋友說的吧。』

『對他的朋友說，他沒有朋友的。』

蘭米無言可說，他不知道怎麼辦。

那老婆子道：『如果你們還沒有借棧房，爲什麼不就住在此地？這兒是很安靜的。如果他爺娘找尋你時，他們到這兒來，那末你們在這兒是很有利益的啊。』



馬低亞道，『是的，果真你的爺娘找尋到了白勃林的話，他們得不到白勃林的消息，一定很擔心的，他們將到這個旅店裏找尋，那末就住在此地吧。』

『我和我朋友住一間房，你要多少錢呢？』

『十個銅板一個小房間。』

『好吧，我們就留著吧。』

下一天，蘭米寫信給白勃林媽媽；將可憐的錢老末的一切情形都告訴了她。

他也去看關在獄中的阿金先生，將訪問麗絲的事情去講給阿金先生聽。



蘭米和馬低亞在廣泰棧住了三天，他們天天在巴黎的加非館中表演。當他們晚上回棧房時，那老太婆對於蘭米的詢問老是回答說：『沒有什麼信給你或給白勃林的。』但是終於有封信給他了。

這是白勃林媽媽的回信在這信中蘭米得到了錢老末對妻子所說的幾句話。

馬低亞叫道：『快來！快來！快來讀白勃林的信。』蘭米啓開信封：『我可憐的妻子。

我是在醫院中，病得非常的兇險。如果我不能病好了，有兩樁事情要做的：找尋到了蘭米，便寫信到倫敦、林肯村、綠坊、格蘭



絲與加萊這兩個人爲蘭米的家族找尋蘭米。請向那家要求一筆巨款；這筆款子現在是非常需要的。爲要找到蘭米可寫信去問阿金先生，如今阿金先生是在巴黎克利希監獄中。

再會了，白勃林。」

當蘭米讀完這封信時，馬低亞從椅中跳了起來，叫道：『到倫敦去！』

蘭米很驚奇，問道：『爲什麼？』

『因爲白勃林信中說找尋你的人是英國人，這不是爺娘也是英人的意思嗎？』

『但是……』

尋找自己的家



『你不願做英國人嗎？』

『我極願像麗絲一般做法國人。但是如果我是英國人，那末我和米利廣太太亞述是同國人了！』

『但你一定是英國人。因為你是英國人，便應到英國去啊。』

二秒鐘內蘭米決定接受馬低亞的提議了。

他呼喚道：『到倫敦去！到英國去！』



## 二十 米利廣太太

蘭米、馬低亞和卡披從巴黎走到婆六月，再從那兒趁船到倫敦。到了倫敦，他們就到白勃林信中所說的律師事務所中去。那個律師便將蘭米送往蘭米的族中——特里史郭族中。蘭米遇見了父母兄弟姊妹。但是不久，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深夜中有種種神秘的東西到了；那個父親將卡披從蘭米身邊取去，訓練卡披做賊。顯然這個家庭是賊的窠巢。馬低亞疑心特里史郭不是蘭米的真正家族；後來聽到特里史郭與建姆米利廣的一番談話更加證實了他的疑心。蘭米與馬低亞二人都知道建姆米利廣要謀害他的姪





子——亞述，心中非常害怕，不幸蘭米這時晦氣來了；原來卡披去偷竊一個教堂，蘭米是卡披的主人，因此被逮捕了。全靠馬低亞的幫助，將蘭米救出了，逃往法國。他們決定要去找到米利廣太太，將有人要謀害亞述的事情去告訴她。

現在到那兒去呢？從那條路走去呢？這是蘭米向馬低亞所提出的問題。

馬低亞說道，『在我，是無所選擇的，我所要求的只是一件事情。』

『什麼呢？』

『就是要趕路，須揀一條沿河的路走去才好。』



『爲什麼？』

『因爲如果米利廣太太如今如在法國，我們便可在河流上找到她的遊船。』

『爲什麼你以爲白鶴還在法國呢？』

『因爲白鶴不走海面的，所以不會離去法國。』

『那末我們還有機會找到那白鶴的了。但是此地最近的河流是什麼河呢？』

『那是塞納河。』

『好啊！我們就從塞納河邊走去，去找尋那白鶴。』

兩個小音樂家走到塞納河邊，便溯河上行。因爲他們要表演，

米利廣太太

三二五



米利廣太太

三二六

旅程就延長不少。他們總不見白鶴。他們總找不到米利廣太太。

到了夏郎東的地方才第一次遇到一個人略知那艘白鶴的。那個人說：『是的，有艘船曾經過此地，照我想起來，那艘船正是你們所要找尋的，是像座房子一般的，有涼棚的，是不是？』

『啊，正是，先生！』

『那末，仍溯塞納河上游走去吧，要走得快一點，因為那艘船在一月之前經過的。』

蘭米與馬低亞感謝了那位先生，很快活地繼續著趕路。白鶴還是在法國。

到了馬萊地方，那洛因河流入塞納河了。兩個小孩於是不得



不又發生問題了。

那白鶴是溯塞納河而上去的。

但是到了蒙得洛地方，有人對他們說，那條白鶴離去塞納而走洛納河了。

那人說，『這是一條極漂亮的船，載著一位英國太太和一個孩子的。』

那個小班子如今走近突魯齊了，是近麗絲身邊了。蘭米很是歡喜，因為那白鶴是從尼凡奈的運河經過的。如今他又要去看見麗絲了，或許要對她講到米利廣太太的。

但是到了突魯齊，一個驚奇正等待著這二個小音樂家。他們



米利廣太太

三二八

走近麗絲的姨夫的房子，但是看見在庭園中工作的人，不是麗絲的姨夫了。

蘭米走進屋子裏去。一個不認識的女人走近來了，他便詢問：

『加德林夫人那兒去了？』

『她不在這兒。』

『她在那兒呢？』

『在埃及。』

蘭米以吃驚的眼望著馬低亞。

『麗絲呢？你認識麗絲嗎？』

『認識的，麗絲是在一艘船上伴著一位英國太太。』



麗絲是在白鶴中！這是對於蘭米的一個驚奇。

那女人問道：『你是蘭米嗎？』

『正是啊！』

『聽啦，經過的情形是這樣的。加德林的丈夫是不幸死了。加德林在埃及得到一個位置。她想就職，但不知如何處置麗絲才好。一個晚上，一位英國太太乘著船經過此地。那英國太太的兒子生著病，要找尋一位小伴侶。英國太太便和加德林商量，請求將麗絲送給她。加德林答應了，因為那個太太是溫和而良善的。』

馬低亞問道：『那位英國太太到那兒去了呢？』

『或者在法國南方，或者在瑞士。』



米利廣太太

三三〇

馬低亞道：『夫人，我們很感謝你。』

現在二個小孩子經過很困難的幾個星期。他們常常走得極快：晚上十點鐘睡覺，早上五點鐘就起身了。

他們沿尼凡奈運河走去，後來又跟著中部運河走，一直走到沙納河；後來從沙納河到里昂。

到了那兒，一個困難來了。那白鶴究竟上溯洛納河呢，還是往下遊去的呢？換言之，米利廣太太還在法國呢，還是到瑞士了。

蘭米和馬低亞看見河埠上的人就問詢，結果，他們知道米利廣太太是在瑞士了。

馬低亞說：『那末沿洛納河上去。』



但是蘭米和馬低亞不知道洛納河中，不能一直航行到瑞士日內五湖的。

他們終於到了三山爾地方。走向河邊時，蘭米多麼驚喜，當他看見白鶴在遠處！

蘭米與馬低亞奔跑過去。那正是白鶴啊。但船中卻無一人。馬也沒有了。船上涼棚裏也沒有花草了。

米利廣太太那裏去了呢？亞述和麗絲那裏去了呢？

二個孩子站著一動也不動，很擔心。最後，恢復了一點勇氣，他們走近船邊去。這時候，他們看見一個人正凝視著他們。

那個人問道：『你們找尋什麼人？』





米利廣太太

三三二

『米利廣太太。』

『那個英國太太嗎？現在是帶了一個病孩子和一個女孩到瑞士去了。她拋棄這條船了，因為洛納河中船隻再不能上行的了。太太和二個小孩是乘車子去的。』

馬低亞問道：『現在這位太太在什麼地方呢？』

『她在日內瓦湖，要在弗凡附近住幾個月。』

就到弗凡去啊！蘭米和馬低亞如今不再擔心了。他們確定不久就可找到米利廣太太的了，只要去尋好了。

四天之後，他們到了弗凡。二個孩子看見那碧綠的森林、美麗的花草、像向他們微笑的湖水，歡喜快活極了。



但弗凡並不是個小地方。這是個城市，四周有著許多的小村莊。他們如何去找到米利廣太太呢？英國人住在弗凡的不少。

那末只有到各英國人家去尋訪的了。但是實際上並不如此困難，他們是只要在各條街上表演就夠了。

他們向個個人詢問同樣的一個問題，但是沒有一人知道米利廣太太的。他們在各個村莊裏來回著；但是徒然，他們找不到他們的朋友們。

但是蘭米的勇氣卻永不減退的，

他每夜總對馬低亞說：『過一天，我們總可找到他們的。』

一天，二個孩子在一座屋子前奏演音樂；他們倆的背後是一



米利廣太太

三三四

垛牆壁。

馬低亞奏梵華令，蘭米唱著歌曲，當蘭米唱完歌曲時，他們倆聽見牆內有人也唱起蘭米所唱的歌曲來了。

『誰在那裏面？』

卡披顯出快活的樣子來，想跳進牆中去找尋。但蘭米卻不認識牆內人的口聲。他便高聲問道：『誰在唱歌啊？』

那口聲回答道：『蘭米！』

他的名氏代替了回答！蘭米和馬低亞不再等待，他們趕快走到牆後的園中去。那兒，使他們吃了一大驚，他們竟看見——麗絲！他們便問道：『但是什麼人唱歌？什麼人說話呢？』



她說：『是我啊！』

麗絲會唱歌！麗絲會說話！那種醫生們對她爺娘所說的話是，真的了，他們說：『不用憂心的，麗絲自會說話的，或許在一種激烈感動的刺戟一下就會說話的。』

看啦她現在講話了！這是因為蘭米給她一個強烈的感動了。當她以為總不會再見的朋友，卻聽見了那朋友的口聲了！啊！那少女快活啊！那少年快活啊！

蘭米便問道：『米利廣太太在那裏呢？亞述在那裏呢？』

這時卻見米利廣太太走進園子裏來，蘭米便奔跑過去。太太將他抱入懷中，和他接吻，非常感動。





太太說：『我可憐的孩子！』

她將手按在孩子的頭上，呆望著他幾分鐘，喃喃地自言自語道：『是的……是的』……

蘭米不懂得她爲什麼呆望著他，爲什麼喃喃自語。但是他得與故人重見，心中非常快活，也就不再有旁的思想了。

太太卻向他說：『小孩子，你來此地，卻逢到是一個嚴重的時候。幾天之內，我或有重要的事情對你說，但我當與能指引我的人商量一下。如今，請你認爲亞述的一個伴侶，一個朋友……一個弟兄好了。你的一位朋友是誰啊？』

『這是馬低亞，我的伴侶，世上最好的朋友。』



『哎，你和小朋友如今都可拋棄了你們可憐的生涯了。現在，孩子們，你們且和我的一個女用人到阿爾卑的旅館中去吧。我會到旅館中來看你的，我的小蘭米，但現在我不得不離開你的。』

她重新吻抱孩子一回，眼中含淚走出園子了。

這一切，蘭米都覺得非常驚奇，但他立刻照米利廣太太所說的做去了；不久，兩個小孩一同到了阿爾卑的旅館中。

他們倆身上穿的，是極可憐的走江湖的衣衫；但是旅館主人卻向著他們微笑，叫一個用人立刻領他們到一間房裏去。在房裏，他們吃了一頓好飯菜。

第二天，米利廣太太來看蘭米和馬低亞；她爲他們買了極好



的衣衫來。

她向蘭米道：『麗絲天天講話了，雖則還講得不大好；但醫生保證說，在幾個星期裏，她能像平常人一樣講話的。』

米利廣太太和孩子們一起過了一點鐘；接著她和蘭米吻抱後就離去了。

蘭米和馬低亞在旅館中住了四天；米利廣太太天天來看他們的；太太一天更愛蘭米一天。

終於有一日，米利廣太太的一個女僕來找尋孩子們了。女僕對他們倆說太太在家裏等待他們。一部車子停在門前了。蘭米和馬低亞和卡披登上車子，到米利廣太太的家裏去。





米利廣太太

三四〇

路並不遠，一下子就到了，蘭米走進一間華麗的房中，他看見太太，亞述和麗絲都在那兒。

蘭米先投入亞述的懷中；接著他去和麗絲吻抱；米利廣太太卻來吻抱蘭米了。

米利廣太太說道：『終究把你在世上的真正地位給你的時候到了，給你一個家族的時候到了。』

當蘭米以驚奇的眼睛望著她的時候，她卻把房門開了，蘭米看見白勃林媽媽進來了。白勃林媽媽臂中抱著襁褓，接著就把襁褓放在抬上。

蘭米非常快活，連忙趕過去，和白勃林媽媽吻抱。



米利廣太太繼續說『是的，我的小蘭米，你是我的孩子，我的兒子，亞述是你的弟弟。一個英國人，一個壞人，在你六個月大的時候，將你從我身邊偷了去。這個人如今在監牢裏了；他把一切情形都自白了；他將種種經過都寫在這封信裏了。你是我的兒子；沒有一點兒錯誤的。孩子，來和我吻抱吧；你終於回家了。馬低亞和麗絲將常常和你住在一起，如果白勃林媽媽高興，她也常常和我們住在一起好了。我們在家裏，個個人都幸福快活。』

這個故事結果是幸福的。蘭米如今已找到自己的家了。他和馬低亞長成起來。一塊兒到學校裏去。馬低亞成爲一個梵華令名手。麗絲的啞子完全恢復了聲音，長成後就和蘭米結婚的。亞述不



米利廣太太

三四二

久也病好了，後來和馬低亞的一個姊妹結婚。白勃林媽媽也從法國趕來，做蘭米的兒子的保姆。蘭米所引以為遺憾的，便是無法報答他幼年時的先生維太利，他對於維太利是永久不忘的啊。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再版

孤 零 少 年 (全一册)

(每册定價銀九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原 著 者 海 克 督 馬 六  
譯 述 者 徐 蔚 南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暨 上 各 省 海 世 界 書 局

本書於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經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發給第二四五三號執照

庫文年少界世

亞米契斯著  
柯蓬洲譯

愛的學校

一册 四角

彭兆良譯

天方夜談

二册 一元

楊鎮華譯

伊索寓言

一册 角

凡生納譯著

十五少年

一册 六角

董納魯義著  
董樞義譯著

義俠青年

一册 五角

翼蓬俄著  
譯著

少年哀史

一册 四角

海克督馬六著  
徐蔚南譯

孤零少年

一册 九角

吉卜林著  
楊鎮華譯

原來如此

一册 六角

行發局書界世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date or page number,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artial view of a rectangular stamp or seal at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page.